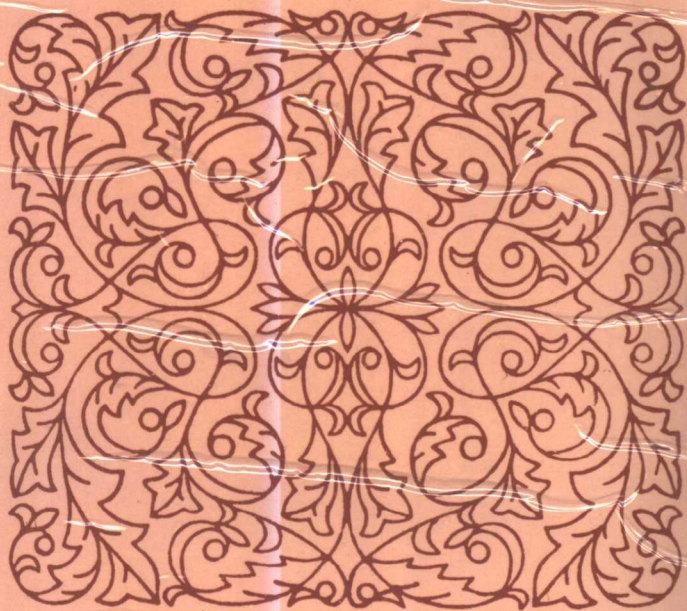


# 民國叢書

第五編

• 54 •



---

---

# 民國叢書

第五編

· 54 ·

文學類

詞學通論

語學ABC

中國詞史略

詞調溯源

吳梅著

胡雲翼編

胡雲翼編

夏敬觀著

上海書店

---

---

---

胡雲翼編

中國詞史略

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付印  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初版

中國詞史略

(定價大洋八角五分)

(外埠酌加郵費)

著者 胡雲翼

發行者

上海同孚路  
大陸書局  
口威海衛路

印刷者 魯智印務公司

版權所有  
印必完

本書據大陸書局1933年版影印

# 中國詞史略 目次

## 第一章 詞的起源

## 第二章 晚唐五代詞

一、晚唐詞

二、西蜀詞

三、南唐詞

四、五代詞人補誌

## 第三章 宋詞(上)

一、北宋詞的第一期

二、北宋詞的第二期

三、北宋詞的第三期

四、北宋詞的第四期

第四章 宋詞(下)……………三九

一、南渡詞壇

二、南宋的白話詞

三、南宋的樂府詞

四、晚宋詞壇

五、宋代詞人補誌

第五章 金元明詞……………一九四

一、金詞

二、元詞

三、明詞

第六章 清詞……………二一四

一、清初詞

二、浙派詞

三、常州派詞

四、清末詞

# 中國詞史略

## 第一章 詞的起源

詞的體製，是到唐代才確立，才完成。有許多古人把詞的起源說得很悠遠，那都是荒謬不可據的。如汪森的詞綜序上說：

自有詩而長短句卽寓焉。南風之操，五子之歌，是已。周頌三十一篇，長短句居十八；漢郊祀歌十九篇，長短句居其五；至短蕭鐃歌十八篇，篇皆長短句。誰謂非詞之源乎？

這種說法的錯誤，是認定長短句卽是詞。因此許多古人都從詩裏去找長短句，只要是不整齊的詩便說是詞的濫觴，於是一個一個把詞的起源說得遠，結果便說到『自有詩而長短句卽寓焉』去了，這意思便顯然是『詩的起源卽詞的起源』。本來，詩詞



元是一體，義界難分；說詩詞同源，也未嘗不可。不過我們在這裏講詞的起源，是要追尋一條詞的發生的線索脈絡出來，不是只要講個寡頭的起源說。如果說詞起源于先秦時代，而事實上詞的進展又晚在五代兩宋，中間竟孤絕了一千多年毫無詞的消息，這如何講得通？

徐在鈺他的詞苑叢談上說得較汪森的話近于事實一點，他說：「填詞原本樂府。菩薩蠻以前，追而溯之，梁武帝江南弄，沈約六憶詩，皆詞之祖，前人言之詳矣」。不錯，許多古人都認定這兩篇詩爲詞之祖，今錄于下：

### 江南弄

衆花雜色滿上林，舒芳耀綠垂輕陰，連手躡躡舞春心。舞春心，臨歲腴，中人望，獨踟躕。

### 六憶詩(其一)

憶眠時，人眠獨未眠。解羅不待勸，就枕更須牽，復恐旁人見，嬌羞在燭前。

像這種形式的長短句，我以為決不是梁武帝與沈約首創的，在六朝的詩人中至少可選出一大本這樣的作品出來。毛奇齡便曾舉出鮑照的梅花落，陶宏景的寒夜怨，徐勉的迎客送客，王筠的楚妃吟，簡文帝的春情等，說是古詞。其實這種例子是舉不勝舉的，而且越舉便越遠，又不要說到詩經以前唐虞時代的歌謠去了。那是全無意義的。我們試問：六朝的這種長短句與晚唐五代的詞有什麼聯絡的淵源關係呢？其間如何轉變的呢？這問題不能回答，便不能夠只在形式上拿詩之近于詞者來冒充詞的祖宗了。

還有許多人認定詞起源于李白，因為他曾經創作過下列兩首詞：

#### 菩薩蠻

平林漠漠烟如織，寒山一帶傷心碧。暝色入高樓，有人樓上愁。玉階空佇立，宿鳥歸飛急。何處是歸程？長亭更短亭。

#### 憶秦娥

柳絮咽，秦娥夢斷秦樓月。秦樓月，年年柳色，灞陵傷別。樂遊原上清秋節

，咸陽古道音塵絕。音塵絕，西風殘照，漢家陵闕。

南宋詞人黃昇編花菴詞選，首先錄此二詞，謂爲「百代詞曲之祖。」鄭樵在其通

志中亦有此說。然據我們考證，則此二詞決非李白之作，證據甚多：第一，蘇軾杜陽

雜編說：「太中初，女蠻國貢雙龍犀，明霞錦。其國人危鬘金冠，瓔珞被體，故謂之

菩薩蠻。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，文士亦往往效其詞。」南郭新書亦有同樣的記載。

是則李白之世，尙無此題，何得預填其篇呢？第二，後蜀趙崇祚編花間集，遍錄晚唐

諸家詞，而不及李白。第三，郭茂倩的樂府詩集遍錄李白的樂府歌辭，並收中唐的詞

笑，憶江南諸詞，而獨不收菩薩蠻及憶秦娥詞。由這些很強的證據，即可知黃昇記錄

不翔實。

實在說，當盛唐時代，不但李白未曾做過詞，其他的文人詩人都沒有作詞的。他們只有整齊的五七言歌辭，沒有長短句歌辭。如李白的清平調，完全是七言絕句；王

昌齡，高適，王之渙的詩，爲伶人妓女所爭唱，也是五七言絕句；王維的詩也爲梨園所盛唱，而所作歌辭「紅豆生南國」和「秋風明月共相思」二章，一係五言，一係七言。他如杜甫，孟浩然輩，則未嘗著名于樂部教坊，絕少歌辭。直到中唐時代，才漸漸有長短句的歌辭出現。

首先我們要講的，是一位不甚著名的作者張志和。據我們所知，他實是中唐時代最早的長短句歌辭作者之一。字子同，金華人。肅宗時，待詔翰林，坐貶不復仕，扁舟江湖，自稱煙波釣徒，又號玄真子。所傳漁父詞一首：

西塞山前白鷺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。青箬笠，綠蓑衣，斜風細雨不須歸。

在中唐的詩人中，作長短句歌辭的更多了。如韓愈，王建，韋應物，白居易，劉禹錫諸人，均有製作。韓愈的歌辭傳章台柳一首，乃寄其妾柳氏者：

章台柳，章台柳，昔日青青今在否？縱使長條似舊垂，也應攀折他人手！

王建傳調笑令，其辭云：

團扇，團扇，美人竝來遮面。玉顏顛顛三年，誰復商量管弦，弦管，弦管，春草昭陽路斷。

韋應物的歌辭亦不多見，惟三台令與轉應曲流傳，其轉應曲辭云

河漢，河漢，曉掛秋城漫漫。愁人起望相思，塞北江南別離。離別，離別，河漢雖同路絕。

白居易的歌辭則流傳較多，形式是長短句的，有憶江南，如夢令，長相思，花非花，一七令等調。但這些作品都不載于白氏長慶集，我們只好存疑。只憶江南可以確定爲白氏之作，其辭如下：

江南好，風景舊曾諳；日出江花紅勝火，春來江水綠如藍。能不憶江南？  
白氏此作，傳唱當時。劉禹錫曾依這首辭的曲拍，填過一首：

春去也，多謝洛城人。弱柳從風疑舉袂，叢蘭裊露似褰巾；獨坐亦含嚔。

據草堂箋所載，劉禹錫尚有斑竹枝，古今詞話載戴叔倫有轉應曲，太平廣記載柳

氏有楊柳枝等。如此可見中唐時代的長短句歌辭已經相當的流行了。

這種長短句的歌辭，在當時確是一種新樂府，有了許多名詩人來撰作這種新樂府辭，倡導成一種新的風氣，詞體便確立了，詞的趨勢便造成了。後來便造成晚唐五代詞的發展。

說到這裏，我們不免要問：在盛唐時代，歌辭還都是整齊的五七言，何以到了中唐便忽然產生許多長短句的歌辭出來呢？要答覆這個問題，我以為決不能拿詩歌的關係來解釋，而必須拿音樂的關係來解釋。如果要說得明白一點，話就不能不從遠一點的地方說起來。

中國最初的詩歌就和音樂結合了密切的關係。先秦時代的詩，今所傳者以三百篇為最古。我們從左傳「季札論樂」和史記孔子世家「凡詩皆可入樂」之說，便知道先秦時代的「詩」與「樂」，原是不分離的。自屈原作九歌諸篇「佻樂」，又作九章諸篇「舒情」，則只有前者包括「樂」的意義，而後者乃僅僅是「舒情」的詩，不復能「佻樂」了。

造漢武帝創立樂府，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，後來遂以樂府所采之詩，可被之聲歌者，別叫做樂府，於是詩與樂的關係便分離了。自此詩歌自走詩歌的路，樂府自走樂府的路了。詩歌因爲文學的意義居多，故在文人方面的製作特別發展；樂府因爲音樂的意味深長，故民間流傳的作品最多。二者是平行地發展的。但到隋唐時代，所謂古樂府者散佚了甚多。據唐書藝文志說：「江左宋梁之間，南朝文物，號稱最盛。人謠國俗，亦世有新聲。後魏孝文宣武，用師淮漢，收其所獲南音，謂之清商樂。隋平陳，因置清商署。遠際陳亡亂，所存蓋鮮。隋室以來，日益淪缺。武太后之時，猶有六十三曲，今其辭存者，（中略）惟四十四曲存焉」。這四十四曲裏面，唐初所存，有聲有詞者凡三十七曲，有聲無詞者亦有七曲。王灼碧鷄漫志云：「隋氏取漢以來樂器，歌章，古調，併入清樂，像波至李唐始絕。唐中葉雖有古樂府，而播在聲律則渺矣」。可見唐人所擬古樂府，但借題打意。這時古樂府蓋已跟着樂之亡而成爲過去，唐代又有一種新的樂府起來了。唐人的新樂府便是當時的五七言新體詩。這是在前面說過的。但是

，我們知道五七言新體詩的字句是很整齊的，音樂的曲拍却不一定如此整齊。所以拿樂調來合詩，音調裏面不免有許多無字的虛聲。這種虛聲，詞曲家叫做「泛聲」，「和聲」或「散聲」。他們以為將這種泛聲填以實字，變成長短句，便成功詞。如朱熹說：

古樂府只是詩，中間却添許多泛聲。後人怕失了那泛聲，逐一聲添個實字，遂成長短句。今曲子便是。（朱子語類）

朱熹的這種說法，權威很大，向來的詞話家都跟着他這種見解跑。可是，他這種說法並不十分正確。因為「泛聲」不但歌詩的音調裏有，就是歌詞的音調裏面也是有的。我們只要看晚唐五代的詞，往往一個腔調有很多字句不同的詞。單是河傳一調，便有十七八體之多。花間集所錄，均為晚唐五代的詞，裏面却很多調同體異；既然同是一個樂調，可以有很多的字句不相同的詞，則這個樂調的伸縮性一定很強；既然樂調的伸縮性很強，則詞調裏面一定會有「泛聲」，「和聲」或「散聲」來調節字句的。既然詞調裏面也有泛聲，則朱熹的所謂泛聲填以實字便成詞的說法，不攻自破了。



往下且提出我們修正的答案：

在中唐以前，文人自文人，樂工自樂工。文人自作他的詩，樂工自作他的歌辭。文人的詩是給人誦讀的，所以他們寫成整齊的五七言詩；樂工的歌辭是要合音樂唱的，所以他們依曲拍填成長短句的歌辭。但是樂工不是文人，他們的歌辭往往做得俚俗不雅，所以常常拿着文人現成的詩，去合着樂來唱，以抬高樂的價值；文人方面也樂得把自己的詩給樂人去唱，以廣佈自己的文名。二者相互爲利，相互爲用，關係便發生出來了。我們看盛唐的詩人，多以自己的詩給伶人妓女歌唱爲榮。到了中唐，則樂工們竟以賄賂來求詩人的新作了。那些著名的詩人，如李賀，李益，韋應物，劉禹錫，白居易，元稹的詩，都給伶人妓女們去唱了。文人與樂工關係乃更密切。於是文人一方面自己寫詩給他們去唱，一方面也會高興地去依着樂調的曲拍來試填長短句的歌辭。白居易偶然戲填了一首憶江南，劉禹錫便跟着填起來了；韋應物偶然填了一首轉應曲，戴叔倫便跟着填起來了。三四個文人嘗試了，十幾個文人便跟着來嘗試了，便成

爲新時髦了，後世無數的文人便都趨向到這一條路來了。我們看看後來詞的發達，以爲詞的起來必經過有意識的提倡，那知大謬不然。考究起來，才知道原不過是一兩個文人偶然發了興，依着曲拍戲填了幾首長短句的歌辭，恰好那時許多文人都作整齊的詩作厭了，看着這樣新鮮的玩意兒，都覺得可愛，便爭着去做，於是長短句的歌辭便自然而然的風行起來了，因以造成幾百年的詞的發達。

詞的起來是如此的。

## 第二章 晚唐五代詞

陸游花間集跋上說：

詩至晚唐五季，氣格卑陋，千人一律。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，後世莫及。

何以詩至晚唐五代便「氣格卑陋」？何以詞至晚唐五代便「精巧高麗」？這原因是很明顯的：詩歌發展至唐末，已經有一千多年的歷史，古詩與近體詩的發展，都已登峯造極，無以復加了。這恰如王國維氏所說：「蓋文體通行既久，染指遂多，自成習套。雖豪傑之士，亦難于其中自出新意，故遁而作他體，以自解脫。一切文體所以始盛而終衰者，皆由於此。」（人間詞話）詩體就是因為通行太久，用舊了，變盡了，所以只有產生「千篇一律」的作品。詞在此時，還是新體，比如一所荒蕪尚未開闢的園地，用得着詞人的智慧機巧，去盡量的開闢創造，所以寫出來容易「精巧高麗」。晚唐五代詞之所以高貴，也正因為這是「創造的時期」。

往下我們把晚唐五代詞分別來敘述。

## 一 晚唐詞

在前面說過，中唐時代已有許多詩人戲填小詞。但是他們填詞，還只是作爲偶爾的遊戲，並不專心致志于詞。到了晚唐，填詞的風氣日益濃厚，乃產生了詞的專家。

溫庭筠是詞史上第一個詞人，他的時代遲白居易劉禹錫不到四十年。其在詞壇裏面所創造的成績是很可驚異的。

庭筠字成卿，太原人。大中初，應進士，不第。後爲方城尉。生平頗不得意。爲人放浪不羈，喜縱酒狎妓。舊唐書稱其「士行塵雜，不修邊幅，能逐管絃之音，爲側艷之詞」。他的詩與詞均負時望。與李義山，段成式齊名，時人號爲「三十六體」。實則他的詩遠不如李義山，詞則獨勝。著有握蘭，金荃等集，皆不傳。今其詞散見于花間等集。

庭筠的詞，善于抒寫綺艷之情，例如：

南歌子

手裏金鸚鵡，胸前繡鳳凰。偷眼暗形相；不如從嫁與，作鴛鴦。

又

轉盼如波眼，娉婷似柳腰。花裏暗相招。憶君腸欲斷，恨春宵！

又

似帶如絲柳，團酥握雪花，簾卷玉鉤斜。九衢塵欲暮，逐香車。

劉融齋稱「筠的詞『精艷絕人』」，這批評自是不錯的。但我們須知他的詞也不盡是屬於側艷一方面，他寫哀感之情也很能動人，例如：

憶江南

梳洗罷，獨倚望江樓。過盡千帆皆不是，斜暉脈脈水悠悠，腸斷白蘋洲！

酒泉子

花映柳條，閃向綠萍池上，凭欄干，窺細浪。雨蕭蕭。近來音信兩疎索，洞

房空寂寞。掩銀屏，垂翠箔，度春宵。

溫庭筠是詞壇的開山大師，他最努力于詞的創造。同時的詩人如李義山，杜牧等，都不曾注意這個新體，只有溫庭筠獨具慧心，向這方面盡其心力，結果乃造成了比李義山杜牧的詩還要偉大的貢獻。黃昇稱庭筠：「詞極流麗，宜爲花間集之冠」。不錯，在晚唐五代，溫庭筠真不能不說是先進的領袖詞人呢。

溫氏以外，晚唐從事於詞的作者並不多，值得舉例的有司空圖，皇甫松，韓偓，張曙諸人。

司空圖字表聖，涇州人。咸通中進士，官禮部員外郎，遷郎中。晚居中條山。自號耐辱居士。其詞如《酒泉子》：

買得杏花，十載歸來方始拆。假山西畔藥橋東，滿枝紅。旋開旋落旋成空，白髮多情人更惜，黃昏把酒祝東風，且從容。

皇甫松字子奇，皇甫湜之子。花間集傳其詞十一首，有天仙子，浪淘沙，楊柳枝，摘得新，夢江南，採蓮子等調。今舉其夢江南（即憶江南）一首爲例：

蘭燼落，屏上暗紅蕉。閑夢江南梅熟日，夜船吹笛雨瀟瀟。人語驛邊橋。

韓偓字致堯，萬年人。龍紀元年進士，累官至兵部侍郎。自號玉山樵人。著香奩集甚有名。詞如生查子：

侍女動妝奩，故故驚人睡。那知本未眠，背面偷垂淚。嬾卸鳳凰釵，羞入鴛鴦被。時復見殘燈，和淚墜烟穗。

張曙小字阿灰，張禕之姪，成都人。龍紀元年進士。詞如浣溪紗：

枕障薰爐隔繡帷，二年終日兩相思，杏花明月始應知。天上人間何處去？

舊歡新夢覺來時，黃昏微雨畫簾垂。

這幾位作者傳詞雖不多，却都是寫得很好的。到了五代，詞的風氣益開展了。

## 二 西蜀詞

五代在政治上是黑暗的時代，在文學上却是光明的時代。我們所說五代的文學，當然是以詞為主幹，詞以外是不值得稱述的。五代詞的發展，可分爲兩個時期，前期是西蜀詞的時期，後期是南唐詞的時期。這一方面是由於這兩個地方在五代是比較安靜的地方；一方面也因為這兩個國的君主，都喜歡詞，都獎勵詞人，因此詞乃得到充分的發展。

現在先講西蜀詞。

西蜀的第一個詞人，無疑的是韋莊。他的詞不僅在五代堪稱大家，即在全部詞史上也是極矜貴的一個。

莊字端己，杜陵人。唐乾甯元年進士，授校書郎。入蜀，王建辟掌書記。後建稱帝，用爲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，累官至宰相。他的爲人是深於情而風流自許的，故



所作亦多吟詠愛的悲歡。其詞如：

菩薩蠻

勸君今夜須沈醉，尊前莫話明朝事。珍重主人心，酒深情亦深。  
須愁春漏短，莫訴金杯滿。遇酒且呵呵，人生能幾何？

思帝鄉

春日遊，杏花吹滿頭。陌上誰家年少足風流？妾擬將身嫁與，一生休。縱被無情棄，不能羞。

女冠子

四月十七，正是去年今日，別君時：忍淚佯低面，含羞半斂眉。不知魂已斷，空有夢相隨。除却天邊月，沒人知。

又

昨夜夜半，枕上分明夢見，語多時。依倚桃花面，頻低柳葉眉。半羞還半喜

，欲去又依依。覺來知是夢，不勝悲！

相傳韋莊有寵姬妾質，姿質艷麗，能詞翰，爲王建所奪。這兩首女冠子是他追念之作，讀來令人生淒怨之感。他還有荷葉杯，小雪山等詞，也是寫這件悲劇，都很動人。

後人論韋莊，往往以溫韋並稱。實則頗不相同。韋莊的詞沒有溫詞那麼濃艷，描寫較爲質樸直致，而表現較爲深刻。有人說溫詞如濃妝的女人，韋詞如淡妝的女人，這比喻是不錯的。

與韋莊約略同時的西蜀詞人，有牛嶠，牛希濟，顧夔，李珣，毛熙震，鹿虔扈諸家。

牛嶠字松卿，一字延峯，隴西人。唐乾符五年進士。歷官拾遺，補尚書郎。王建稱帝，官至給事中。其詩很有名。詞僅見花間集，凡三十一首，例如江城子：

鷓鴣飛起郡城東，碧江空，半灘風，越王宮殿，蘋葉藕花中。簾捲水樓魚浪起，  
千片雪，雨濛濛。

牛希濟乃嶠兄之子，事蜀爲御史中丞。降於後唐，明宗拜爲雍州節度副使。素以詩詞擅名。花間集傳其詞十一首，例如生查子：

春山煙欲收，天澹稀星小。殘月臉邊明，別淚臨清曉。語已多，情未了，迴

首猶重道：記得綠羅裙，處處憐芳草。

顧覓字里不詳，前蜀時爲刺史，後蜀官至大尉。花間集傳其詞五十五首。他的詞也喜歡寫閨情，有些寫得很好的，例如訴衷情：

永夜拋人何處去？絕來音。香閣掩，眉斂，月將沈。爭忍不相尋？怨孤衾。換我心爲你心，始知相憶深。

李珣字德潤，梓州人。蜀之秀才。頗具詩名。其詞花間集傳三十七首，尊前集傳十八首。作風蕭疎有處士風致，不似五代人作品。例如漁父：

避世垂綸不計年，官高爭得似君閑？傾白酒，對青山，笑指柴門待月還。

毛熙震字里亦不詳，蜀人。事後蜀爲秘書監。其詞花間集傳二十九首，周密稱他

詞多『新聲』，例如清平樂：

春光欲暮，寂寞闌庭戶。粉蝶雙雙穿檻舞，簾捲晚天疎雨。含愁獨倚闌幃，

玉爐煙斷香微。正是銷魂時節，東風滿院花飛。

鹿虔扈字里亦不詳，仕後蜀爲永泰軍節度使，進檢校太尉，加太保。其所傳詞僅

六首，倪瓚稱他：『偶爾寄情倚聲，而曲折盡變，有無限感慨淋漓處。』如臨江仙：

金鎖重門荒苑靜，綺窗愁對秋空。翠華一去寂無蹤。玉樓歌吹，聲斷已隨風。

烟月不知人事改，夜闌還照深宮。藕花相向野塘中，暗傷亡國，清露泣香紅。

五代詞人，大都競寫艷詞。像鹿虔扈這樣沈痛有力的作品，真是鳳毛麟角呢。

西蜀最後一個有名的詞人是歐陽炯。

炯，益州華陽人。事後蜀累官翰林學士，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。歸宋後，授散騎

常侍。宋史稱其『性坦率，無檢操，雅善長笛。』他的詞花間集傳十七首，尊前集傳

三十一首。所作多寫艷情，例如：

女冠子。

薄妝桃臉，滿面縱橫花鬢，豔情多。綰帶盤金縷，輕裙透碧羅。含羞眉乍斂，微語笑相和。不會頻偷眼，意如何？

更漏子

玉闌干，金甃井，月照碧梧桐影。獨自個，立多時，露華凝濕衣。一晌凝情望，待得不成模樣。雖叵耐，又尋思：爭生喚得伊？

此外西蜀詞人尚有毛文錫，薛昭蘊，魏承班，尹鶚，閔選等，其詞皆見花間，尊前等集。

三 南唐詞

南唐建國江南，其國君李璟，李煜，皆愛好文學，喜延文士。士之避亂失職者，皆以南唐爲歸。故南唐文物，冠絕當時。

南唐最負盛名的詞人，一爲馮延巳，一爲李煜。

馮延巳一名延嗣，字正中。其先彭城人，唐末南渡，家于新安，徙居廣陵。事南唐累官中書侍郎左僕射同平章事，後改太子大傅。史稱其著樂章百闕，今所傳者爲宋陳世修輯的陽春集。他的詞已經不是花間集派的風味了。

### 蝶戀花

幾日行雲何處去？忘了歸來，不道春將暮。百草千花寒食路，香車繫在誰家樹？  
？ 淚眼倚樓頻獨語，雙燕飛來，陌上相逢否？撩亂春愁如柳絮，悠悠夢裏無尋處。

又

莫道閑情拋棄久，每到春來，惆悵還依舊。日日花前常病酒，不辭鏡裏朱顏瘦。  
河畔新蕪堤上柳，爲問新愁，何事年年有？獨立小橋風滿袖，平林新月人歸後。  
虞美人

玉鈎愁柱調鸚鵡，宛轉留春語。雲屏冷落畫堂空。薄晚春寒，無奈落花風。  
翠簾燕子雙飛去，拂鏡塵鸞舞。不知今夜月眉彎，誰佩同心雙結倚闌干？

采桑子

小堂深靜無人到，滿院春風。惆悵將東，一樹櫻桃帶雨紅。愁心似醉兼如病，欲語還慵。日暮疎鐘，雙燕歸來畫閣中。

馮氏之詞，已開北宋晏殊歐陽修一派的新詞風，所以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上說：『馮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，而堂廡特大，開北宋一代風氣。與中後二主詞皆在花間範圍之外，宜花間集中不登其隻字也。』

南唐二主，實詞中之二王。中主李璟，雖傳詞無多，然如其攤破浣溪沙，則特爲高妙：

菡萏香銷翠葉殘，西風愁起綠波間。還與容光共憔悴，不堪看！  
細雨夢回雞塞遠，小樓吹徹玉笙寒。簌簌淚珠多少恨，倚闌干。

後主李煜，被稱爲詞中之『南唐王』，爲五代詞人中之最具有權威者。初名從嘉，改名煜，字重光，隴西人。李璟之第六子。在位十五年。其爲人，『天骨秀穎，神氣清粹，酷好文辭，洞曉音律』。（徐鉉語）蓋天生之藝人，非政治家也。亡國後，宋太祖封爲違命侯，至太宗卽位，進封爲隴西郡公。後以詞多懷念故國，爲太宗所忌，賜牽機藥毒死。（九三六——九七八）死後追封爲吳王。

後主的詞有兩個時期。在他貴爲國君的時候，居于深宮之內，處于婦女之叢，那時，他的生活有的是快活，他的作品有的是曼艷。我們且看他這時期的詞吧：

### 玉樓春

晚妝初了明肌雪，春殿嬾娥魚貫列。風簾吹斷水雲閑，重按霓裳歌遍徹。臨  
春誰更飄香屑，醉拍闌干情味切。歸時休放燭火紅，待踏馬蹄清夜月。

### 一斛珠

晚妝初過，沈檀凝注些兒個。向人微露丁香顆，一曲清歌，暫引櫻桃破。羅



袖裏殘殷色可，杯深旋被香醪漉。繡床斜凭嬌無那，爛嚼紅茸，笑向檀郎吐。  
後主這類的艷詞，在描寫上我們雖承認其成功，然尙非他最偉大的代表作。後主在詞裏面最偉大的表現，是在他政治上失敗以後，過『以眼淚洗面』的悲苦生活時所寫下來的作品。這時，他已一掃曼麗之迹，變爲哀怨淒涼了。試讀其離國以後的詞：

相見歡

林花謝了春紅，去匆匆！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！  
胭脂淚，相留醉，幾時重？  
白是人生長恨水長東！

又

無言獨上西樓，月如鉤，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。  
剪不斷，理還亂，是離愁，  
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。

虞美人

春花秋月何時了？往事知多少？小樓昨夜又東風，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！  
雕

欄玉砌應猶在，只是朱顏改。問君能有幾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！

### 浪淘沙

簾外雨潺潺，春意闌珊。羅衾不耐五更寒。夢裏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貪歡。獨

自莫凭欄，無限江山。別時容易見時難。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間！

樂府紀聞謂後主：『每懷故國，詞調愈工。其賦浪淘沙，虞美人云云，舊臣聞之有泣下者。』由此即可見其詞之深刻，動人之深至。

後主與溫庭筠、韋莊，爲晚唐五代詞中三傑，而後主獨高。周濟論詞雜著上說：『王嬀西施，天下之美嬀人也，盛妝佳，淡妝亦佳；麤服亂頭，不掩國色。飛卿嚴妝也，端已淡妝也，後主則粗頭亂服矣。』王國維人間詞話上說：『溫飛卿之詞句秀也，韋端己之詞骨秀也，李重光之詞神秀也。』這兩個批評都是能夠認識後主詞的偉大的。

與後主同時入宋的南唐詞人，張泌最著名。

泌（一作僖）字子澄，淮南人。初官勾容尉。後主召爲監察御史，進中書舍人。歸宋後，官郎中。其詞花間集傳二十七首，尊前集傳一首。他亦以艷詞擅名，其得意之作爲江城子詞：

碧欄干外小中庭，雨初晴，曉鶯聲，飛絮落花，時節近清明。睡起卷簾無一事，勻面了，沒心情。

又

浣花溪上見卿卿，臉波秋水明，黛眉輕，綠雲高綰，金簇小蜻蜓。好是問他來得麼？和笑道：莫多情。

這種詞，描繪是很靈活尖新的，但嫌風格稍低一點。

#### 四 五代詞人補誌

五代詞人，略如上述。其他有詞流傳者，君主如後唐莊宗李存勗，前蜀主王衍，

後蜀主孟昶等，作詞雖不多，然皆精美。今舉李存勗的一葉落詞爲例：

一葉落，拳朱箔，此時景物正蕭索。畫樓月影寒，西風吹羅幕，吹羅幕，往事思量著。

至于詞人之不屬於西蜀南唐者，尙有和凝，歐陽彬，孫鮪，庾傳素，成彥雄。成幼文，徐昌圖，孫光憲等，就中以和凝與孫光憲較爲知名。

和凝字成績，鄆州須昌人。他歷仕後唐，後晉，後漢三朝，官至宰相。他好爲曲子，人稱爲『曲子相公』。有香奩集，不傳。今其詞散見花間，尊前等集，類皆妖艷之作，例如江城子：

竹裏風生月上門。理秦箏，對雲屏，輕撥朱絃，恐亂馬嘶聲。含恨含嬌獨自語：  
：今夜約，太遲生。

孫光憲字孟文，貴平人。自號葆光子。高從誨據荆南，署爲從事。歷事三世，累官檢校秘書，兼御史大夫。入宋爲黃州刺史。他是一個博學家。其詞花間集錄六十首

，尊前集錄二十三首，在五代詞人中要算是作品最豐富的。

思帝鄉

如何？遺情情更多。永日水堂簾下歛雙蛾，六幅羅裙窄地微行曳碧波，看盡滿池疎雨打團荷。

浣溪沙

蓼岸風多橘柚香，江邊一望楚天長，片帆煙際閃孤光。目送征鴻飛杳杳，思隨流水去茫茫，蘭紅波碧憶瀟湘。

在『靡靡之音』的五代，歌詞競趨艷冶，像孫光憲的這種詞要算是風格很高的。此外的五代作者，大都僅以一二詞流傳，或竟只有片詞斷語存留者，這裏不復加以敘述了。

### 第三章 宋詞(上)

北宋繼續着五代的詞風而益加發展，可以說是詞的黃金時代。當時，上自帝王名相，下至販夫走卒，都知道作詞，提倡詞或欣賞詞，其盛可想。

紀昀在其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謂北宋詞凡三變，其言曰：

詞自晚唐五代以來，以清切婉麗爲宗，至柳永而一變，如詞家之有白居易，至軾而又一變，如詩家之有韓愈。遂開南宋辛棄疾等一派。

我們認爲蘇軾之後，周邦彥李清照等作詞，均以樂府爲主，也是一變。因此，我們把北宋詞分爲下列四期：(一)小詞時期(即宋初因襲晚唐五代詞風的時期)；(二)變詞時期(柳永等)；(三)詩人的詞的時期(蘇軾等)；(四)樂府詞的時期(周邦彥等。)往下即依此加以敘述。

## 一 北宋詞的第一期

第一時期的北宋詞，完全是承受着晚唐五代的作風而繼續發展。

我們知道晚唐五代詞有兩個明顯的特徵：其一，晚唐五代完全是小詞的時代，我們從溫庭筠的金奩集，讀到馮延巳的陽春錄和南唐二主詞；從花間集讀到尊前集，除了僞稱唐莊宗作的一首歇頭外，簡直找不出第二首百字以上的長詞，都是三四十字或五六十字的小詞。其二，晚唐五代的詞風完全是『婉約』『綺艷』的風味，後人謂『詞主婉約』，『詞爲艷科』的一些話，便是以晚唐五代的詞爲根據說出來的。

初期的北宋詞，一方面是繼續用晚唐五代小詞的形式，一方面又保留了晚唐五代『婉約』『綺艷』的作風。

晏殊是這時期之先進作家，大詞人歐陽修張先和范仲淹都是他的門下，晏幾道是

他的兒子。就詞風而論，這些詞人也多少受着他一點影響。簡直可以說他是這時期詞壇的領袖。

殊字同叔，江西撫州臨川人。七歲能文，景德初，以神童召試，賜進士出身。仁宗時，官拜集賢殿學士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兼樞密使。諡元獻。（九九一——一〇五五）宋史稱他：『平居好賢；當時知名之士，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。……性剛簡，奉養清儉。文章瞻麗，應用不窮。尤工詩，閑雅有情思。晚歲，篤學不倦。』著文集二百四十卷。

據我們看來，晏殊的詩接近『西崑派』，殊無可取；遠不如他的詞婉約瞻麗。劉敞中山詩話說：『元獻尤喜馮延巳歌詞，其所自作，亦不減延巳。』可以說，晏殊的詞，全從五代人詞中得來，而受馮延巳的影響特大。如果我們把他的詞混入馮延巳的詞裏去，直要使我們莫辨其是誰做的。詞例：

### 清平樂



金風細細，葉葉梧桐墜。綠酒初嘗人易醉，一枕小窗濃睡。紫薇朱槿初殘，斜陽却照闌干。雙燕欲歸時節，銀屏昨夜微寒。

踏沙行

碧海無波，瑤台有路，思量便合雙飛去。當時輕別意中人，山長水遠知何處！綺席深塵，香圓掩霧，紅箋小字憑誰附？高樓月盡欲黃昏，梧桐葉上蕭蕭雨。

又

小徑紅稀，芳郊綠遍，高台樹色陰陰見。春風不解禁楊花，濛濛亂撲行人面。翠瓦藏鶯，珠簾隔燕，爐香靜逐遊絲轉。一場愁夢酒醒時，斜陽却照深深院。

破陣子

燕子來時新社，梨花落后清明。池上碧苔三四點，葉底黃鸝一兩聲，日長飛絮輕。巧笑東鄰女伴，采桑徑裏逢迎。怪疑昨宵春夢好，元是今朝鬥草贏，笑從雙臉生。

## 蝶戀花

檻菊愁煙，蘭泣露，羅幕輕寒，燕子雙飛去。明月不諳離別苦，斜光到曉穿朱戶。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。欲寄彩牋無尺素，山長水闊知何處？

讀過馮延巳的陽春集，再來讀晏殊的珠玉詞，一定會駭然，以為這就是馮延巳的詞。其實這是不足怪的。不僅晏殊模擬馮延巳的詞，就是歐陽修，張先，范仲淹，晏幾道，那一個詞人不深刻地受了馮延巳詞的影響？我們知道五代有兩個超絕的詞人，一個是南唐後主李煜，一個便是馮延巳。李煜的詞，已是聖品，人所難學。馮延巳的詞，婉約風流，饒有情致，可以模擬。故北宋那些詞人都去模擬他，故王國維人間詞話說他：「堂庑特大，開北宋一代風氣」。說馮延巳開北宋一代風氣，似乎說得過火一點。但北宋第一時期之詞壇，却完全是被馮延巳的詞風支配着了的。

歐陽修字永叔，廬陵人，自號醉翁。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，以太子少師致仕，晚號六一居士，諡文忠。(一〇〇七——一〇七二)他是宋代有名的政治家兼文學家，生平事蹟，詳其宋史本傳，這裏不贅。

歐陽修文學的造詣是多方面的；他的古人是八大家之一，負有極高的文譽，那是不用說了的；他也能詩，在宋代要算是有名的詩人；他的賦也寫得很好；只有詞，在許多古人看來，那只是歐陽修的末技了。但在我們看來，則完全相反，歐陽修只有詞才能夠表現他文學上最高的造詣。我們與其說歐陽修是古文家，是詩人；則不如說他是詞人，更足以表現作者文學的價值。

爲什麼許多古人不能認識歐陽修詞的偉大呢？這是有大原因的。宋代的人，總以爲豔詞是離經叛道，名家有此，實足爲盛德之累，所以他們常常去替名家的豔詞掩諱。如晏殊是很愛寫豔詞的，他所作浣溪紗的「淡淡梳妝薄薄衣，天仙模樣好容儀」；訴衷情的「東城南陌花下，逢着意中人」，又「心心念念，說盡無憑，只是相思」；踏莎

行的「當時輕別意中人，山長水闊知何處，」這明明是寫兒女之情，他的兒子安幾道反說「先君平日小詞雖多，未嘗作婦人語也。」歐陽修也是最愛寫艷詞的一個，偏偏又有些閑人來替他辯護。曾慥樂府雅詞序說：「歐公一代儒宗，風流自命。詞章竊窺，世所矜式。乃小人或作艷語，謬爲公詞。」陳質齋道：「歐陽公詞，多與花間陽春相混，亦有鄙褻之語廁其中，當是仇人無名子所爲也。」蔡條說「今詞之淺近者，前輩多謂是劉焯僞作」。(西清詩話)

其實，自晚唐五代詞興以來，至于北宋初期，詞壇只有婉約綺艷的風氣；要作詞，也只有用心去寫婉約綺艷的小詞，別無他路可走。歐陽修原是「風流自賞」的人，在這個豔詞風氣籠罩之下，自然也要去作艷詞。那是不足奇的。我們覺得歐陽修的豔詞，很可以表現他詞的一部分的價值，偏偏那般人却說這不是他作的，那真是冤枉了我們的詞人了！

現在，請看作者的詞：

南歌子

鳳曆金泥帶，龍紋玉掌梳；走來窗下笑相扶，愛道「畫眉深淺入時無」？弄筆  
恨人久，描花試手初，等閑妨了繡工夫，笑問「鴛鴦二字怎生書」？

浪淘沙

今日北池邊，落木殘舟，波光激澗柳條柔。如此春來春又去，白了人頭。好  
姓好歌喉，不醉難休。勸君滿滿酌金甌。縱使花前常病酒，也是風流。

玉樓春

湖邊柳外樓高處，吹斷雲山多少路。闌干倚遍使人愁，又是天涯初日暮。輕  
無管繁狂無數，水畔花飛風裏絮。算伊渾似薄情郎，去便不來來便去。

歐陽修也是承受五代的詞風，受陽春花間諸集的影響很大的。所以他的詞往往和陽春  
集花間集相混。我們且再舉他的幾首抒情小詞作例：

長相思

花似伊，柳似伊，花柳青人別離，低頭雙淚垂！長江東，長江西，兩岸鴛鴦兩處飛，相逢知幾時？

歸國謠

何處笛？深夜夢回情脈脈，竹風簫雨塞窗隔。離人幾歲無消息。今頭白，不眠特地重相憶！

踏莎行

候館梅殘，溪橋柳細，草熏風暖搖征轡。離愁漸遠漸無窮，迢迢不斷如春水。寸寸柔腸，盈盈粉淚。樓高休近危欄倚。平蕪盡處是春山，行人更在春山外。

玉樓春

樽前擬把歸期說，未語春容先慘咽。人生自是有情痴，此恨不關風與月。離歌且莫翻新闕，一曲能教腸寸結。直須看盡洛城花，始與東風容易別。

蝶戀花

庭院深深深幾許？楊柳堆烟，籠幕無重數。玉勒雕鞍遊冶處，樓高不見章台路。  
。 雨橫風狂三月暮，門掩黃昏，無計留春住。淚眼問花花不語，亂紅飛過秋  
千去。

【按】蝶戀花一詞，或謂馮延巳作，但考李清照漱玉詞自註有云：「余極愛歐  
公庭院深深句，」因用之作臨江仙詞起句。是此詞實歐陽修之作。

歐陽修的詞，意境沈著，情致纏綿，語句婉轉流利，在北宋第一時期的詞壇，要算是  
最值得珍貴的一個作家。

張先字子野，烏程人。（或作吳興人）少遊京師，得晏殊的賞識，辟爲通判。嘗  
知吳江縣，官至都官郎中。因有「桃李嫁春風郎中」和「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」之名。他  
又號張三影。

【按】古今詩話載：「有客謂子野曰：『人皆謂公張三中』，即心中事，眼中

淚，意中人也。公曰：「何不目之爲張三影？」客不曉。公曰：「雲破月來花弄影；嬌柔媚起，籠壓捲花影；柳徑無人，墮飛絮無影；此皆余生平所得意也。」

張先活了八十多歲，蘇軾在杭州猶及見他。葉夢得石林詩話說：

張先郎中能爲詩及樂府，至老不衰。居錢塘，蘇子瞻作倅時，先年已八十餘，視聽尙精強，家猶蓄聲妓。子瞻嘗贈以詩云：「詩人老去鶯鶯在，公子歸來燕燕忙。」蓋全用張氏故事戲之。先和云：「愁似鱖魚知夜永，嬾同蝴蝶爲春忙」，極爲子瞻所賞。然俚俗多喜傳詠先樂府，遂掩其詩聲。……

張先本是一位詩人，他的生平也是過的詩的生活，惟詩名爲詞名所掩，後人遂只知他是一位詞人。（九九〇——一〇七八）。

張先是跨北宋第一時期和第二時期的作者，他的小詞接近晏殊歐陽修一派；他的長詞接近柳永一派。關於作者的長詞，且讓下一章去敘述，我們這裏來看看他的小詞



吧。

南鄉子

何處可魂消，京口終朝兩信潮。不管離人千疊恨，滔滔，催促行人動去桡。  
記得舊江皋，綠楊輕絮幾條條。春水一篙殘陽闊，遙遙，有個多情立畫橋。

相思令

蘋滿溪，柳遶堤，相送行人溪水西，回時隴月低。煙靠隸，風淒淒，重倚朱  
門聽馬嘶，寒鷗相對飛。

菩薩蠻

夜深不至春蟾見，令人更更情飛亂。翠幕動風亭，時疑響屣聲。花香聞水樹，  
幾誤飄衣屣。不忍下朱扉，遶廊重待伊。

生查子(彈箏)

含羞整翠鬟，得意頻相顧。雁柱十三絃，一一春鶯語。嬌雲容易飛，夢斷知

何處了深院鎖黃昏，陣陣芭蕉雨。

青門引

乍暖還輕冷，風雨晚來方定。庭軒寂寞近清明。殘花中酒，又是去年病。樓頭畫角風吹醒，入夜重門靜。那堪更被明月，隔牆送過秋千影！

李端叔說：『子野詞才不足而情有餘。』這似乎是比较適當的批評。

\*

\*

\*

晏幾道字叔原，號小山。晏殊的第七子。曾監穎昌許田鎮。以他的年代論，本不是這時期的人物了；但他的作風，還是隸屬於這時期旗幟之下的。江西通志稱他：『能文章，善持論，尤工樂府。其小山詞清壯頓挫，見者擊節，以爲有臨淄公風。』不錯，晏幾道的詞是受了乃父的影響的。

燕歸梁

蓮葉雨，蓼花風，秋恨幾枝紅。遠烟收盡水溶溶，飛鴈碧雲中。哀腸事，魚

牋字，情緒年年相似。凭高雙袖晚寒濃，人在月橋東。

采桑子

西樓月下當時見，淚粉偷勻，歌罷還聲，恨隔爐煙看未真。別來樓外垂楊綠，幾換青春。倦客紅塵，長記樓中粉淚人。

臨江仙

亭後樓台高鎖，酒醒簾幕低垂。去年春恨却來時：酒醒人獨立，微雨燕雙飛。記得小蘋初見，兩重心字羅衣。琵琶絃上說相思。當時明月在，曾照綵雲歸！

點絳脣

妝席相逢，旋勻紅淚歌金縷。意中曾許，欲共吹花去。長愛荷香，柳色殷橋路，留人住。淡烟微雨，好個雙棲處！

清平樂

留人不住，醉解蘭舟去。一棹碧漪春水路，過盡曉鶯啼處。波頭楊柳青青，

枝枝葉葉離情。此後錦書休寄，飛樓雲雨無憑。

### 菩薩蠻

個人輕似低飛燕，春來綺陌時相見。堪恨兩橋波，惱人情緒多。長留青鬢住，莫放紅顏去。占取艷陽天，且教伊少年。

晏幾道與晏殊雖然是父子關係，但他們的個性與生活，很不相同。晏殊的個性很剛簡，晏幾道的個性很浪漫；晏殊是過的政治家的生活，晏幾道是享受文學家的生活。黃庭堅序小山詞說：「叔原固人英也，其癡亦自絕人。……仕宦之運蹇，而不一傍貴人之門，是一癡也。論文自有體，不肯一作新進士語，此又一癡也。費資千百萬，家人寒飢，而面有孺子之色，此又一癡也。人百負之而不恨，已信人終不疑其欺己，此又一癡也。」因為晏幾道是一個沒有失却赤子之心的癡人，他的詞也帶着幾分癡氣，這是和晏殊詞風不同的地方。例如；

### 蝶戀花

醉別西樓醒不記，春夢秋雲，聚散真容易。斜月半窗還少睡，畫屏閒展吳山翠。  
。衣上酒痕詩裏字，點點行行，總是淒涼意。紅燭自憐無好計，夜寒空替人  
垂淚！

鷓鴣天

小令尊前見玉簫，銀燈一曲大妖嬈。歌中醉倒誰能恨，唱罷歸來酒未消。春  
悄悄，夜迢迢，碧雲天共楚宮腰。夢魂慣得無拘檢，又踏楊花過謝橋。

又

彩袖殷勤捧玉鍾，當年拚却醉顏紅。舞低楊柳樓心月，歌罷桃花扇底風。從  
別後，憶相逢，幾回魂夢與君同。今宵賸把銀缸照，猶恐相逢是夢中。

我們讀了小山詞的『夢魂慣得無拘檢，又踏楊花過謝橋，』『舞低楊柳樓心月，歌罷  
桃花扇底風，』當可想見作者不羈的風度。

周濟論詞雜著說：『晏氏父子，仍步溫韋，小晏精力尤勝。』這是不錯的，我們

也覺得晏幾道的詞做得比他父親好。

上面敘述的都是詞人的詞。在這個時期的詞壇裏面，也有不是專門作詞的人，間爲小詞，往往清新可喜。如寇準（字平仲，下邳人）的江南春：

波渺渺，柳依依，孤村芳草遠，斜日杏花飛。江南春盡離腸斷，蘋滿汀洲人未歸。

錢惟演（字希聖，吳越王錢俶之子）的玉樓春：

城上風光鶯語亂，城下烟波春拍岸。綠楊芳草幾時休，淚眼愁腸先已斷。情懷漸變成衰晚，紅鏡朱顏驚暗換。昔年多病厭芳樽，今日芳樽惟恐淺。

黃昇花巷詞選謂此暮年作詞，極悽惋。又如韓琦（字稚圭，安陽人）的點絳脣：

病起懨懨，庭前花影添憔悴。亂紅飄砌，滴盡真珠淚。惆悵前春，誰向花前醉？愁無際！武陵凝睇，人遠波空翠。

范仲淹(字希文，吳縣人)的蘇幕遮：

碧雲天，紅葉地，秋色連波，波上寒烟翠。山映斜陽天接水；芳草無情，更在斜陽外。黯鄉魂，追旅思，夜夜除非，好夢留人睡。明月樓高休獨倚。酒入愁腸，化作相思淚。

這些作者，不是名相，便是名將。他們寫起詞來，也不免帶幾分兒女的情態。可知道時期的詞風，完全是以婉約綺艷為主。此外如趙抃的折新荷引，陳堯佐的踏莎行，王琪的望江南，葉清臣的賀聖朝，宋祁的浪淘沙，賈昌朝の木蘭花令，司馬光的西江月，都是很好的艷詞。大概這時期的作品，多具有「情致嫵媚，音調諧叶，詞句清婉」的幾種特色。小詞到了這個時期，可以說是至峯造極淋漓盡致的發展了。

## 二 北宋詞的第二期

北宋第一時期的詞，是繼承五代詞風的時期，是小詞發達的時期；北宋第二時期

的詞，是創造新詞風的時期，是長的慢詞起來的時期。

柳永是這時期的主幹詞人，也就是慢詞的創造者。本來在柳永以前，也有長詞的紀錄，但都靠不住。宋初風說：

先于者柳柳永如韓維圭范希文作小令，惟歐陽永叔間有長詞，羅長源謂多插入柳詞，則未必歐作。余謂慢詞當始于耆卿矣。（樂府餘論）

吳曾也說：

按詞自南唐以來，但有小令。詞當起于宋仁宗朝。中原息兵，汴京繁庶，歌台舞席，競賭新聲。耆卿失意無俚，流連坊曲。遂盡收俚俗語言，編入詞中，以便伎人傳習。一時動聽，散播四方。其後東坡少游山谷輩相繼有作，慢詞遂盛

。（能改齋漫錄）

慢詞是什麼？樂府餘編說：「慢者曼也，謂曼聲而歌者也。」這是說慢詞就是曼艷之詞。



由上而那段話，我們知道慢詞（一）是長詞；（二）是新聲；（三）是艷詞；（四）是俚俗語言。柳永就是慢詞的首創者。

在這裏我們最要注意的，是「新聲」二字。李清照詞論說：「始有柳屯田永者，變舊聲，作新聲，出樂章集，大得聲稱于世。」所謂新聲，當然是指新的聲樂。我們就李清照的話和前面的話聯串起來，便很顯然的知道：當柳永的時代實有兩種樂，一種是五代傳下來已經不流行了的舊樂，一種是在當代流行的新樂。晏殊歐陽修輩的詞只適應舊聲，所以在當代不很流行。柳永的詞不跟死了的舊聲樂走，自創新律，以叶新聲；而且以俚俗語言作詞，迎合一般社會趨時愛新的心理，故能「一時動聽，散播四方，」故其樂章集「大得聲稱于世。」

柳永初名三變，字耆卿。（或以爲初名永，後改名三變）福建崇安人。（或作樂安）仁宗景祐元年進士。（一〇三四）他的生卒不可考，大約是十一世紀上半期的人。官至屯田員外郎，故世號柳屯田。葉夢得避暑錄話稱他：「爲舉子時，多遊狹邪。」

善爲歌詞。教坊樂工，每得新腔，必求永爲詞，始行于世。」可見他少年時詞譽已是很高了。但他一生的落拓，就是作詞之累。吳曾能改齋漫錄載：

仁宗留意儒雅，務本向道，深斥浮艷虛華之文。初進士柳三變好爲淫冶謳歌之曲，播傳四方。嘗有鶴冲天詞云：「忍把浮名，換了淺斟低唱。」及臨軒放榜，特落之曰：「且去淺斟低唱，何要浮名？」

後來他改名爲永，方纔中了景祐元年的進士。陳師道後山詩話載：

柳三變游東都南北二巷，作新樂府。……仁宗頗好其詞，每對宴，必使侍從歌之再三。三變聞之，作宮詞號醉蓬萊，因內官達後宮，且求其助，仁宗聞而覺之，自是不復歌其詞矣。

黃昇花菴詞選又載：

永爲屯田員外郎，會太史奏老人星見。時秋霽，宴禁中。仁宗命左右詞臣爲樂章，內侍屬柳應制。柳方冀進用，作此詞奏呈。上見首有漸字，色若不懌。讀

至「宸游鳳輦何處」，乃與御製真宗挽詞暗合，上慘然。又讀至「太液波翻」，曰「何不言波澄」？投之于地，自此不復擲用。

柳永政治上的活動，既然再三失意，便不能不拋棄浮名的幻想，去換「淺斟低唱」了。從此便永遠流連于歌舞場中，消磨他的年華了。他的詞大都是替歌妓們寫的。方與勝覽稱他：「卒於襄陽。死之日，家無餘財。羣妓合金葬之于南門外，每春月上家，謂之弔柳七。」但獨醒雜志的記載則與此不同：「柳者卿……既死葬于棗陽縣花山。遠近之人，每遇清明多載酒肴飲于耆卿墓側，謂之弔柳會。」王士禛詩云：「殘月曉風仙掌路，何人爲弔柳屯田。」則柳永墓應在儀真之仙人掌。這幾說未是就是。總之，一代的詞人是這樣潦倒以終了。

攻擊柳永詞的人，總是說柳詞愛寫「閨幃淫媒之語。」在我們看來，柳永愛寫「閨幃之語。」是不錯，但不能即說是「淫媒」。其詞如：

畫樓樂

洞房記得初相遇，便只合長相聚。何期小會幽歡，穩作離情別緒。况值闌珊春色暮，對滿目亂花狂絮。直恐好風光，盡隨伊歸去。一場寂寞憑誰訴？算前言總輕負。早知恁地難拚，悔不當初留住。其奈風流端正外，更別有繫人心處。一日不思量，也損眉千度。

### 八聲甘州

對瀟瀟暮雨灑江天，一番洗清秋。漸霜風淒緊，關河冷落，殘照當樓。是處紅衰翠減，苒苒物華休。惟有長江水，無語東流。不忍登高臨遠，望故鄉渺邈，歸思難收。歎年來蹤跡，何事苦淹留？想佳人妝樓長望，誤幾回天際識歸舟。爭知我倚闌干處，正恁凝愁！

### 雨霖鈴

寒蟬淒切，對長亭晚，驟雨初歇。都門帳飲無緒，方留戀處，蘭舟催發。執手相看淚眼，竟無語凝咽。念去去千里烟波，暮靄沈沈天闊。多情自古傷離

別，更那堪冷落清秋節。今宵酒醒何處，楊柳岸曉風殘月。此去經年，應是良辰好景虛設。便縱有千種風情，更與何人說！

婆羅門令

昨宵恁和衣睡，今宵又恁和衣睡。小飲歸來初更過，醺醺醉。中夜後，何事還驚起？霜天冷，風細細，觸疎窗，閃閃燈搖曳。空牀展轉重追想，雲雨夢，任歡枕難繼。寸心萬緒，咫尺千里。好景良天，彼此空有相憶意，未有相憐計。

這些詞不但不能說是「淫靡」，而且很雅。不過這所謂雅，不是指文字雅俗之雅，而是指「意境完美」的雅。如「想佳人妝樓長望，誤幾回天際識歸舟，」是一個多麼有詩意的境界！如「今宵酒醒何處；楊柳岸，曉風殘月，」又是多麼有詩意的境界。柳永特別的技能，是工于描寫，無論什麼俗字俗句，一經柳永運用，便成了活躍的描繪，所以許多人都稱讚他「工於鋪敘。」不懂得柳水的人，不是說「看卿詞雖極工，

然多雜以鄙語」(孫敦立語)便是說「耆卿詞鋪敘展衍，備足無餘，較之花間所集，韻終不勝。」(李端叔語)這都是皮相之談。周濟在他的論詞雜著說得最好：「其鋪敘委婉，言近意遠，森秀幽深之趣在骨。」項平齋的話亦是不错的，他說柳詞和杜甫的詩一樣，「皆無表德，只是實說。」因為是「實說」，所以能夠代表時代。范質嘗說：「仁宗四十二年太平，鎮在翰苑十餘載，不能出一語詠歌，乃于耆卿詞見之。」(方輿勝覽)真的，在北宋詞中人，只有柳永詞能夠把那時太平景象逼真地表現出來。例如：

#### 望海潮

東南形勝，江吳都會，錢塘自古繁華。烟柳畫橋，風簾翠幕，參差十萬人家。雲樹繞隄沙，怒濤卷霜雪，天塹無涯。市列珠璣，戶盈羅綺競豪華。重湖疊巘清佳，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，羌管弄情，菱歌泛夜，嬉嬉釣叟蓮娃。千騎擁高牙。乘醉聽簫鼓，吟賞煙霞。異日圖將好景，歸去鳳池誇。

#### 鶴沖天

黃金榜上，偶失龍頭望。明代暫遺賢，如何向？未遂風雲便，爭不恣狂蕩？何須論得喪？才子詞人，自是白衣卿相。煙花巷陌，依約丹青屏障。幸有意中人，堪尋訪。且恁假紅倚翠，風流事，平生暢。青春都一餉，忍把浮名，換了淺斟低唱。

前一首是指寫笙歌繁華，後一首是描寫風流浪漫，都寫得好。傳說此詞流播到金主亮看了「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」之句，欣然起投鞭渡江之志。（據錢塘遺事）可見柳詞流傳之廣，動人之深。葉夢得避暑錄話說：「嘗見一西夏歸朝官云：『凡有非水處，即能歌柳詞。』」是則柳永的詞簡直名滿天下了。

因為柳永的詞是比較俚俗化的文藝，所以能夠流傳於民間，至于名滿天下。但因為其詞俚俗的緣故，便有許多人說他風格不高。那是不錯，柳詞風格並不能算高。可是，風格不高，實不足為柳詞病。古今詞人風格之高無如姜夔。然我們讀姜詞總如霧裏看花一樣，沒有能夠十分使我們感興的。詞的第一要義是描寫；如果離開了描寫而

後風格，真是舍其本而齊其末。陳質齋對於柳永有一個很恰當的批評：

柳詞格不高；而音律諧婉，詞意妥帖，承平氣象，形容盡致，尤工于羈旅行役。

宋翔鳳的批評更好：

柳詞曲折委婉，而中具渾淪之氣。雖多鄙語，而高處足冠橫流。……以屯田一生精力在是，不如東坡盡以餘事爲之也。

當着柳永創製慢詞的時候，張先也跟着有作。其詞如：

卜算子慢

溪山別意，煙樹去程，日落采蘋春晚。欲上征鞍，更掩翠簾回面相眇，惜舞鸞淺黛長長眼。奈畫閣歡遊，也學狂花亂絮輕散。水影橫池館，對靜夜無人，月高雲遠。一餉凝思，兩眼淚痕還滿。難道！恨私書又逐東風斷！縱夢澤層樓



萬尺，望湖城那見？

謝池春慢

綠牆重院，時聞有啼鶯到。繡被掩餘寒，畫幕明新曉。朱檻連空闊，飛絮無多少。徑莎平，池水渺，日長風靜，花影閑相照。塵香拂馬，逢謝女，城南道。秀麗過施粉，多媚生輕笑。鬥色鮮衣薄，碾玉雙蟬小。歎難偶，春過了。琵琶流怨，都入相思調。

因為張先工小詞，又能寫長詞，所以有人說他『上結晏歐之局，下開蘇秦之先。』又因為在這時期只有柳永和張先寫長詞，所以後人總喜歡拿他倆並稱。晁補之說：『子野與耆卿齊名，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。然子野韻高，是耆卿所乏處。』我以為張先韻高而才短，決不能和描繪的聖手柳永相比擬。

秦觀是繼柳永張先而起的慢詞作家。他字少遊，一字太虛，揚州高郵人。少豪雋

慷慨，溢于文詞。登進士第。元祐初，蘇軾以賢良方正薦于朝，除太學博士，秘書省正字，後兼國史院編修官。紹聖初，坐黨籍削秩，貶放于處州，徙郴州，雷州，雷州等處。後放還至藤州，醉死于光化亭。（一〇四九——一一〇〇）。有淮海詞一卷。他本是蘇門四學士之一，在四學士中，蘇軾尤與他相友善，稱爲今之詞手。但他的詞却與蘇軾完全不同調，而傾向柳永的作風，長詞尤近柳永一派。

### 望海潮

梅英疏淡，冰漸溶洩，東風暗換年華。金谷俊遊，銅駝巷陌，新晴細履平沙。長記誤隨車，正絮翻蝶舞，芳思交加。柳下桃蹊，亂分春色到人家。西園夜飲鳴笳，有華燈礙月，飛蓋妨花。蘭苑未空，行人漸老，重來事事堪嗟！煙暝酒旗斜，但倚樓極目，時見棲鴉。無奈歸心，暗隨流水到天涯。

### 滿庭芳

山抹微雲，天粘衰草，畫角聲斷譙門。暫停征棹，聊共引離尊。多少蓬萊舊事

，空回首，煙滿紛紛。斜陽後，寒鴉數點，流水遠孤村。消魂當此際，香蠹暗解，羅帶輕分。漫贏得青樓薄倖名存。此去何時見也？襟袖上空染啼痕。傷情處，高城望斷，燈火已黃昏。

秦觀的詞，擅長寫情，他的詭詞寫得好，愁苦之詞尤其寫得好，試舉幾首為例：  
河傳

亂花飛絮，又望空門合，離人愁苦。那更夜來，一霎薄情風雨，暗掩將春色去。  
。澹枯壁畫因誰做？若說相思，佛也眉兒聚。莫怪爲伊，抵死紫腸惹肚，爲沒教人恨處。

踏莎行

霧失樓台，月迷津渡，桃源望斷無尋處。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裏斜陽暮。  
驛寄梅花，魚傳尺素，砌成此恨無重數。郴江幸自繞郴山，爲誰流下瀟湘去？

王國維稱秦觀：「詞境最爲淒婉，至「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裏斜陽暮」，則

變而淒厲矣」。(人間詞話) 馮煦也說：「淮海古之傷心人也」。(宋六十一家詞選)

序

他不僅工于長調，其小詞綽約輕盈，亦多佳作，如：

如夢令

鶯啼啄花紅溜，燕尾點波綠皺。指冷玉笙寒，吹徹小梅春透。依舊，依舊，人與綠楊俱瘦。

浣溪沙

漠漠輕寒上小樓，曉陰無賴似窮秋，淡煙流水畫屏幽。自在飛花輕似夢，無邊絲雨細如愁，寶簾閑掛小銀鉤。

秦觀在元祐間與黃庭堅齊名。若僅論詞，則許多詞話家都認定黃不如秦。晁補之且這樣說：「近來作者皆不及少遊」。蔡伯世亦云：「子瞻辭勝乎情，耆卿情勝乎辭，辭情相稱者，唯少遊而已」。由此即可想見秦觀之詞譽之高。

自經過柳永，張先，秦觀等，喜歡作長篇的慢詞，並且貢獻了許多好作品以後，這條新路便熱鬧起來，此後的詞人大都在長篇的詞裏面發揮他們的才華了。

### 三 北宋詞的第三期

北宋詞的第三期，是詞體的解放時期，是作詞如作詩的時期，名作家蘇軾便完全代表了這時期詞壇的特色。

紀昀四庫提要曾以蘇軾的詞來比韓愈的詩。我們且不必追問詞家之有蘇軾，是否如詩家之有韓愈。我們只要說明詞到了蘇軾真是大變而特變了。柳永雖然創製了慢詞，但他的描寫，離不開「兒女之情」；他的作風，還是繼承花間集的綽約風調；還沒有打破「詞為艷科」的觀念。到了蘇軾才把「詞為艷科」的狹隘範圍完全打破，才擴大詞體的描寫，才拿詞來寫胸襟懷抱，才變婉約的作風為豪放的作風。胡寅說：

詞曲至東坡，一洗綺靡辯薄之態，擺脫綢繆宛轉之度。使人登高望遠，舉首浩歌，逸懷浩氣，超乎塵垢之外。于是花間爲皂隸。而香卿爲輿台矣。

因爲蘇軾的詞，過于奔放傑出，不受格律的拘束，所以人都稱蘇詞爲「曲子中縛不住者。」陸游說：

世言東坡不能歌，故所作樂府詞多不協。晁以道謂紹聖初，與東坡別于汴上。東坡酒酣，自歌古陽關。則公非不能歌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。

蘇軾寫詞是拿來表現自己的，不是寫給樂工歌伎們唱的，所以只求寫得好，不問合不合音律。於是一種音樂底詞而爲文學底詞。許多人爲傳統觀念所蔽，以爲詞決不可以離音樂而獨立。因此否認蘇軾這一派的詞是正宗，說是別派，謂其「雖極天下之工，要非本色。」其實，詞失却音樂性的時候，不過沒有音樂上的價值。只要寫得好，我們決不能否認其文學的價值。所以紀昀的批評蘇詞也說「尋源溯流，不能不謂之別格。然謂之不工則不可。」我們覺得只要詞工，便是具備了文學最高意義，什麼「

別派」，什麼「不協音律」，均不足以病詞人。

這是我們在敘述蘇派的詞人以前應有的認識。

蘇軾字子瞻，眉山人。自號東坡居士。(一〇三六——一一〇一)他的事蹟俱見宋史本傳，知道的人很多，這裏不復贅叙。他也是多方面的文學家，文章詩賦都做得很好。他在詞史上的地位尤高。因為有了蘇軾起來，詞體才擴張很大的領域，才得大的解放。僅僅這一點，我們已經不能忽視蘇軾對於詞的工作成績；更何況他的作品又具有不可磨滅的價值呢。

我們讀了晚唐五代的詞，讀了北宋初期晏殊歐陽修的詞和第二時期柳永張先的詞，再來讀蘇軾的詞，一定要發現新的欣賞趣味，一定會精神一振。因為蘇詞引導我們離開了百餘年來都是這樣溫婉綺麗的路，而走向一條雄壯奔放的新路。這條新路是可以使我們鼓舞，可以使我們興奮，而不是叫我們昏醉在紅燈綠酒底下的「靡靡之音」。例如：

念奴嬌（赤壁懷古）

大江東去，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。故壘西邊，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。亂石崩雲，驚濤裂岸，捲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畫，一時多少豪傑。遙想公瑾當年，小喬初嫁了，雄姿英發；羽扇綸巾，談笑間，檣櫓灰飛煙滅。故國神遊，多情應笑我，早生華髮。人間如夢，一樽還酹江月。

水調歌頭

明月幾時有？把酒問青天。不知天上宮闕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風歸去，又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間？轉朱閣，低綺戶，照無眠。不應有恨，何事偏向別時圓？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此事古難全。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

蘇軾的詞是多方面的，他隨興趣之所至，有時抒情，有時敘事，有時說理，一切的材料都是他詞裏面的描寫材料，他什麼詞都寫得好。有人說他不會寫情詞，說他的



詞是『關西大漢，執鉄縛板，唱大江東去，』不是『十七八女孩兒，按紅牙拍』所歌唱的。(據吹劍續錄)這就是譏笑蘇軾不能作兒女情話。其實，蘇軾的情詞寫得很好。王士禎說；『樓上柳綿，恐重田，絳情綺席，未必能過。孰謂東坡但解作大江東去』

往下且看他的詞：

蝶戀花

花褪殘紅青杏小，燕子飛時，綠水人家繞。枝上柳綿吹又少，天涯何處無芳草。  
。 架上鞦韆牆外道；鶻外行人，鶻裏佳人笑。笑漸不聞聲漸杳，多情却被無情惱！

又

蝶懶鶯慵春過半，花落狂風，小院殘紅滿。午醉未醒紅日晚，黃昏籬幕無人捲。  
。 雲鬢鬆鬆眉黛淺，總是愁媒，欲訴誰消遣？未信此情難繫絆，楊花猶有東

風管。

卜算子（高黃州定慧院寓居作）

缺月挂疏桐，漏斷人初靜。時見幽人獨往來，  
縹渺孤鴻影。驚起却回頭，有恨無人省。  
揀盡寒枝不肯棲，寂寞沙洲冷。

如夢令

爲向東坡傳語，人在玉堂深處。別後有誰來，  
雪壓小橋無路。歸去，歸去，江上一犁春雨。

浣溪紗

道字嬌訛語未成，未應春閣夢多情，  
朝來何事綠鬟傾？絲素身輕長趁燕，  
紅窗睡重不開鶯，困人天氣近清明。

賀黃公詞筌說：「如此風調，令十六七女郎歌之，豈在曉風殘月之下？」真的，我們說了這些小詞，不知道蒙放的蘇軾那裏去了？他的長詞也很有綺麗之作：

洞仙歌

冰肌玉骨，自清涼無汗，水殿風來暗香滿。繡簾開，一點明月窺人；人未寢，欹枕釵橫鬢亂。起來携素手，庭戶無聲，時見疏星渡河漢。試問夜如何？夜已三更，金波淡，玉繩低轉。但屈指西風幾時來，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！

水龍吟 (次韻章質夫楊花詞)

似花還似非花，也無人惜從教墜。拋家傍路，思量却是，無情有思，縈損柔腸。困酣嬌眼，欲開還閉，夢隨風萬里，尋郎去處，又還被鶯呼起。不恨此花飛盡，恨西園落紅難綴。曉來雨過，遺踪何在？一池萍碎，春色三分：二分塵土，一分流水。細看來，不是楊花，點點是離人淚！

如此看來，蘇軾也是寫情的能手，不過他作風的方面很多，不專以此見長耳。

\*

\*

\*

\*

與蘇軾齊名的有黃庭堅。他的詞雖不如蘇軾的偉大。但就豪放恣肆一點說，他是

與蘇詞的風格有幾分相同的。

庭堅字魯直，號山谷，洪州分甯人。登進士第，爲蕪縣尉，除北京國子監教授。累官秘書丞，國史編修官。後坐事貶涪州別駕，安置黔州。建中靖國初，召知太平州，後除名編管宜州。尋卒。（一〇四五——一一〇五）著山谷詞二卷。

他的詞受了蘇軾很深的影響，喜自由寫作而脫略音律，所以晁補之譏其「著腔子唱好詩」。然其具有氣力之表現，要爲不易企及。如水調歌頭：

瑤草一何碧！春入武陵溪。溪上桃花無數，枝上有黃鸝。我欲穿花尋路，直入白雲深處，浩氣展虹霓。祇恐花深裏，紅霧溼人衣。坐玉石，倚玉枕，拂金徽。謫仙何處？無人伴我白螺杯。我爲靈芝仙草，不爲朱唇丹臉，長嘯亦何爲？醉舞下山去，明月逐人歸。

在山谷詞裏面，可惜這類的作品並不多。作者最喜歡寫的是男女之私情，有許多是世所詭稱的。如：

沁園春

把我身心，爲伊煩惱，算天便知。恨一回相見，百回做計，未能偎倚，早覓東西。鏡裏拈花，水中捉月，覷着無由得近伊。添憔悴，鎮花銷翠減，玉瘦香肌。奴兒又有行期。你去卽無妨，我共誰？向眼前常見，心猶未足；怎生禁得，真個分離？地角天涯，我隨君去，掘井爲盟無改移！君須是，做些兒相度，莫待臨時。

少年心

對景惹起愁悶，染相思，病成方寸。是阿誰先有意？阿誰薄倖？斗頓恁少喜多嘆！合下休傳音問，你有我，我無你分。似合歡桃核，真堪人恨；心裏有兩個人人！

如此寫得露骨，風格自然不高。當代的人大都對庭堅這種詞表示不滿，他的好友陳師道便說：「時出俚淺，可稱俗父」。文字的俚淺原不足爲病，但思意過于粗俗，

則詞品乃流于下乘了。庭堅的詞便深中此病而被人斥爲「淫詞」。

蘇黃以後，更找不出用作詩方法來大刀闊斧地作詞的豪放詞人，這一派直到南宋辛棄疾等才繼續發揮光大起來。

蘇門濟濟多士，能詞者甚多。除秦觀，黃庭堅以外，尚有晁補之，陳師道，張來等。受知于蘇軾的詞家，則有李之儀，程垓，毛滂諸人。其不屬蘇門而同時以詞著稱者，尚有賀鑄，謝逸等。這許多詞人把元祐時期造成爲極盛的詞壇，如詩歌之有建安時期一樣。

晁補之，字无咎，鉅野人。舉進士，元祐初除秘書省正字，通判揚州，召還爲著作郎。紹興末坐黨籍徙湖州等處。後起知泗州卒。（一〇五三——一一一〇）補之爲人才氣飄逸，不重功名，常自悔「儒冠曾把身誤」。詞有琴趣外篇六卷。例如臨江仙

（信州作）：

綠暗汀洲三月暮，落花風靜帆收。垂楊低映水蘭舟。半篙春水滑，一段夕陽愁。  
。 潯水橋東回首處，美人新上簾鉤。青鸞無計入紅樓。行雲歸楚峽，飛夢到揚州。

補之詞高贖處，直接近蘇軾，其貶王溪時所作之迷神引，極爲悲壯，堪稱補之的代表作。其詞如下：

黯黯青山紅日暮，浩浩大江東注。餘霞散綺，回向烟波路。使人愁，長安遠，在何處？幾點漁燈，小篷近塢；一片客帆，低傍前浦。暗想平生，自悔儒冠誤。覺阮途窮，歸心阻，斷魂紫目，一千里傷平楚。怪竹枝歌，聲聲怨，爲誰苦！猿鳥一時啼，鷺島嶼燭暗，不成眠，聽津鼓。

陳質齋云：『無咎詞作者固未遜秦七，黃九』。

陳師道，字履常，一字無已，號後山，彭城人。元祐初爲徐州教授，遷太博學士，終秘書省正字。(一〇五三——一一〇二)他的詩有名於世，詞有后山長短句二卷

。以小詞爲最擅長，例如清平樂：

藏藏摸摸，好事爭如莫。背後尋思渾是錯，猛與將來放著。吹花卷絮無蹤，

晚妝知爲誰紅？夢斷陽台雲雨，世間不要東風。

師道嘗自矜許：「他文未能及人，獨于詞不減秦七，黃九」，實則其詩文大可以與秦，黃相抗衡，而詞則未免略遜一籌也。

張耒，字文潛，淮陰人。第進士，歷官起居舍人，以直龍圖閣知潤州，坐黨籍謫官，晚暨南嶽廟，主管崇福宮。（一〇五二——一一二二）有宛溪集。其傳詞甚少，

例如風流子：

亭皋木葉下，重陽近，又是搗衣秋。奈愁人庾腸，老侵鬢髮，謾簪黃花，花也應羞。楚天晚，百蘋烟盡處，紅蓼水邊頭。芳草有情，夕陽無語，雁橫南浦，人倚西樓。玉容知安否？紅箋共錦字，兩處悠悠。空恨碧雲離合，青鳥沉浮。向風前懊惱：芳心一點，寸眉兩葉，禁甚闌愁？情到不堪言處，分付東流！



張耒所傳的幾首詞都寫得好，他的作風顯然接近柳永一派。

李之儀，字端叔，自號姑溪居士，無棣人。徽宗初，提舉河東常平，緝管太平，徙唐州，終朝請大夫。有姑溪詞二卷。他在當世無盛名，而所作小詞極可觀。例如：

清平樂

蕭蕭風葉，似與更聲接。欲寄明珰非爲怯，夢斷蘭舟桂楫。學書但寫鴛鴦，却應無那愁腸。安得一雙飛去，春風芳草池塘。

卜算子

我住長江頭，君住長江尾。日日思君不見君，共飲長江水。此水幾時休？此恨何時已？只願君心似我心，定不負相思意。

紀昀評之儀：『小令尤清婉峭蒨，殆不減秦觀。』

程垓，字正伯，眉山人。爲蘇軾中表。家有擬鮑名書舟，故詞集號書舟詞。楊慎盛稱其酷相思，四代好，折紅英數詞，今舉酷相思一首爲例：

月掛霜林寒欲墜，正門外催人起。奈離別如今真個是，欲住也留無計，欲去也來無計。馬上離情衣上淚，各自個供憔悴。問江路梅花開也未？春到也須頻寄，人到也須頻寄。

坡詞頗具豪放之致，紀昀云：『蘇，程爲中表，耳濡目染，有自來也』。

毛滂，字澤民，江山人。嘗知武康縣，又知秀州。以詩文樂府受知于蘇軾。著東堂詞。其惜分飛一首最有名：

淚溼闌干花露，愁到眉峯碧聚。此恨平分取，更無言語空相覷。斷雨殘雲無意緒，寂寞朝朝暮暮。今夜山深處，斷魂分付潮回去。

陳質齋云：『滂他詞雖工，未有能及此者』。

賀鑄，字方回，衛州人。元祐中通判泗州，又倅太平州，退居吳下，自號慶湖遺老。（一〇六三——一一二〇）著東山寓聲樂府三卷。他的詞以青玉案一首最有名：

凌波不過橫塘路，但目送芳塵去。錦瑟年華誰與度？月臺花榭，瑣窗朱戶，惟

有春知處。碧雲冉冉衛皋暮，綵筆新題斷腸句。試問閑愁都幾許？一川烟草，滿城風絮，梅子黃時雨。

鑄此詞傳誦一時，士大夫皆服其『梅子黃時雨』句之工，稱之爲賀梅子。作者其他的小詞亦多工者。

謝逸，字無逸，自號溪堂，臨川人。第進士後，絕意仕進，閉居多從裙子遊，以詩文自遣。著溪堂詞。其江城子最著名：

杏花村館酒旗風，水溶溶，颺殘紅。野渡舟橫，楊柳綠陰濃。望斷江南山色遠，人不見，草連空。夕陽樓外晚烟籠，粉香融，淡眉峯。記得年時，相見畫屏中。只有關山今夜月，千里外，素光同。

紀昀稱作者此詞：『語意清麗，良非虛美』。更有謂謝逸的詞尙在晁補之張耒之上者，那就未免過譽了。

#### 四 北宋詞的第四期

詞人有兩種：有樂工的詞；有文人的詞。樂工的詞，是能協樂能歌的，但多半做得不好；文人的詞，做是做得很好了，却往往不能協樂。詞的進展，是由樂工的詞，進爲文人的詞。詞到了北宋，那些文人都拿詞來作閑暇的吟嘯，不復被之管絃了。詞與樂府便漸漸分離起來，除了一個柳永專門作樂府詞，給那些歌伎們去唱外，大多數的文人的詞，都一步一步離開音樂的立場，專門去賣弄文字上的技巧了；到了蘇軾黃庭堅一般詩人，他們大刀闊斧，淋漓肆放的去做詞，不屑咬文嚼字，不管聲調格律，便越離樂府越遠了。以至于他們的詞不復能歌。

北宋的詞壇，可以說是建設在『文學欣賞鑑』上面；不是建設在『樂府』的上面。直到北宋的末年，詞與樂府才再合攏起來；樂府詞才復興起來。

樂府詞的能夠復興，我們不能不歸功于宋徽宗。徽宗自己是一個富有藝術天才的文人，又是很愛好音樂的人。他創造一個大晟府，叫一般懂得音樂的文人去主持。他們的詞完全依照音樂的曲拍去做，造成北宋末年一種詞的新風氣。

如宋徽宗，周邦彥及女詞人李清照等，都是這時候的樂府詞家。

宋徽宗的詞有兩種境地，在沒有被廢以前，他是享受着最美麗的皇帝生活，那時的詞完全是曼麗綺麗之作，是一種境地；後來他失掉了至尊的權威，身作囚犯，在北地備受精神物質之苦，這時的詞淒涼悽惻，令人欲淚，又是一種境地。代表他前期生活的作品，如探春令：

簾旌微動，銷寒天氣，龍池冰泮。杏花笑吐香猶淺，又還是春將半。清歌妙舞從頭按，等芳時開宴。記去年對着東風，曾許不負鶯花願。

代表他後期生活的作品，如燕山亭（北行見杏花）：

裁翦冰綃，輕透數重，淡著燕脂勻注。新樣靚妝，艷溢香融，羞殺蕊珠宮女。

易得凋零，更多少，無情風雨。愁苦！闌院落淒涼，幾番春暮？憑寄離恨重  
重，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。天遙地遠，萬水千山，知他故宮何處？怎不思量，  
除夢裏，有時會去。無據！和夢也新來不做。

眼兒嬌（北地）

玉京曾憶舊繁華，萬里帝王家。瓊樓玉殿，朝喧弦管，暮列笙琶。花城人去  
今蕭索，春夢遶胡沙。家山何處？忍聽羌管，吹徹梅花。

我們看前面的「記去年對着東風，曾許不負鶯花願，」是何等的曼麗！到後面的「憑  
寄離恨重重，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，」又是何等的淒涼！徵宗真是一位天生才人，這  
兩種不同境地的詞，都描寫得極好。只可惜他遺傳下來的詞太少了。其所作如鬲  
分、引的諸首，都是宋史樂志明載，曾「絃誦樂府」的。

周邦彥是兩宋最偉大的樂府詞家，他的作品為後來一切樂府詞人的模式。南宋陳

郁的藏一語，稱他：「二百年來以聲府獨步。貴人，學士，市儈，妓女，皆知其詞爲可愛。」

邦彥字彥威，號清真。錢唐人。宋史文苑傳稱「美成疎雋少儉，不爲州里所重。」可見他少年時是很浪漫的。元豐初，以大學生選汴都賦，神宗召爲大學正。其後浮沈州縣三十餘年。徽宗頒大晟樂，召邦彥入爲修書監，進獻賦閣待制，提舉大晟府。徙處州卒。(一〇六〇——一二二五)

邦彥精通音樂，徽宗用他提舉大晟府。文苑傳也稱他「好音樂，能自度曲。製樂府長短句，詞韻清蔚。」他的作品，下字用韻，皆有嚴格的法度，所以後人尊奉他的作品爲詞律。

往下我們且舉作者幾首負盛名的詞作例：

蘭陵王(詠柳)

柳陰直，烟裏絲絲弄碧。隋堤上，曾見幾番，拂水飄綿送行色。登臨望故國，

誰識京華倦客？長亭路，年去歲來，應折柔條過千尺。閉尋舊蹤跡。又酒趁  
哀絃，燈照離席。梨花榆火催寒食。愁一箭風快，半篙波暖，回頭迢遞便數驛。  
望人在天北。悽惻，恨堆積。漸別浦縈回，津堠岑寂。斜陽冉冉春無極。  
念日榭手，露橋聞笛。沈想前事，似夢裏，淚暗滴。

六醜（落花）

正單衣試酒，恨客裏光陰屢擲。願春暫留，春歸如過翼，一去無迹。爲問家何  
在？夜來風雨，葬楚宮傾國。釵鈿墮處遺香澤。亂點桃蹊，輕翻柳陌，多情更  
誰追惜？但蜂媒蝶使，時叩窗牖。東園岑寂，漸臺籠暗碧，靜繞珍叢底，成  
歎息！長條故惹行客，似牽衣待話，別情無極。殘英小，強簪巾幘，終不似一  
朶釵頭顛嬾，向人欹側。漂流處，莫趁潮汐。恐斷紅尚有相思字，何由見得？

瑞龍吟

章臺路，遠見褪粉梅梢，試花桃樹。愔愔坊陌人家，定巢燕子，歸來舊處。



黯凝竚，因念箇人癡小，乍窺門戶。侵晨淺約宮黃，障風映袖，盈盈笑語。

前度劉郎重到，訪鄰尋里，同時歌舞，惟有舊家秋娘，聲價如故。吟牋賦筆，猶記燕台句。知誰伴、名園露飲，東城閒步。事與孤鴻去。探春盡、是傷離意緒。官柳低金縷。歸騎晚，纖纖池塘飛雨，斷腸院落，一饒風絮。

邦彥的長調是極負盛名的，那些讚美邦彥的人，都是極力在讚美他的這些長調。他們又喜歡拿邦彥來比擬柳永，至有『周情柳思』之稱。其實邦彥的詞，喜歡使事，喜歡堆砌，遠不如柳永的描寫善于鋪敘，富有情調。只是在『懂得音樂，喜歡狎妓，愛寫兒女之情』的幾點上，這兩位作者是相同的。

依我看來，作者的長調，實不如他的小詞較能代表他的藝術。例如：

### 傷情怨

枝頭風信漸小，看暮鴉飛了。又是黃昏，閉門收返照。江南人去路渺，信未通，愁已先到。怕見孤燈，霜寒催睡早。

玉樓春

玉匣收起新妝了，鬢畔斜枝紅裊。淺顰輕笑百般宜，試着春衫猶更好。 裁金  
簇翠天機巧，不稱野人簪破帽。滿頭聊插片時狂，頓減十年塵土貌。

又

桃溪不作從容住，秋藕絕來無續處。當時相候赤欄橋，今日獨尋黃葉路。 煙  
中列岫青無數，雁背夕陽紅欲暮。人如風後入江雲，情似雨餘黏地絮。

紅窗迥

幾日來真個醉，不知道窗外亂紅已深半指，花影被風搖碎。擁春醒乍起。 有  
個人人生得濟楚，來向耳邊問道「今朝醒未」，情性兒慢騰騰地，惱得人又醉。

一落索

眉共春山爭秀，可憐長歛。莫將清淚濕花枝，恐花也如人瘦。 情潤玉簫閑久

，知音稀有。欲知日日倚欄愁，但問取亭前柳。

虞美人

疏簾曲徑田家小，雲樹開清曉。天寒山色有無中，野外一聲鐘起送孤蓬。添  
衣策馬尋亭嶼，愁抱惟宜酒。菰蒲睡鴨占陂塘，縱彼行人驚散又成雙。

邦彥的詞，有的很雅，有的近俗，大約貴人學士最歡迎他的雅詞，市儈妓女則愛他的俗詞。

稱道邦彥詞的真是多。由他們的批評，簡直把這位作家抬作天字第一號的詞人了。  
周濟論詞雜著：「美成思力，獨絕千古。如顏平原書，雖未臻兩晉，而唐初之法，  
至此大備。後有作者，莫能出其範圍矣。」周濟又說：「鉤勒之妙，無如清真。他人  
一鉤勒使薄，清真愈鉤勒愈渾厚。」張炎說：「美成詞多用唐人詩語，隱括入律，混然天成。長調尤善鋪敘，富麗  
精工。詞人之甲乙也。」張炎說：「美成詞渾厚和雅，善于融化詩句。」賀黃公說：

「周清真詞有柳軟花暉之致，沁人肌骨，視淮海不徒娉媚而已。」彭羨門說：「美成詞如十三女子，玉艷珠鮮，未可以其軟媚而少之。」

邦彥詞本是值得我們贊美的，但這些批評，却不免過于誇張。如說邦彥喜歡用唐人詩語，實是他作詞的大毛病，故劉克莊說：「美成頗偷古句。」又如說邦彥的詞高出秦觀，也是錯誤，近人王國維說：「詞之雅鄭，在神不在貌。少游雖作艷語，終有品格。方之美成便有淑女與娼妓之別。」（人間詞話）平心而論，邦彥詞雖有不少缺點，然才力渾厚，「言情體物，窮極工巧」，終不失為一流作家。若以樂府詞方面說，邦彥尤有偉大的造詣。

李清照是樂府詞人中最偉大的一個，牠能以嚴格的規律，寫成很自然的白話詞，其成績更在周邦彥之上。

李清照自號易安居士，濟南人。生于神宗元豐四年（一〇八一）。她于文藝，具有慧

級，小時候已自不凡了。二十一歲，與大學生趙明誠結婚。這要算是清照一生最美麗的時代。由她的詞「笑語檀郎，今夜紗櫺枕簟涼」，「怕郎猜道，奴面不如花面好；雲鬢斜簪，徒要教郎比並看」，可以看出那時她倆夫婦是在享受最甜蜜的新婚生活。

青春的年華是格外容易消逝的，不知不覺的便把我們女詞人的少年送掉了。她四十七歲的那年，她夫婦跟着北宋之亡而南渡。不幸趙明誠即死于那年。

憂患餘生的李清照，從此便悲涼以終其殘生了。

李清照的漱玉詞，有人說是婉約派之宗，（王士禛語）這是一點也不錯的。清照自己是個夠溫柔的女性，她寫出來的自然不是英雄的詞，而是兒女的詞；不是粗豪的詞，而是婉約的詞。

清照的詞有兩個不同的時期。她少年時的詞是在北方做的，多半抒寫閨中閑情清愁之作；她晚年之詞是在南方做的，多半是愁苦的哀吟。前後兩個時期的詞的情調是完全兩個樣子的。

我們且舉牠幾首少年時的詞作例：

如夢令

常記溪亭日暮，沉醉不知歸路。興盡晚回舟，誤入藕花深處。爭渡，爭渡，驚起一灘鷗鷺。

又

昨夜雨疏風驟，濃睡不消殘酒。試問捲簾人，却道海棠依舊。知否？知否？應是綠肥紅瘦。

一剪梅

紅藕香殘玉簫秋，輕解羅裳，獨上蘭舟。雲中誰寄錦書來？雁字回時，月滿西樓。花自飄零水自流，一稱相思，兩處閑愁。此情無計可消除，纔下眉頭，又上心頭。

醉花陰（九日）

薄霧濃雲愁永盡，瑞腦消金獸。佳節又重陽，玉枕紗廚，半夜涼初透。東籬把酒黃昏後，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消魂，簾捲西風，人比黃花瘦。

清照的詞在當時便很有名了。相傳她的丈夫趙明誠也能詞，却不甘居清照之下，想勝過她。他把自己苦吟出來的幾十首詞，插以清照的重陽醉花陰詞，去給友人陸德夫看，陸德夫玩誦再三，最後指出絕妙的三句：『莫道不消魂，簾捲西風，人比黃花瘦』，正是李清照之作。

清照不僅工小詞，她的長詞也是寫得很好的：

鳳凰臺上憶吹簫

香冷金猊，被翻紅浪，起來慵自梳頭。任寶奩塵滿，日上簾鉤。生怕離懷別苦，多少事，欲說還休。新來瘦，非關病酒，不是悲秋。休休！這回去也，千萬遍陽關，也則難留。念武陵人遠，煙鎖秦樓。惟有樓前流水，應念我終日凝眸。凝眸處，從今又添一段新愁。

### 聲聲慢

尋尋覓覓，冷冷清清，淒淒慘慘戚戚。乍暖還寒時候，最難將息。三杯兩盞淡酒，怎敵他晚來風急？雁過也，正傷心，却是舊時相識。滿地黃花堆積，憔悴損，而今有誰堪摘？守着窗兒，獨自怎生得黑？梧桐更兼細雨，到黃昏點點滴滴。這次第，怎一個愁字了得？

李清照最會寫愁情，最會寫相思之情，她不但運用辭句很巧妙，而且最長于創造新辭。如「寵柳嬌花」，「綠肥紅瘦」，「清露晨流，新桐初引」，這些句子都是清新奇麗之甚。其壺中天慢詞云：

蕭條庭院，又斜風細雨，重門須閉。寵柳嬌花寒食近，種種惱人天氣。險韻詩成，扶頭酒醒，別是閒滋味。征鴻過盡，萬千心事難寄。樓上幾日春寒，簾垂四面，玉闌干慵倚。被冷香消新夢覺，不許愁人不起。清露晨流，新桐初引，多少遊春意。日高煙斂，更看今日晴未？



這首詞的意境不能不說是平凡的，然而字句却都是極新鮮的。李清照描寫的本領，却是能夠把那些用慣了用舊了的淺而且俗的文字，綴成一些極清新鮮麗的詞句，這是作者運用文字有特別技巧的地方。

往下，我們再看清照晚年的詞：

如夢令

誰伴明窗獨坐？我共影兒兩個。燈盡欲眠時，影也把人拋躲。無那，無那，好個淒涼的我！

武陵春

風住塵香花已盡，日晚倦梳頭。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欲語淚先流。聞說雙溪春尚好，也擬汎輕舟。只恐雙溪艤舟，載不動許多愁！

浪淘沙

簾外五更風，吹夢無踪。畫樓重上與誰同？記得玉釵斜撥火，寶篆成空。回

首案金峯，南詞煥發。一江春浪醉醒中。留得羅襟前日淚，彈與征鴻！

我們如想自李清照晚境淒涼的生活，便知道這些詞完全是寫實的作品。清照的生平，可以說和李後主完全是一樣，前半期是喜劇，後半期是悲劇。兩人的詞也有很多共同點：李後主不喜歡用典，喜歡用自己造的詞句來描寫；李清照也不喜歡用典，喜歡用自己造的詞句來描寫。李後主的詞多是用通俗的字句，來表現極深摯的情感；李清照的詞也多是用通俗的字句表現極深摯的情感。詞家之有二李，真可以說是詞史上的雙喜哩。

北宋末年有幾位詞人，除周邦彥、李清照而外，尚有晁補之、康與之等，然其作品則並不遠了。

## 第四章 宋詞(下)

詞至南宋，更加緊地繁衍起來。

就詞集之流傳至今者加以計算：毛晉輯宋六十一家名詞，北宋只有二十三家，南宋却得三十八家。王鵬運四印齋彙刻詞于毛刻三十八家之外，又得南宋詞三十二家。朱祖謀彙村叢書又于王刻之外，復得七十一家。丟開別的刻本不算，單就這三家所刻，南宋詞人作集，已有一百四十一家。這還是指遺留下來的專集而言。至于選集，有黃昇的中興以來絕妙詞選，始於康與之，終於洪璣，共八十九家；周密的絕妙好詞選，始於張孝祥，終於仇遠，共一百三十二家，這都是南宋有名的詞家，所謂文人的詞。至於那優伶歌妓，販夫走卒的詞，還不計算呢。故單就詞量數的發達方面講，北宋比南宋又『瞠乎其後』了。

南宋詞何以這樣特殊地發達起來呢？

南宋詞之有「特殊」的發展，其最大的原因，不能不歸功于宋徽宗倡導詞學之力。我們知道北宋那些帝王，都是極力提倡禮法道德，厭惡浮華的。柳永的詞被黜于仁宗，就是一個最好的例。徽宗自己是一個富有才華，愛好文學的皇帝，他不但會作詞，喜歡作詞；而且引用詞人，召周邦彥爲大晟樂正。有了這一個强有力的詞的提倡者，把文學的趨向，完全轉移到詞壇裏來了。向來不做詞人也做起詞來了。後來北宋陷于金，這些詞人都跑到南方來了。于以造成南渡詞壇的發達。

## 一 南渡詞壇

南宋詞最發達的時期，當推南渡時期。

當着北宋詞人還沒有南渡的時候，那時中原無事，社會昇平，他們的生活都是沈醉在笙歌艷舞的繁華裏面，他們的作品也都是些「靡靡之音」。不料綺華的好夢是這般容易消逝的，金人鼙鼓動地來，把宋室臣民，趕得倉皇南渡。這時老皇帝被難了，

新皇帝只偏居江南，眼望着中原之地，被蹂躪于異族。有血性的人，看了都要難過，都要感慨生哀的。因此，他們的作品都帶着一種悲壯感慨的調子。這可以說是南渡詞人的詞的特徵。(自然也有例外的) 往下我們且依次來詮敘南渡詞人的作品吧。

陳與義是宋代大詩人之一。字去非，其先居京兆，後遷洛陽，(或謂其先蜀人)自稱洛陽陳某，號簡齋。他天資卓偉，兒時已能作文，得着很好的文學。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，授開德府教授，轉遷大學士，擢符寶郎。南渡後，避亂襄漢，轉湖湘，踰嶺嶠。嘉祥召爲兵部侍郎。後累升擢。紹興七年，參知政事。(一一〇九〇——一一三八)卒時才四十九歲。著有簡齋集。宋史稱其「尤長於詩。體物寓興，清遠紆餘，高舉橫厲，上下陶謝韋柳之間。」其詞亦負盛名，所作無任詞一卷雖只十八首小詞，却首首可傳。最負盛名的是一首虞美人和一首臨江仙詞：

虞美人 (太光祖席醉中賦)

張帆欲去仍搔首，更醉君家酒。吟詩日日待春風，及至桃花開後却忽忽。歌聲頻爲行人咽，記着尊前雪。明朝酒醒大江流，滿載一船離恨向衡州！

臨江仙（夜登小閣憶洛中舊遊）

憶昔午橋橋上飲，坐中多是聚英。長溝流月去無聲，杏花疏影裏，吹笛到天明。  
。二十餘年如一夢，此身雖在堪驚！閑登小閣看新晴。古今多少事，漁唱起三更。

此詞乃與義甫渡後所作，那時少年意氣，感慨自多。如定風波（重陽）：

九日登高有故常，隨時隨雨一傳觴。多病題詩無好句，孤負黃花今日十分黃。

記得眉山文會老，曾道四時佳節是重陽。江海滿前懷古意，誰會闌干三撫獨漈涼！

黃日升花港詞選稱與義的詞「可摩坡仙蘇軾之壘。」胡仔茗溪漁隱叢話亦稱其詞

「清婉奇麗。」方回瀛奎律髓說：「以詞論，則師道爲勉強學步，庭堅爲利鈍互陳，

皆迥非與義之敵矣。」紀昀四庫全書提要亦稱與義的無任詞爲：「吐言天拔，不作柳  
詞鶯嬌之態，亦無蔬筍之氣，殆于首首可傳。」

\*

\*

\*

\*

葉夢得是一個富有經濟才的人。字少蘊，蘇州吳縣人。他幼年嗜學，喜談論，登  
紹聖四年進士第，調丹陽尉。徽宗時，以蔡京薦，累遷翰林學士，擢升龍圖閣直學士  
。南渡後，遷翰林學士兼侍讀，除戶部尚書。晚年請老，提舉臨安府洞霄宮。以崇信  
軍節度使致仕。卒于湖州，贈檢校少保。(一〇七七——一一四八)

夢得自號石林居士，著有石林詩話，頗不滿意于蘇黃一派的詩。但他的詞却很有  
蘇軾那一派豪放的風味：

滿庭芳

楓落吳江，扁舟搖蕩，暮山斜照催晴。此心長在，秋水共澄明。底事經年易換  
？驚遺恨，悄悄難平。臨風處，佳人萬里，霜笛與誰橫？長城誰敢犯？知君

五子，元有詩聲。笑茅舍何時歸此真成？絲髮朱顏老盡，柴居在，行即終行。  
聊相待，狂唱醉舞，雖老未忘情。

### 水調歌頭

霜降碧天靜，秋事促西風。寒聲隱地初聽，中夜入梧桐。起瞰高城四顧，暮落  
關河天里，一醉與君同。疊鼓關清曉，飛騎引雕弓。歲將晚，客爭笑，問衰  
翁：平生豪氣安在？走馬爲誰雄？何似當筵虎士，揮手弦聲響處，隸雁落道空  
。老矣真堪惜，回首望雲中。

關注序葉夢得石林詞說：「其詞婉麗，卓有溫李之風。晚歲落其華而實之，能于簡淡  
時出雄傑，合處不減靖節東坡之妙。」毛晉也說：「石林詞卓有林下風，不作柔語  
人，真詞家逸品也。」

他的小詞也有寫得很好的：

### 蝶戀花



薄雪消時春已半，踏遍蒼苔，手挽花枝看。一縷遊絲牽不斷，多情更覺蜂兒亂。  
○ 盡日平波回遠岸，倒影浮光，却記冰初泮。酒力無多吹易散，餘寒向晚風  
驚慢。

菩薩蠻 (湖光亭晚按)

平波不發蕪葦遠，清霜半落沙痕淺。烟樹晚微茫，孤鴻下夕陽。梅花消息近  
，試向南枝問。記得水邊春，江南別後人。

葉夢得詞有「格」而乏「韻」，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缺點，拿他來比陶潛，實在是不倫不類，但在南渡的詞人中，總要算一個很有氣魄的詞人。

范成大字致能，吳郡人。生於北宋欽宗靖康元年，(一一二六)卒於南宋光宗紹熙四年。(一一九三)紹興中進士。累官權吏部尚書，參知政事。尋帥金陵，以病請開。

進資政殿學士，領樞密院事，加大學士。死時年六十八。(一一二六——一一九三)

自然。

他是南宋大詩人之一，是寫田園山水的聖手，他的詞，特別是小詞，很長于描繪

### 鷓鴣天

嫩雨重重看得成，曲闌幽檻小紅英。醺醺加上蜂兒鬧，楊柳行間燕子輕。春  
院曉，客愁容，殘花殘酒片時清。一杯且買明朝事，送了斜陽月又生。

### 醉落魄

樓鳥飛絕，絳河綠霧星明滅。燒香曳簾眠清樾，花影吹笙，滿地淡黃月。好  
風醉竹聲如雪，昭華三弄臨風咽，髣髴撩亂綸中折。涼滿北窗，休共軟紅說！

### 秦樓月

窗紗薄，日穿紅幔籠梳掠。催梳掠，新晴天氣，畫檐聞鶯。海棠逗曉都開却，  
小雲先闌闌干角。闌干角，楊花滿地，夜來風惡。

范成大的詞很有飄逸高妙的境界，如其詩，亦如其人。因為作者在政治上生活最

適意，生平沒有甚麼失意的悲劇，他的心靈永遠是閑適的，所以他的詞寫出來也永遠是這樣有幽逸之趣。

向子諲字伯恭，臨江人。以恩補官。南渡初，歷徽猷閣直學士，罷知平江府。金使議和將入境，子諲不肯拜金詔，忤秦檜意，乃致仕，卜居於清江五柳坊楊邊道之別墅，號所居曰蘇林，自稱蘇林居士。(一〇八六——一一五三)

子諲的詞有兩個不同的時期，前期是在江北的舊詞，後期是在江南的新詞。當北宋的末年，中原雖已危機四伏，但表面上仍是太平景象。恰好徽宗又是一位享樂主義的皇帝，笙歌艷舞，一味追逐繁華。那時向子諲少年顯貴，不知淒涼感慨爲何物，所以他的作品都是一些曼艷的小詞：

浣溪紗

曾是襄王夢裏仙，嬌癡恰恰破瓜年，芳心已解品朱絃。  
淺淺笑時雙鬢媚，

盈立處綠雲偏，稱人心事盡人憐。

相見歡

亭亭秋水芙蓉，翠團中，又是一年風露笑相逢。天機畔，雲錦亂，思無窮。  
路隔銀河，猶解嫁西風。

梅花引（戲代李師明作）

花如頰，梅如葉，小時笑弄堦前月。最盈盈，最惺惺，悶愁未識，無計定深情。  
。十年空省春風面，花落花開不相見。要相逢，得相逢，須信靈犀，中自有  
心通。

這時的向子諲正是沈靡在綺華的好夢裏面。及南渡後，一方面國破家亡之慘，很悲哀的刺激他的心靈；同時，他又指揮戰場，身經苦戰，在金人圍困的城裏死守很久，在亂軍中逃出來幾乎被殺。這許多痛苦生活，把他訓練成一個慷慨豪放的人生；所以他南渡以後的詞，也變成慷慨豪放的風調。胡寅序酒邊詞，至以子諲列之於蘇軾一派

向鏞是南渡詞人之一，他的生平事蹟無可考。朱彛尊詞綜記他：「字豐之，河內人，有樂齋詞二卷。」今其樂齋詞已大部分散佚了。從殘餘下來的向鏞詞中，我們能夠看出他的作品藝術，是有高貴的價值的：

如夢令

春斷綠窗鶯語，消遣客愁無處。小楹俯青郊，恨滿楚江南路。歸去，歸去，花落一川烟雨。

又

樓上千峯翠嶽，樓下一海清淺。寶簾酒醒時，枕上月華如練。留戀，留戀，明日水村煙岸。

又

野店幾杯空酒，醉裏兩眉長皺。已自不成眠，那更酒醒時候！知否？知否？直是爲他消瘦。

向鎬在當代既不是文人學士之列，又沒有做過大官，故其名不顯。但他的詞的好處，却是無法否認的。雖散佚甚多，終不至於失傳。不用誇張的話來形容，「直教近俗」四個字，便是向鎬詞最好的批評。茲再舉他的一首詞作例：

朝中措

平生此地幾經過，家近奈情何？長記月斜風勁，小舟猶渡煙波。而今老大，數消意減，只有愁多。不似舊時心性，夜長聽徹漁歌。

周紫芝字少隱，宣城人。舉進士，歷任樞密院編修，右司員外郎，知興國軍。他曾經從張來，李之儀學詩，他的詞學晏幾道。（紫芝自云：「予少時酷喜小晏詞。」）  
紀昀四庫全書提要謂：「紫芝填詞，本從晏幾道入，晚乃刊除穢麗，自爲一格。」其

詞如：

清平樂

烟鬢斂翠，柳下門初閉。門外一川風細細，沙上暝禽飛起。今宵水畔樓邊，風光宛似當年。月到舊時明處，共誰同倚欄干？

又

青春欲暮，柳下鶯飛絮。月到塔前梅子樹，啼得杜鵑飛去。人歸不掩朱門，一成過了黃昏。只有瑣窗紅蠟，照人猶自消魂。

秦樓月

東風歇，香塵滿院花如雪。花如雪，看看又是黃昏時節。無言獨自添香鴨，相思情緒無人說。無人說，照人只有西樓斜月。

生查子

春寒入翠帷，月淡雲來去。院落半晴天，風撼梨花樹。人醉掩金鋪，閑倚秋

千柱。滿眼是相思，無說相思處。

周紫芝的詞終究不曾脫掉小晏詞的風調，尤其是他寫的幾首鷓鴣天詞，幾乎令人疑是小山集裏面的作品：

鷓鴣天

花褪殘紅綠滿枝，嫩寒猶透薄羅衣。池塘雨細雙鴛睡，楊柳風輕小燕飛。人別後，酒醒時，午窗殘夢子規啼。尊前心事誰人問，花底閑愁春又歸！

又

一點殘紅欲盡時，乍涼秋氣滿屏幃。梧桐葉上三更雨，葉葉聲聲是別離。調寶瑟，撥金猊，那時同唱鷓鴣詞。如今風雨西樓夜，不聽清歌也淚垂！

孫競序竹坡詞，稱其『清麗婉曲』。他的詩在南宋也有名。

陳克字子高，臨海人。紹興中爲敕令所刪定官。自號赤城居士，僑居金陵。他遺



留下來的一卷赤城詞，雖然篇幅不多，每一首都值得我們玩味的。作者本來是一個詩人，李庚稱他的詩很有「情致」，但遠不如他的詞之工。我們隨便舉他的幾首詞作例：

好事近 (石亭探梅)

尋徧石亭春，點點翠山明滅。竹外小溪深處，倚一枝寒月。淡雲疏雨若無情，得折便須折。醉帽風鬟歸去，有餘香愁絕。

謁金門

春寂寂，綠暗溪南溪北。溪水沈沈天一色，鳥飛春樹黑。腸斷小樓吹笛，醉裏看朱成碧。愁酒眼前遮不得，可憐雙鬢白！

菩薩蠻

綠蕪纏繞青苔院，中庭日淡芭蕉捲。蝴蝶上階飛，風簾自在垂。玉鈎雙語燕，寶鏡揚花磚。幾處鶯聲醉，絲窗春夢輕。

## 臨江仙

枕帳依依殘夢，齋房忽忽餘醒。薄衣團扇繞階行。曲闌幽樹，看得綠陰成。  
檐雨爲誰凝咽？林花似我飄零。微吟休作斷腸聲。流鶯百轉，解道此時情。

陳克是一個多情善感的詞人，眼前的一切都足以引起他的悲哀。如：「餘香」，「吹笛」，「勝冷」，「燈昏」，「檐雨」，「林花」，都是他哀吟的資料。他的詞表現想像力是很強的。

他不懂愁詞寫得好，艷詞也寫得好：

### 浣溪紗

淡墨花枝掩薄羅，嫩藍裙子窳湘波，水晶新樣儂風荷。問着似羞還似惡，惱  
來成笑不成歌，芙蓉帳裏奈君何。

### 謁金門

春漏促，誰見兩人心曲。罨畫屏風銀蠟燭，淚珠紅燄歛。懊惱歡娛不足，只

許夢中相送。今夜月明何處宿，畫橋春水綠。

周濟論詞雜著對於陳克有很誇張的批評：「子高不甚有重名，然格韻絕高，昔人謂晏周之流亞。晏氏父子，俱非其敵。以方美成，則又擬於不倫。其溫韋高弟乎？」陳克實在南宋一個可貴的詞家，但說晏殊晏幾道的詞都比不上他，則未免獎飾過分了些吧。

呂渭老，一作濱老字聖求，嘉興人。他南渡後的詩，感慨極深，如「愛國憂身到白頭，此生風雨一沙鷗」，又「尙喜山河歸帝子，可憐麋鹿入王宮」。可是，他的詞却失掉這種感慨了。在他的聖求詞裏面有時還可以發現極曼艷的詞，例如：「裙長步漸遲，扇薄羞難掩。裊裊倚郎肩，問路眉先斂。踏青南陌回，倚醉開嬌靨。今夜更同行，忍笑勻妝臉」。(生查子)不過這種詞不能代表呂渭老完全的作風。楊慎詞品稱其「望海潮，醉蓬萊，撲蝴蝶近，惜分敘，薄倖，選冠子，百宜嬌等闕，佳處不減少游

；東風第一枝（詠梅）不減東坡之綠毛么風。」惜分釵乃作者自製新譜，其詞最足以代表呂渭老：

春將半，鶯聲亂，柳絲拂馬花迎面。小堂風，暮樓鐘，草色連雲，曠色連空，重重！秋千畔，何人見？寶釵斜照春妝淺。酒霞紅，與誰同？試問別來，近日情侬：·仲仲！

趙師秀稱渭老詞：「嫵媚深窈，視美成耆卿，伯仲耳。」我們且不必拿渭老去比美成耆卿，或是比秦少游蘇東坡，那是無多意義的比較；總之渭老的詞的情致是很深的。他又喜歡用白話來寫詞，而且寫得好：

### 蝶戀花

花枝撩人紅入眼，可是東君要人腸寸斷？欲訴深情春不管，風枝雨葉空撩亂。謾插一枝飛一盞，小賞幽期，破我平生願。珍約未成春又短，但憑蝴蝶傳深怨。

小重山

雨洗簷花濕畫簾，知他因甚地，瘦厭厭？玉人風味似冰蟾，愁不見，煙霧曉來添。煩惱舊時語，新來一段事，未心甘。滿懷離緒過春蠶。燈殘也，誰見我眉尖！

一落索

蠟帶殘聲柳別樹，晚涼房戶。秋風有意染黃花，下幾點淒涼雨。渺渺雙鴻飛去，亂雲深處。一山紅葉爲誰愁？供不盡相思句。

呂渭老的小詞長詞都寫得很好。

\*

\*

\*

\*

蔡伸字伸道，莆田人。宣和中，官彭城倅，歷左中大夫。他曾與向子諲同官彭城，所以唱酬之作不少。紀昀四庫全書提要稱：「伸詞固遜子諲，而才致筆力，亦略相伯仲」。其實，以我們的眼光看來，蔡伸詞的缺點只是格調不高，他的才華較子諲還

怕要羞勝一籌。詞例：

卜算子

前度月回時，月下相攜手。今夜天邊月又圓，夜色如清晝。風月渾依舊，水館空回首。明夜歸來試問伊：曾解相思否？

西地錦

寂寞悲秋懷抱，掩重門悄悄。清風暗月，朱闌畫閣，雙鴛池沼。不忍今宵重到，惹離愁多少？蓬山路香，藍橋信阻，黃花空老。

長相思

我心堅，你心堅，各自心堅石也穿，誰言相見難？小窗前，月嬋娟，玉困花柔並枕眠，今宵人月圓。

相見歡

樓前流水悠悠，駐行舟，滿目寒雲衰草使人愁！多少恨？多少淚？幾遲留。

何似蔘然拚捨去來休。

昭君怨

一曲雲和松響，多少離愁心上？寂寞掩屏帷，淚沾衣！  
最是銷魂處，夜夜綺  
窗風雨。風雨伴愁眠，夜如年！

蒼梧謠

天！休使圓蟾照客眠。人何在？桂影自嬋娟。

這些詞都寫得很好。大概作者受歐陽修晏幾道的詞的影響不少，不喜歡使用典故，而清新綽約，情致嫣然。實南渡詞人中的健者。

趙長卿自號仙源居士，宋之宗室。他的詞有惜香樂府十卷。毛晉稱其：「不棲志繁華，獨安心風雅，……雖未敢與南唐二主相伯仲，方之徽宗，則迥出雲霄矣」。長卿的詞自是南宋一大家，毛晉所稱是不错的；但說比徽宗「迥出雲霄」乃是荒謬之

論。其實，長卿正不必壓倒徽宗，才佔着詞壇上名貴的地位。我們試讀他的詞：

畫堂春（長新亭）

小亭烟柳水溶溶，野花白白紅紅。惱人池上晚來風，吹損春容。又是清明天氣，當年小院相逢。憑欄幽思幾千重，殘杏香中。

清平樂

紫簫聲斷，窗底春愁亂。試著春衫羞自看，窄似年時一半。一春長病厭厭，新來愁病重添。香冷倦熏金鴨，日高不捲珠簾。

長相思

欲愁眉，恨依依，腸斷關情怨別離，雲中過雁悲。瘦因誰？病因誰？屈指無言付後期，此時人怎知？

卜算子（亭上納涼）

新月掛林梢，暗水鳴枯沼。時見疎星落畫簷，幾點流螢小。歸意了無多，故



作連環透。欲寄新詩問採菱，水闊烟波渺。

蝶戀花(登樓晚望聞歌聲清婉而作)

閉上西樓供遠望，一曲新聲，巧媚，隴家唱？獨倚危欄聽半餉，吳江快瀉澄無浪。清淚恰同春水漲，拭盡重流，觸事如何向？不覺黃昏燈已上，舊愁還是新愁樣。

臨江仙

過盡征鴻來盡雁，故園消息茫然。一春憔悴有誰憐？懷家寒食夜，中酒落花天。  
見說江頭春浪渺，殷勤欲送歸船。別來此處最縈牽。短篷南浦雨，疎柳斷橋烟。

長卿也是一位白話詞人，他大約沒有做過官，得以盡情去享受自己的生活，盡情去做詞，所以寫下來了十卷之多的惜香樂府，在南渡詞人中要算是詞成績最多的一個。

張元幹字仲宗，別號蘆川居士，長樂人。（一作三山人）紹興中因胡銓上書乞斬秦檜被謫，元幹作賀新郎詞送之，坐是除名。元幹在當時本是李綱主戰那一派的人，秦檜當國後，他們滿腔愛國傷時的忿氣，無處發洩，恰好遇着胡銓爲秦檜的事情被謫，他便寫了一首長詞送胡銓，把自己懷念故國，感慨山河，鬱抱不平之氣，毫無顧忌的盡情抒寫出來：

賀新郎（送胡邦衡待制赴衡州）

夢繞神州路，悵秋風，連營畫角，故宮離黍。底事崑崙傾砥柱？九地黄流亂注，聚萬落千村狐兔。天意從來高難問，况人情老易悲難訴。更南浦，送君去。

涼生暗柳催殘暑，耿斜河，疎星淡月，斷雲微度。萬里江山知何處？回首對床夜語。雁不到，書成誰與？月盡青天懷今古。肯兒曹，恩怨相爾汝。舉大白，聽金縷。

這首詞雖不是元幹最好的作品，而悲壯慷慨，最足以象徵元幹的人格。至於代表作者的

在藝術方面成功的詞，我們要另舉幾首作例：

菩薩蠻

拍堤綠漲桃花水，畫船穩泛東風裏。絲雨濕苔錢，淺寒生禁煙。江山留不住，却載笙歌去。醉倚玉搔頭，幾曾知旅愁。

又

春來春去催人老，老夫爭肯輸年少。醉後少年狂，白髭殊未妨。插花還起舞，管領風光處。把酒共留春，莫教花笑人。

如夢令

臥看西湖煙渚，綠蓋紅妝無數。簾捲曲欄風，拂面荷香吹雨。歸去，歸去，笑損花邊鷗鷺。

踏莎行(別意)

芳草平沙，斜陽遠樹，無情桃李江頭渡。醉來扶上木蘭舟，將愁不去將人去。

薄劣東風，天斜飛絮，明朝重覓吹笙路。碧雲香裏小樓空，春光已到銷魂處。

### 清平樂

明珠翠羽，小綰同心縷。好去吳淞江上路，寄與雙魚尺素。蘭橈飛取歸來，愁眉待得伊開。相見嫣然一笑，眼波先入郎懷。

毛晉評元幹詞云：『人稱其長於悲憤，及讀花蕊，草堂所選，又極熾秀之致，真堪與片玉，白石，並垂不朽。』

張孝祥字安國，號于湖，原爲蜀之簡州人。徙居歷陽烏江，亦稱烏江人。生於南宋紹興初年。少負才華。紹興二十四年廷對第一，授承事郎，因忤秦桧，屢遭遷黜。及檜卒，始得降遇。累官中書舍人直學士院，兼督府參贊軍事，領建康留守。尋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，進顯謨殿直學士。孝宗初年卒。時方三十六歲，故孝宗有『用才不

盡」之歎。其詞在當代很負盛名，爲朱敦儒所驚賞。朝野遺記稱其在建康留守席上，賦六州歌頭一闋，感憤淋漓，主人爲之罷席而入。其詞云：

長淮望斷，關塞莽然平。征塵暗，霜風勁，悄邊聲，黯銷凝。追想當年事，殆天數，非人力。洙泗上，絃歌地，亦殫腥。隔水氈鄉，落日牛羊下，區脫縱橫。看名王宵獵，騎火一川明。笳鼓悲鳴遣人驚。念腰間箭，匣中劍，空埃蠶，竟何成？時易失，心徒壯，歲將零。渺神京。干羽方懷遠，靜烽燧，且休兵。冠蓋使，紛馳轡，若爲情。聞道中原遺老，常南望，翠葆霓旌。使行人到此，忠憤氣填膺，有淚如傾！

作者是一位極力主張北伐的人，此詞忠憤慷慨，適足以代表其人格與懷抱。魏了翁稱孝祥聲名著於湖湘，過洞庭賦念奴嬌，在集中最爲傑特。其詞云：

洞庭青草，近中秋，更無一點風色。玉界瓊田三萬頃，著我扁舟一葉。素月分輝，明河共影，表裏俱澄徹。悠然心會，妙處難與君說。應念嶺表經年，孤

光自照，肝膽皆冰雪。短髮蕭疏襟袖冷，穩泛滄溟空闊。盡吸西江，細斟北斗，萬象爲賓客。叩舷獨嘯，今夕不知何夕？

孝祥的小詞又是一種風味：

西江月（丹陽湖）

閒訊湖邊春色，重來又是三年。東風吹我過湖船，楊柳絲絲拂面。世路於今已慣，此心到處悠然。寒光亭下水連天，飛起沙鷗一片。

眼兒媚

曉來江上荻花秋，做弄箇離愁。半竿殘日，兩行珠淚，一葉扁舟。須知此去應難遇，直待醉方休。如今眼底，明朝心上，後日眉頭。

湯衡序孝祥的詞說：『于湖平昔爲詞，未嘗著稿，筆酣興健，頃刻即成。』我們讀過于湖詞，也覺得淋漓奔放，一氣呵成，是孝祥詞的優點。其缺點則在過於疎忽文字上的技巧。

以上共選錄詞人十二家。此外尚有最重要的詞人朱敦儒，辛棄疾，陸遊，劉過等，則在下面另有較詳細的敘述。至於不甚重要的作者，則放在宋詞人補誌一段去講了。

## 一 南宋的白話詞

南宋偏安已定後的詞壇，顯然形成兩個不相同的詞派，一派是專作白話詞，一派是專作古典詞。南宋的前期，是白話詞發展的時期；南宋的後期，是古典詞盛行的時期。

請先講南宋的白話詞。

這一派的詞，是繼承蘇軾的作風而來的。其好處就是能夠用活潑的文字，來表現作者的真性情。用詞而不爲詞所使。使每一個詞人的個性風格，都能在詞裏面活繪出

來。這，一方面把詞的應用的範圍擴大了，一方面又把詞的文學價值抬高了。

南宋的白話詞人，最珍貴的要算朱敦儒，辛棄疾，陸游，劉過，劉克莊，朱淑貞諸人。

首先我們要介紹樵歌的作者朱敦儒。

敦儒字希真，河南洛陽人。他的生卒年都不可考，（據胡適的考證，他大概於時宗元豐初年，約當一〇八〇；死於孝宗淳熙初年，約當一一七五年。）他少年時，志行很高，以布衣而負朝野的重望。靖康中，被召至京師，朝廷給他以學官的位置，他說：「麋鹿之性，自樂閑曠，爵祿非所願也。」辭還山。南渡後，高宗詔舉草澤才德之士，又有人薦朱敦儒，說是「有文武才」，高宗召他，他又辭不就。避亂客南雅州。後來經過好幾次的徵召，他的老朋友也勸他去輔翼皇帝做「中興」的事業，他才動心，才去應徵。賜進士出身，爲秘書省正字，又兼兵部郎官。遷兩浙東路提點刑獄



。後以『專立異論』的罪狀，爲諫議大夫汪勃所劾，遂遭罷免。紹興十九年（一一四九）上疏乞歸。秦檜當國的時候，喜用文人，復除敦儒爲鴻臚少卿。檜死後，敦儒也被廢了。評朱敦儒的人，往往譏其晚節不終。其實朱敦儒的個人，實在是名利心很淡的，從他的詞處處都可以看得出來。

鷓鴣天

我是清都山水郎，天教懶慢帶疏狂。曾批給露支風敕，累奏留雲借月章。詩萬首，酒千觴，幾曾着眼看侯王？玉樓金闕慵歸去，且插梅花寄洛陽。

朝中措

先生筇杖是生涯，挑月更擔花。把住都無憎愛，放行總是煙霞。飄然歸去，旗亭問酒，蕭寺尋茶。恰似黃鸝無定，不知飛到誰家？

好事近

漁父長身來，只共釣竿相識。隨意轉船回棹，似飛空無跡。蘆花開落任浮生

，長醉是良策。昨夜一江風雨，都不曾聽得。

又

猛向這邊來，得個信音端的。天與一輪釣線，領煙波千億。紅塵今古轉船頭

，鷗鷺已陳跡。不受世間拘束，任東西南北。

好了，不再舉例了，像這樣的詞在朱敦儒的樵歌裏面真是不知多少，處處都表現作者的性情是浪漫的，是任性的，是無拘無束的。我們明白了作者是這一種閑散詩人的性格，然後才能夠進而賞鑑他的詞。

樵歌的好處，簡言之，就是白話的好處。

在北宋的詞人中，也有不少會寫白話詞的，如歐陽修蘇軾們都常常寫近乎白話的詞，但總嫌文雅氣太重。只有一個柳永是專門寫白話詞的。但他作詞喜歡寫長調，過於鋪敘，人家都嫌他風調不高。在宋人中一方面能用純粹的白話來寫詞，同時詞的風調又高的，怕只有朱敦儒和辛棄疾兩人吧。辛棄疾不免用典使事，有時還要掉掉書袋

；朱敦儒則專寫純粹的白話詞：

柳枝

江南岸，柳枝；江北岸，柳枝；折送行人無盡時，恨分離，柳枝。酒一杯，柳枝；淚雙垂，柳枝；君到長安百事違，幾時歸？柳枝。

敦儒的長調，不很寫得好，小詞則多傑作。

如夢令

一夜秋風秋雨，客恨客愁無數。我是臥雲人，悔到紅塵深處。難住，難住，拂袖青衫歸去。

相見歡

瀧州幾番清秋，許多愁！歎我等閑白了少年頭！人間事，如何是？去來休！自是不歸；歸去有誰留？

好事近

搖首出紅塵，醒醉更無時節。活計綠箋青笠，慣披霜衝雪。晚來風定釣絲閑，上下是新月。千里水天一色，看孤鴻明滅。

### 臨江仙

生長西都逢化日，行歌不記流年。花間相遇，酒家眠；乘風遊二室，弄雪過三川。莫笑衰顏雙鬢改，自家風味依然。碧潭明月水中天。誰閑如老子，不肯作神仙。

朱敦儒一味是享受他那種瀟灑玩世的生活，他的詞自然也是那一套味兒。可是，我們的詞人，不幸生在這個大變亂時代，有時，當他想到中原淪于異族，故鄉不可復歸的時候，也不免引起他無邊的感慨來：

### 相見觀

金陵城上西樓，倚清秋，萬里夕陽垂地大江流。中原亂，簪纓散，幾時收？試倩悲風，吹淚過揚州。

桃源憶故人

西樓殘日無人到，依舊紅圍綠繞。樓下落花誰掃？不見長安道。碧雲望斷無音耗，倚徧欄干殘照。試問淚彈多少？濕徧樓前草！

采桑子 (彭浪磯)

扁舟去作江南客，旅雁孤雲，萬里煙塵，回首中原淚滿巾。碧山對晚汀洲冷，楓葉蘆根，日落波平，愁損辭鄉去國人。

這種性質的詞在樵歌裏面誠然是不多，但很可以代表作者一個時期的作風。

敦儒的詞，曾經被許多詞論家稱讚的。黃昇花菴詞選說：「希真京郡名士，詞章擅名，天資曠遠，有神仙風致。」汪叔耕稱樵歌：「多塵外之想，雖雜以微塵，而其清氣自不可沒。」近人胡適說：「詞中之有樵歌，很像詩之有擊壤集。（邵雍的詩集）但以文學的價值而論，朱敦儒遠勝邵雍了。將他比陶潛，或更確切吧？」（詞選）

現在我們要講到南宋的白話大詞家辛棄疾。

王維國在他的人間詞話評辛棄疾說：「南宋詞人，白石（姜夔）有格而無情，劍南（陸遊）有氣而乏韻，其堪與北宋人頡頏者，惟一幼安（辛棄疾）可耳。」王氏的批評，似乎還不能使我們十分滿意，辛棄疾不但是南宋第一大詞人，在全宋的詞人中，也要算最偉大的作家，豈僅「與北宋人頡頏」而已。

辛棄疾字幼安，號稼軒，濟南歷城人。生于宋高宗紹興十年（一一四〇），那時宋已經南渡十餘年，造成偏安之局了。棄疾是在金人統治之下生長的。小時與黨懷英同學，人稱「辛黨」。後來黨習事金，棄疾則歸南。那正是他二十一歲的時候，適金主亮大敗北還，被殺，耿京在山東起兵，自稱天平節度使，節制山東河北諸軍，用棄疾掌書記，從此黨這位少年英雄的事業便開始了。有一次，一個被棄疾招撫來歸耿京的僧端義，一夕忽竊印而逃，耿京嚇得惶恐無狀，欲殺棄疾。棄疾立即限期追斬僧端義以復命。這件事獲得耿京的最大信仰。後來棄疾勸耿京附南宋，耿京便派他

奉表歸南，不幸這時歐京忽爲其部下張安國所殺以降金，棄疾馳返海州，立即聚集舊部，夜襲金營，生擒張安國回來，戮之于市。這件事又受高宗的激賞，差他爲江陰簽判。從這時起他做了十幾年安定的官，到四十歲的時候，他已經做到湖南安撫使了。那時三湖盜起，聲勢浩大，孝宗命他去討撫。他依次剿殺了賴文政諸大盜。于時，棄疾便設計創設飛虎營，以屏障東南半壁。這件事經過了許多的反對，而且被壞，孝宗竟降了金字牌來阻止的詔令。棄疾乃不顧君命，以最敏捷的手段，在最短時期，招集步軍二千人，馬軍五百人，成功他的飛虎營。軍成，雄鎮一方，爲江上諸軍之冠。後來，棄疾『繪圖繳進』，孝宗也沒有話說。

他在江西做安撫使的時候，恰遇江右大饑，他也用很簡單的方法救濟了多數的民衆。朱熹稱贊他『雖只蠶法，便有方略。』

他和陳同甫與朱熹都很要好，同甫是常受他接濟的。朱熹死的時候，『僞學禁方嚴，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。棄疾爲文往哭之曰：「所不朽者，垂萬世名。孰謂公死？」

凜凜猶生！」(宋史四百零一卷本傳)我們知道辛棄疾是充滿了英雄思想的人，雖一級一級的升做高官，但他是不願意老守着偏安的局面，他和岳飛一樣的抱着恢復中原直搗黃龍的宏願，所以韓侂胄倡議伐金，他是最贊成的一個。不幸棄疾這時已經很老了，六十多歲的老頭子了，再不能去衝鋒陷陣了，只有抑鬱無聊，只有感慨生哀，只有將心頭沉痛蒼涼之感，抒之于詞。我們讀他的鷓鴣天：

壯歲旌旗擁萬夫，錦帶突騎渡江初。燕兵夜娖銀胡轡，漢箭朝飛金僕姑。追

往事，歎今吾！清風不染白髭鬚。却將萬字平戎策，換得東家種樹書。

哦！在這首詞裏面，包涵了這位老英雄多少青年回憶的哀感！可是，「春風不染白髭鬚」，老終歸是老了。棄疾死時，正是韓侂胄的北伐軍敗後，主和的人殺了韓侂胄的頭去向金人求和的那年(一一二〇七)；他身後的恩榮都被主張北伐的關係全被剝削了。直到宋末德祐初年，朝廷始允許謝枋得的請求，追贈少師，諡忠敏。

因為辛棄疾是一個英雄豪邁的個性，所以他的詞也是豪放肆溢。梨莊說：「稼軒



營弱宋末造，負管樂之才，不能盡展其用，一腔忠憤，無處發洩，故其悲歌慷慨抑鬱無聊之氣，一寄之于詞。『這是不錯的，辛棄疾的詞雖不必全部都是抒寫忠憤之作，但其作品，很多是追憶往事，哀感今朝的悲歌，例如：

破陣子 (爲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)

醉裏挑燈看劍，夢回吹角連營。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絃翻塞外聲；沙場秋點兵。馬作白盧飛快，弓如霹靂弦驚。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贏得生前身後名；可憐白髮生！

永遇樂 (京口北固亭懷古)

千古江山，英雄無覓孫仲謀處。舞榭歌台，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。斜陽草樹，尋常巷陌，人道寄奴曾住。想當年，金戈鐵馬，氣吞萬里如虎。元嘉草草，封狼居胥意，贏得倉皇北顧。四十三年，望中猶記燈火揚州路。可堪回首？佛狸祠下，一片神鴉社鼓。憑誰問：廉頗老矣，尙能飯否？

賀新郎（別茂嘉十二第）

綠樹聽鶉鷓；更那堪，鷓鴣聲住，杜鵑聲切。啼到春歸無啼處，苦恨芳菲都歇。算未抵，人間離別。馬上琵琶關塞黑，更長門翠辇辭金闕。看燕燕，送歸妾。

將軍百戰身名裂，向河梁，回頭萬里，故人長絕。易水蕭蕭西風冷，滿座衣冠似雪。正壯士悲歌未徹。啼鳥還知如許恨，料不啼清淚長啼血。誰與我，醉明月？

這裏的詞，那一首不是緬懷舊事？那一首不是感慨生哀，尤其是永遇樂的「元嘉草草」，一很明顯的攻擊南宋偏安之錯誤，很坦白的說出南宋君主的昏庸，沒有以此買禍，總算是萬幸呢。其實，辛棄疾也未嘗不知道這種詞要犯悔君之罪，但當他無限哀感，無以自遣其情的時候，便不知不覺地寫下來了。

辛棄疾的長詞，當懷古的時候，往往是激揚奮厲；當抒情的时候，又往往徘徊悽淒，充滿了殉情主義的傾向：

摸魚兒

更罷消，幾番風雨，匆匆春又歸去。惜春長怕花開早，何況落紅無數！春且住，見說道，天涯芳草無歸路。怨春不語，算只有殷勤畫鴛蛛網，盡日惹飛絮。  
長門事，準擬佳期又誤。蛾眉曾有人妒；千金縱買相如賦，脈脈此情誰訴？君莫舞；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。閑愁最苦，休去倚危欄，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。

祝英台近 (晚春)

寶釵分，桃葉渡，煙柳暗南浦。怕上層樓，十日九風雨。斷腸片片飛紅，都無人管；更誰勸、啼鴛聲住？  
鬢邊覷；試把花卜歸期，才簪又重數。羅帳燈昏，哽咽夢中語：「是他春帶愁來。春歸何處？却不解帶將愁去！」

沈謙說：「稼軒詞以激揚奮厲爲工，至「寶釵分，桃葉渡」一曲，呢狎溫柔，魂銷意盡，才人技倆，真不可測！」

辛棄疾原是一個文人。他雖做了幾件英雄事業，做了高官，但他沒有功利觀念，是一個視富貴如浮名，功名如塵土的文人，是一個愛自由，愛狂放，愛浪漫的文人。他最喜歡，無拘無束，遊山遊水，什麼都不顧，什麼都不管，做一個義皇以上的人。他這種浪漫生活態度，在他的詞裏面到處表露出來：

### 賀新郎

甚矣吾衰矣！恨平生交遊，只今餘幾？白髮空餘三千丈，一笑人間萬事，問何物，能令公喜？我見青山多嫵媚，料青山見我應如是。情與貌，略相似。一竹搔首東窗裏，想淵明停雲詩就，此時風味。江左沉酣求名者，豈識濁醪妙理？回首叫，雲飛風起。不恨古人吾不見，恨古人不見吾狂耳。知我者二三子。

### 沁園春

盃，汝前來！老子今朝，點檢形骸：甚長年抱渴，咽如焦釜；于今喜眩，氣似奔雷。汝說，劉伶，古今達者，醉後何妨死便埋？渾如許，歎你于知己，真少

恩哉！更憑歌舞爲媒，算合作人間鴆毒猜。况怨無大小，生于所愛；物無美惡，過則爲災。與汝成言：勿留！亟退！吾力猶能肆汝杯！盃再拜。道：「應之曰去，有召須來。」

這樣狂妄縱放的作品，不但在詞裏而稀有，在全部的中國文學裏面這種作品也是不多。我們所賞鑒的，是這種作品能夠表現作者一個活潑淋漓的個性出來。並且試用遊戲的態度來寫作品，打破了必以莊嚴的態度來創作文學的信念，讓我們知道文學的領域實在很大，可以有好多趣味不同的描寫，並不一定限于道德的範疇。藥疾的生活有那末繁複，他的詞的描寫也有那末繁複：他有英雄氣壯的詞，也有兒女情長的詞；有血和淚的詞，也有滑稽遊戲的詞；有壯烈的金戈鐵馬的詞，也有悠淡的田園印景的詞。特別是這種遊戲滑稽的詞，古人似多不會那樣去寫過。辛棄疾在這方面有最大的成功，我們且看他的寫法：

夜遊宮（苦俗客）

幾個相知可喜，才厮見，說山說水。顛倒爛熟只道是。怎奈何，一回說，一回美。有個尖新的，說底話，非名即利。說的口乾罪過你！且不罪，俺略起，去洗耳。

尋茅草（嘲陝辛叟憶內）

有得許多淚，更閑却，許多鴛被。枕頭兒，放處都不是，舊家時，怎生睡？更也沒書來，那堪被，雁兒調戲。道無書，却有書中意；排幾個，人人字。

戀綉衾

長夜偏冷，添被兒，枕頭兒移了又移。我自是，笑別人的；却原來，當局者迷。如今只恨因緣淺，也不會抵死恨伊。合手下安排了，那筵席須有散時。

醜奴兒

少年不識愁滋味，愛上層樓，愛上層樓，爲賦新詩強說愁。而今識盡愁滋味，欲說還休；欲說還休，却道「天涼好個秋！」

又

近來愁似天來大，誰解相憐？誰解相憐？又把愁來作個天。都將古今無情事

，放在愁邊；放在愁邊，却自移家向酒泉。

從表面看，這都是些富有滑稽趣味的小詞；其實內裏所抒寫的都是真摯的情感。許多人都贊美辛棄疾的長調，但我們讀了他的這般清新的小詞以後，又覺得棄疾的絕妙之作，在小詞而不在長調了。

辛棄疾的文辭，無形中受陶潛詩的影響自然不少。陶潛最工田園詩，辛棄疾也很擅長於寫山水田園的詞：

清平樂 (博山道中卽事)

茅簷低小，溪上青青草。醉裏吳音相媚好，白髮誰家翁媪？  
大兒鋤豆溪東，  
中兒正織雞籠。最喜小兒無賴，溪頭看剝蓮蓬。

西江月 (夜行黃沙道中)

明月別枝驚鵲，清風半夜鳴蟬。稻花香裏說豐年，聽取蛙聲一片。七八個星天外，兩三點雨山前。舊時茅店社林邊，路轉溪橋忽見。

辛棄疾這枝筆真是無施而不可的，我們看他懷古的時候，是何等悲涼；寫愁情的時候，是何等淒苦；寫滑稽的時候，又是何等的富有情趣；但在這裏却又運轉他那枝生花的妙筆，來描繪大自然界的一切風光景色了。『最喜小兒無賴，溪頭看剝蓮蓬，』真是絕妙的田家即景；『稻花香裏說豐年，聽取蛙聲一片，』這十三個字寫盡了一個夏天的太平景象；『路轉溪橋忽見，』又是一幅絕妙的詩的畫圖展開。詞的描寫到了辛棄疾，不能不說已盡藝術之能事了。

辛棄疾之所以有如此的藝術上的造詣，這固是由于他具有特殊的文藝天才；又有繁複激盪的生活背景，但同時我們又不可忽視辛棄疾對於古文藝的研求。他不但在人格上，作風上，受陶潛的薰染極深，同時也受了五代小詞的影響，受了時代略早的白話詞人朱敦儒的影響，還受了同鄉女詞人李清照的影響。不過辛棄疾雖然受這些先進



作家的影響，却不是模擬他們。有時效某人之體，略仿其作風，還是用自己的詞句，寫自己的意思，所以辛棄疾的詞，還是辛棄疾的詞。

辛棄疾作詞也不是粗率的，有時是一氣呵成，有時也十分推敲。岳珂程史云：「辛棄疾自誦其賀新涼，永遇樂二詞，使座客指摘其失。珂謂賀新涼詞首尾二腔，語句相似；永遇樂詞，用事太多，棄疾乃自改其語，日數十易，累月猶未竟。其刻意如此！」可見棄疾的詞不是輕易產出來的。

陸游是南宋一位最偉大的詩人。字務觀，越州山陰人。十二歲即能詩文。以蔭補登仕郎，賜進士出身。范成大帥蜀，游爲參議官。嘉泰初，詔同修國史，兼秘書監，升寶章閣待制，致仕卒。(一一二五——一二一〇)。游爲人頗浪漫不拘禮法，人譏其頹放，因自號放翁。他的詞如其爲人，例如鵲橋仙：

華燈縱博，雕鞍馳射，誰記當年豪舉？酒徒一一取封侯，獨去作江邊漁父。

輕舟八尺，低篷三扇，占斷荊州烟雨。鏡湖原自屬閑人，又何必官家賜與！

又

一竿風月，一簑烟雨，家在釣台西住。賣魚生怕近城門，况肯到紅塵深處。潮生理穩，潮平聲纜，潮落浩歌歸去。時人錯把比嚴光，我自是無名漁父。

陸游的小詞，很能夠將他那種飄然的疎放生活，很生動表現出來，似乎不是別的詞家所能企及的。

長相思

橋如虹，水如空，一葉飄然烟雨中，天教稱放翁。側船篷，使江風，蟹舍參差漁市東，到時間暮鐘。

鷓鴣唇

采藥歸來，獨尋茅店沽新釀。暮烟千嶂，處處聞漁唱。醉弄扁舟，不怕點天浪。江湖上，這回疎放，作個閑人樣。

這樣的疎狂，自然怪不得人家要譏笑他了。不過，我們如果認定陸游只是這麼一個疎狂的獨樂主義者，那就錯了。

我們要知道陸游本來是一個有血性的男子。他生出來不久，徽欽二帝便被虜，中原之地全被金占領，宋高宗已經在南宋造成了偏安的局面了。他是看不慣這種偏安的局面，他主張北伐，恢復中原。那時恰好韓侂胄當國，倡議伐金。陸游因為主張上的契合，很贊助他，并替他寫了一篇南園記。這件事許多人譏笑陸游的晚節失修，其實，却不知道他是抱了恢復中原的宏願去歸附韓侂胄的。從陸游的晚年詞裏，還很清楚的可以看出作者心頭的抱負出來：

夜遊宮(記夢)

雪曉清笳亂起，夢游處不知何地。鐵騎無聲望似水。想關河，雁門西，青海際。  
。睡覺寒燈裏，漏聲斷，月斜窗紙。自許封侯在萬里。有誰知？鬢雖殘，心未死！

訴衷情

當年萬里覓封侯，匹馬戍梁州。關河夢斷何處，塵暗舊貂裘。胡未滅，鬢先秋，淚空流。此生誰料，心在天山，身老滄洲。

雙頭蓮（呈范至能待制）

華髮星星，驚壯志成虛，此身如寄。蕭條病驥，向暗裏消盡當年豪氣。夢斷故國山川，隔重重烟水，身萬里。舊社凋零，青門俊遊誰記？  
盡道錦里繁華，數官閑晝永，柴荆添睡，清愁自醉。念此際，付與何人心事？縱有楚梔吳橘，知何時東逝？空悵望鱸莖菰香，秋風又起。

作者本是想做一番英雄事業的人，但沒有機會去試用，只看着「酒徒一一取封侯」，他便變了一個江湖間向閑散人，去過頹放的生涯了。但他的心頭却仍然是熱烈的。我們讀他的這些詞，悲歌感慨，令人擊節。到了晚年，一切的夢都空了，回想少年時代的事總是異常的難堪：

鵲橋仙 (夜聞杜鵑)

茅簷人靜，蓬窗燈暗，春晚連江風雨。林鶯莫燕總無聲，但月夜常啼杜宇。  
催成清淚，驚殘孤夢，又揀深枝飛去。故山猶自不堪聽，况半世飄然羈旅。

這時我們放浪的詩人，也感覺飄泊生活的悲傷了。同時還有一件事，也永遠使他不能抱住樂天主義的夢的，便是他少年時代有一段愛情上失意的創痕。事情是這樣的：他初娶表妹唐氏爲妻，愛情甚篤，但不喜于其姑，竟出之。陸游爲了此事他鬱終身。到了晚年，還是「獨吊遺蹤一悵然」，他好些詞是抒寫這方面的悲哀的：

釵頭鳳

紅酥手，黃縢酒，滿城春色宮牆柳。東風惡，歡情薄。一懷愁緒，幾年離索。  
錯錯錯！春如舊，人空瘦，淚痕紅浥蛟綃透。桃花落，閑池閣，山盟雖在，  
錦書難託。莫莫莫！

上西樓

江頭綠暗紅稀，燕交飛。忽到當年行處，恨依依。灑清淚，歎人事，與心違。滿酌玉壺花露，送春歸。

陸游的詞具有壯美與優美的兩種境界，故楊慎詞品稱其「縱麗處似淮海，雄快處似東坡」；劉克莊後村詩話也稱他：「其激昂感慨者，稼軒不能過；飄逸高妙者，與陳簡齋希真相頡頏；流麗綿密者，欲出晏叔原賀方回之上。」這都是平允之論。

劉過字改之，號龍洲道人，襄陽人。（或說是太和人，或說是新昌人）。他也是極力主張北伐的人，曾上書請光宗過宮，並致書宰相陳恢復方略。不用。乃放浪湖海，嘯傲自適。宋子虛稱他為天下奇男子。他沒有做過什麼大官，他的生年卒月都不可考。岳珂程史稱其「以詩鳴江西」。可惜他的詩不傳，因此劉過在文學史上便成爲一個純粹的詞人了。

他是一個辛派的詞人。黃昇花菴詞選說：「改之，稼軒之客，詞多壯語，蓋學稼

軒者也」。劉過不是很崇拜辛棄疾的，至有「古豈無人，可以似吾稼軒者誰」之語。但我們要知道，辛劉都是所謂慷慨悲歌之士，他們以道義相結合；雖然時相酬唱，似不能便說劉過的詞係學辛棄疾。不過，因為他們都是豪邁的性情，所以詞的作風自然地有了共同的趨向。紀昀四庫全書提要也說劉過詞「雖跌宕淋漓，實未嘗全作辛體」。他的詞有一首寄辛棄疾的沁園春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：

斗酒凝肩，風雨渡江，豈不快哉！被香山居士，約林和靖與坡仙老，勸吾回。

坡謂西湖正如西子，濃抹淡妝，臨照台。二公者皆掉頭不顧，只管傳杯。白云「天竺去來，圖畫裏，嵯峨樓閣開。愛縱橫二湖，東西水遠；兩峰南北，高下雲堆」。

。道曰不然。暗香浮動，不若孤山先訪梅。須晴去訪稼軒未晚，且此徘徊。

這首詞岳珂譏其「白日見鬼」，本不算一首很好的詞，但由此可以看出劉過作詞的「自然放肆」的精神，不受絲毫拘束的精神。他那樣淋漓奔放的才氣，決不是模擬底下討生活的，什麼規律都不能縛住他。且舉他一首六州歌頭作例：

鎮長淮，一郡會，古揚州。昇平日，朱簾十里，春風小紅樓。誰知艱難去，邊  
塵暗，胡馬擾，笙歌散，衣冠渡，使人愁！屈指細思：血戰何成事？萬戶封侯  
！但瓊花無恙，闌落幾經秋。故壘荒坵似含羞！ 悵望金陵宅，丹陽郡，山不  
斷綢繆。興亡夢，榮枯淚，水東流，甚時休？野灶炊烟裏，依然是宿貔貅。歎  
燈火，今蕭索，尙淹留。莫上醉翁亭，看濛濛雨，楊柳絲柔。笑書生無用，富  
貴拙身，謀騎鶴來游。

這是一首感慨很深的長詞。往下，且看他的小詞：

唐多令（重過武昌）

蘆葉滿汀洲，寒沙帶淺流。二十年重過南樓。柳下繫船猶未穩，能幾日，又中  
秋。黃鶴斷磯頭，故人曾到否？舊江山渾是新愁。欲買桂花同載酒，終不似  
，少年游。

長相思



燕高飛，燕低飛，正是黃梅青杏時，榴花開滿枝。夢歸期，數歸期，想見畫樓天四垂，有人攢黛眉。

天仙子 (初赴省別妾于三十里頭)

別酒醺醺渾易醉，回過頭來三十里。馬兒不住去如飛，牽一憩，坐一憩，斷送煞人山與水。是則是功名終可喜，不道恩情拚得未？雲迷村店酒旗斜。去也，是！住也是！煩惱自家煩惱你！

醉太平

情高意真，眉長鬢青。小樓明日調箏，寫春風嫩聲。思君憶君，魂牽夢縈。翠銷香暖雲屏，更那堪酒醒！

劉道的詞也和辛棄疾一樣，有悲壯和飄逸的兩種境界，但均不能造其極，所以終究是第二流的詞人。

劉克莊也是南宋一個有名的詩家。字潛夫，號後村，福建蒲田人。克莊少時即負文名，以陰仕。因做梅花詩被劾免官，閑居了好些年數。故他的詞有『老子平生無他過，爲梅花受取風流罪』之句。

後來理宗很激賞他文學，賜他同進士出身，除秘書少監，令與尤熿同任史事。此後知遇日隆，官至龍圖閣直學士。他活了八十三歲才死，他的兩隻眼睛早瞎了。（一八七——二六九）

克莊也是一位志切恢復中原的英雄，他的詞如：『雨河蕭瑟惟狐兔，問當年祖生去後，有人來否？多少新亭揮淚客，誰夢中原塊土。算事業須由人做！應笑書生心膽怯，向車中閑置如新婦，空目送，寒鴻去。』（賀新涼後半闕）很可以看出劉克莊的壯志。

終于英雄事業沒有如願，我們的詞人很快的老了，這時只有拿詞詩來消磨他的晚年。我們讀過他的後村別調，很知道此老也愛寫曼麗的小詞，閑情正不淺呢。

清平樂 (贈陳參議師文侍兒)

宮屐東素，只怕泥輕舉。好築避風臺護取，莫道鷺鴻飛去。一團香玉溫柔，笑顰俱有風流。貪與蕭郎眉語，不知舞錯伊州。

卜算子 (海棠爲風雨所損)

片片蝶衣輕，點點猩紅小。道是天公不惜花，百種千般巧。朝見樹頭繁，暮見樹頭少。道是天公果惜花，雨洗風吹了。

長相思 (寄遠)

朝有時，暮有時，潮水猶知日兩回，人生長別離！來有時，去有時，燕子猶知社後歸，君行無定期！

又 (贈品)

風蕭蕭，雨蕭蕭，相送津亭折柳條，春愁不自聊！煙迢迢，水迢迢，準擬江邊駐畫橈，舟人頻報潮。

憶秦娥（暮春）

游人絕，綠陰滿野芳菲歇。芳菲歇，養滋天氣，采茶時節。 枝頭杜宇啼成血，  
陌頭楊柳吹雪。吹成成雪，淡烟微雨，江南三月。

劉克莊的詞和辛棄疾劉過一樣有『掉書袋』的毛病，——限于長詞——同時，他的詞也和辛劉一樣把自己浪漫頹放的态度，很率真的表現出來：

一剪梅（余赴廣東，實之夜餞于風亭）

東縕宵行十里強，挑得詩囊，拋了衣囊。天寒路滑馬蹄僵，元是王郎，來送劉郎。 酒酣耳熱說文章，驚倒鬚臙，推倒胡床。旁觀拍手笑疏狂。疏又何妨？狂又何妨？

又（袁州解印）

陌上行人怪府公，還是詩窮？還是文窮？下車上馬太匆匆，來是春風，去是秋風。 階衙免得帶兵農，嬉到昏鐘，睡到齋鐘。不消提嶽與知宮，喚作山翁，

喚作溪翁。

長相思

勸一杯，復一杯，短鍾相隨死便埋，英雄安在哉？  
眉不開，懷不開，幸有江邊舊釣台，棉衣歸去來。

論者謂劉克莊詞：「直致近俗，乃效稼軒而不及者」，（張炎樂府指迷語）此語殊屬非是。劉克莊詞的造詣，或許沒有辛棄疾的偉大，但他的詞自有他的生命，爲南宋一大詞家，不能說是辛棄疾的模擬者，雖然他的作風很有辛詞的風味。

朱淑真爲宋代有名的女作家之一。他的生世不甚可攷，有說是海甯人；有說是錢塘人，世居姚村。歷代詞人姓氏稱其與魏夫人爲詞友（魏夫人乃北宋丞相曾布妻，周况願蕙風詞話因此推論她是北宋人）但據其斷腸集紀略，則說淑真是朱熹的姪女，這也似乎不確。（四庫全書提要謂：「朱子自爲新安人，流寓閩中。考年譜世系，亦別

無兄弟，著籍海甯。」

她自號幽棲居士，嫁與市僧爲妻，「匹偶非倫，弗遂素志」。著有斷腸集十卷。詩甚佳，其詞尤美：

生查子（元夕）——此詞亦見歐陽修集）

去年元夜時，花市燈如晝。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。今年元夜時，月與燈依舊。不見去年人，淚濕春衫袖。

清平樂

惱烟撩露，曾我須臾去。携手藕花湖上路，一霎黃梅細雨。嬌癡不怕人猜，和人睡倒人懷。最是外携時候，歸來懶傍妝台。

這樣曼艷的詞，在斷腸集裏面應該說是例外。朱淑真大部份的詞都是悲涼淒苦的調子。

蝶戀花（送春）

樓外垂楊千萬縷，欲繫青春，少住春遠去。猶自風前飄柳絮，隨春且看歸何處？  
滿目山川開杜宇，使做無情，莫也愁人意。把酒送春春不語，黃昏却下瀟瀟雨。

眼兒嬌(春怨)

遲遲風日弄輕柔，花徑暗香流。清明過了，不堪回首，雲鎖朱樓。  
午牕睡起鸚聲巧，何處喚春愁？綠楊影裏，海棠亭畔，紅杏梢頭。

浣溪紗(春夜)

玉體金釵一樣嬌，背燈初解繡裙腰，衾寒枕冷夜香銷。  
深院重闌春寂寂，落花和雨夜迢迢，恨情和夢更無聊！

調金門

春已半，觸目此情無限。十二闌干閑倚偏，愁來天不管。  
好是風和日暖，輸與鶯鶯燕燕。滿院落花籠不捲，斷腸芳草遠。

宋代的女作家，除開了李清照，要算朱淑貞是第一個了。但朱熹說：「本朝婦人能文者，唯魏夫人及李易安」，而不提及朱淑貞。大約朱淑貞在當代文名不甚著，所以連生世也難查考了。

### 三 南宋的樂府詞

樂府詞家吳文英說：「音律欲其協，否則長短句耳；下字欲其雅，否則纏令體耳。」這幾句話把樂府詞的要點完全說出來了。樂府詞有兩個特徵：其一，是能協樂叶律，聽起來很好聽，其二，是字面很美，看起來很好看。樂府詞的好處在這裏，壞處也在這裏。

本來詞有內外二義：在外的意義，是考究形式的美，注重音律與字面；在內的意義，是考究內容的充實，注重情感與意境。這二者是很難完全兼顧的。如果要絕對的表現情感與意境，就不能十分顧及音律與字面；如果要十分注重音律與字面，就不能



不犧牲情感與意境。詩人的詞，只求表現情感與意境的美；樂府家的詞只求完成音律與字面的美。用文學的眼光看來，樂府詞最大的缺點，就是沒有內容，情感與意境都不能在樂府詞裏面充分地表現出來。

南宋注重內容的白話詞，已經在前面敘述過；這裏讓我們來講南宋的樂府詞吧。

南宋的樂府詞是怎樣起來。這倒是要追究的。談到這個問題，不能不先講講這時南宋的局面。我們知道自從韓侂胄伏誅後，主張北伐的人，都貶的貶了，死的死了，再沒有人敢倡恢復中原之議了。與金和議成後，南宋偏安之局于以大定。在這個偏安既定的局面之下，健忘的南宋人，把「不共戴天之仇」都忘却了，士大夫們又來據「淇墟而高歌」了，一般文人詞客又拿詞來作笙歌燕樂的工具了。詞既然跟着笙歌燕樂跑，樂府詞自然要發展起來。樂府詞發展以後，我們祇念着詞調的鏗鏘，看着字句的華美；不僅南渡詞人那種悲涼感慨的作風失掉了，就是寫兒女之情也寫不好了。可是，十三世紀的中國詞壇，（宋寧宗初年至南宋末年）却完全是這種樂府詞的風氣支配着。

姜夔是南宋樂府詞的領導者。

姜字堯章，鄞陽人。（或以爲德興人）幼時，隨他的父親居古沔甚久。其後學詩于蕭巖，因寓吳興。與白石洞爲鄰，自號白石道人，又號石帚。曾上書乞正太常雅樂。後因秦當國，卽隱居善坑之千山不仕。嘯傲山水，往來湖湘淮左，與范石湖楊萬里人相爲吟咏唱和。他的詩做得很好，楊萬里稱爲詩壇的先鋒。他又精通音樂，嘗作自度腔。他生平沒有做過官，卽以音樂與詩詞自道。嘗有詩云：

自作新詞韻長嬌，小紅低唱我吹簫。曲終過盡松林路，回首烟波十四橋。

小紅者范石湖之婢，有色藝。姜夔爲石湖製暗香，疏影二詞，石湖卽以小紅爲贈。姜夔每自製新詞，卽自吹簫，小虹輒歌而和之，晚年，他帶着小紅遊遍江南諸勝地。以疾卒于蘇州（或云西湖）。

姜夔一生的生活是這樣閑適而富有詩意。他的詞在當代最負盛名，只因過于雕琢，有時反不如他的詩，例如他的雪後夜過垂虹橋詩云：

笠澤茫茫雁影微，玉峯垂盡澹雲衣。長橋寂寞春寒夜，只有詩人一舸歸！

這首詩是紹熙辛亥除夕做的，過了五年，他又當着冬天的雪夜過垂虹橋，因賦慶宮春詞：

雙槳蕩波，一簑松雨，暮愁漸滿空闊。呼我盟鷗，翩翩欲下，背人還過木末。

那回歸去，蕩雲雪孤舟夜發。傷心重見，依約眉山，黛痕低壓。采香徑裏春

寒，老子婆娑，自歌誰答？垂虹西望，飄然引去，此興難遏。酒醒波遠，正凝

想明璫素襪，如今安在，惟有闌干，伴人一霎。

這是在同樣境地做的詩和詞，而且據姜夔說他的這首詞是「過旬塗稿乃定」的作品，可是詞仍不如詩。

姜夔的詞有兩類：一類是填詞，一類是自度曲。他的填詞，既束縛于文字，又束

縛于音律，能讀的作品很少，勉強選出幾首作例：

鷓鴣天

巷陌風光縱賞時，籠紗未出馬先嘶。白頭居士無呵殿，只有乘舟小女隨。花滿市，月侵衣，少年情事老來悲。沙河塘上春寒淺，春了游人緩緩歸。

醉吟商小品

又正是春歸，細柳暗黃千縷。暮雅啼處，夢逐金鞍去。一點芳心休訴，琵琶解語。

齊天樂（詠蟋蟀）

庾郎先自吟愁賦，淒淒更聞私語。露溼銅鋪，苔侵石井，都是竹聽伊處。哀音似訴。正思婦無眠，起尋機杼。曲曲屏山，夜涼獨自甚情緒？西窗又吹暗雨，爲誰頻斷續？相和枯杵。候館吟秋，離宮弔月，別有傷心無數。幽詩漫與。笑離落呼燈，世間兒女。寫入琴絲，一聲聲更苦！

齊天樂一詞已嫌過于雕刻了。

姜夔的自度曲以暗香疏影二詞爲最負盛名，張炎至稱爲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」的絕唱。但在我們看來，這兩首詞只一味用典使事，沒有內容，似乎不能代表姜夔的藝術的優點。我們不妨另選作者的幾首自度曲來作例：

淡黃柳（客居合肥南城赤欄橋之西，巷陌淒涼，與江左異。唯柳色夾道，依依可憐。因度此闕，以紓客懷。）

空城曉角，吹入垂楊陌。馬上單衣寒側側。看盡鵝黃嫩綠，都是江南舊相識。正岑寂，明朝又寒食。強搗酒小喬宅。怕梨花落盡成秋色。燕燕飛來，問春何在？唯有池塘自碧。

揚州慢（草堂丙申至日，予過維揚。夜雪初霽，薺麥彌望。入其城則四顧蕭條，寒水自碧。暮色漸起，戍歌悲吟。予懷愴然，感慨今昔，因度此曲。）

千巖老人以爲有黍離之悲也。）

淮左名都，竹西佳處，解鞍少駐初程。過春風十里，盡齊麥青青。自胡馬窺江去後，廢池喬木，猶厭盲兵。漸黃昏，清洲吹寒，都在空城。杜郎俊賞，算如今，重到須驚。縱豈翫詞工，青樓夢好，離賦深情。二十四橋仍在，波心蕩，冷月無聲。念橋邊紅藥，年年知爲誰生？

長亭怨慢 余山喜自製曲，初率意爲長短句，然後易以律。故前後闕多不同。  
。何大馬云：『昔年種柳，依依漢南，今看搖落，悽愴江潭。樹猶如此，人何以堪！』此語予深愛之。

漸吹盡，枝頭香絮。是處人家，綠深門戶。遠浦縈迴，暮帆零亂，向何許？閱人多矣，誰得似，長亭樹？樹若有情時，不會得青膏如此！日暮，望高城不見。只見亂山無數。章郎去也，怎記得，玉環分付：第一是早歸家，怕紅萸，無人爲主。算只有并刀，難剪離愁千縷。

姜夔自度曲的好處，是能夠不束縛于音律。（作者自云『初率意爲長短句，然後

協以律。」壞處是文字方面仍不免雕刻太甚。而且他的小序也是一種小小的毛病。周濟論詞雜著說：「白石好爲小序，序即是詞，詞仍是序。反覆再觀，如同嚼蠟矣。」

姜夔的詞譽，向來是很高的，稱道他的人很多：范石湖說：「白石有裁雲縫月之妙手，敲金戛玉之奇聲。」黃昇說：「詞宜清空，不要質實。姜白石如野雲孤飛，去留無跡」。朱彝尊說：「詞人言詞，必種北宋。然詞至南宋，始極其至。姜堯章氏最爲傑出。」宋鳳說：「詞家之有姜石帚，猶詩家之有杜少陵。」王國維說：「古今詞人格調之高，莫如白石。」我們看了這些過于誇張的贊美，實在不能滿意。平心而論，姜夔的詞有他的好處，也有他的壞處。好處有二：第一是格調高，因爲姜夔詞主「清空」，「清空」則能「古雅峭拔」，故格調甚高。第二是用事巧妙；如疏影詞的「暗香不慣胡沙遠，但暗憶江南江北，想佩環月下歸來，化作此花幽獨」。係用少陵詩。「猶記深宮舊事，那人正睡著飛近蛾綠」，係用壽陵事。皆「用事不爲所使」。

(張炎的話) 這都是姜詞的好處。可是，這些好處並沒有重大的意義。作詞最大的目

的，自然不是專門講究格調就好了，也不是把字面弄得很美的就對了，是要求描寫的深刻有力，能夠把作者的情感與意境逼真地表現出來。正因為姜夔的詞專門講格調，主『清空』，如『野雲孤飛』，完全不落實際，沒有具體的象徵，故描寫不深入，不逼真。如暗香疏影那種作品，明明是詠梅花，却沒有一句道着梅花，我們讀了如『霧裏看花』一樣，是調雖高而詞斯下矣。至于喜歡用典使事，適以暴露作者才氣之短，更不是我們所願意稱道的了。

姜夔在當代即負很高的詞譽，其影響自然亦很大的。朱彝尊說：『詞莫善于姜夔，宗之者張翥，虞鳳阜，史達祖，吳文英，蔣捷，王沂孫，張炎，周密，陳允平，張翥，楊基，皆其流之一體。基之後，得其門者寡矣。』照這樣看來，在姜氏還沒有起來以前，南宋詞壇是辛棄疾爲盟主；及姜夔的詞負盛以後，他便繼着辛棄疾而主盟後半期的南宋詞壇了。自此以後至於南宋末年，完全是樂府詞的時代了。



紀的四庫全書提要說：「詞首鄱陽姜夔，句琢字鍊，始歸醇雅。而達祖視明爲之羽翼。」現在，讓我們來敘述姜夔的羽翼高觀國史達祖的詞吧。

高觀國字賓王，山陰人，有竹屋癡語一卷。他的詞與周美深。而自有其清新獨立風格。例如：

卜算子

屈指數春來，彈指驚春去。檐外蛛絲網落花，也要留春住。幾日喜春晴，幾夜愁春雨。十二雕窗六曲屏，題徧傷春句。

菩薩蠻

春風吹綠湖邊草，春光依倚湖邊道。玉勒錦障泥，少年遊冶時。烟明花似繡，且醉旗亭酒。斜日照花西，歸鴉花外啼。

清平樂

春燕西溼，燕子低飛急。雲壓前山羣翠失，烟水滿湖輕碧。小蓮相見灣頭，

清寒不到青樓。請上琵琶絃索，今朝破得春愁。

杏花天

霽朗消處寒猶嫩，乍門春愔愔。池塘芳草魂初醒，秀句吟春未穩。仙源阻，春風瘦損。又燕子，來無芳信。小桃也自知人恨，滿面羞紅難禁。

觀國作詞不十分刻畫，也不似姜夔那樣用勁去使事，所以他的詞往往清新可愛。詞之佳者，雖姜夔亦不能勝。其詞名不及姜氏，與史達祖齊名，時稱「高史」。

史達祖字邦卿，號梅溪，汴人。生約當紹興末年，死于開禧末年。少舉進士不第。韓侂胄當國時，達祖做他的省吏。擬旨擬帖，俱出其手。曾隨李壁使金。韓侂胄伏誅後，達祖被誅死。（據葉少翁四朝聞見錄）達祖有梅溪詞一卷。他與高觀國唱和甚多。陳造批評他倆說「竹屋梅溪詞，要是不經人道語，其妙處，少游美成不及也」。其實他倆雖然齊名，作風却絕不相同。我們且往下讀史達祖的詞：

### 西江月

西月潛窺樓角，東風暗落簷牙。一燈初見影紗窗，又是重簾不下。幽思屢隨芳草，閒愁多似楊花。楊花芳草遍天涯，綉被春寒夜夜。

### 釵頭風(寒食飲綠亭)

春愁遠，春夢亂，風釵一股輕塵滿。江烟白，江波碧，柳戶清明，燕窺寒食，憶憶憶！鶯聲曉，簫聲短，落花不許春拘管。新相識，休相失。絮陌吹衣，畫樓橫笛，得得得！

### 玉樓春(賦梨花)

玉容寂寞誰爲主，寒食心情愁幾許。前身清淡似梅妝，羌夜依稀留月住。香迷蝴蝶飛時路，雪在秋千來往處。黃昏著了素衣裳，深閉重門聽夜雨。

作者的詠物詞是很負盛名的，張炎最贊美他的東風第一枝（咏雪）和雙雙燕（咏燕）二詞，謂其『全章精粹，不留滯于物。』我們且舉雙雙燕詞作例：

雙雙燕（詠燕）

過春社了，度簾幙中間，去年塵冷。差池欲往，試人舊巢相并。還相雕梁藻井，又軟語商量不定。飄然快拂花梢，翠尾分開紅影。芳徑芹泥雨潤，愛貼地爭飛，競誇輕俊。紅樓歸晚，看足柳昏花暝。應是棲香正穩，便忘了天涯芳信。愁損翠黛雙蛾，日日畫欄獨凭。

姜夔稱史達祖的詞：「奇秀清逸，有李長吉之韻，蓋能融情景于一家，會句意于兩得。」張鉉題梅溪詞云：「有壤奇發邁清新開婉之長，而無詭蕩污淫之失，端可分鍊清真，平脫方回；而紛紛三變，幾不足比數！」這種批評未免太誇張了。周濟說：「梅溪喜用「偷」字，品格便不高。」這又未免過于吹毛求疵了。平心而論，史達祖為人雖不足取，詞的格調也不高，然才華瞻麗，工于描繪，不能不算南宋一作者。

吳文英是姜派詞人中的健將。

文英字君倚，號夢窗，四明人。其生平事跡不甚可考。嘗從姜夔遊，他的詞亦宗姜氏。尹惟曉序他的詞說：『求詞于吾宋，前有清真，後有夢窗。此非予之言，四海之公言也。』可見文英的詞在當代已很有名了。他的作品最豐富；流傳下來的有夢窗甲乙丙丁稿四卷。所作詞專門用典使事，所以沈伯時批評他：『用事下語大晦處，人不易知。』在夢窗詞裏面的長調，沒有一首是可讀的；只間有小詞，脫下了古典的衣裳，清蔚可讀：

玉樓春（京市舞女）

茸茸狸帽遮梅額，金蠟羅剪胡衫窄。乘肩爭看小腰身，倦展強隨閑鼓笛。問稱家住城東陌，欲買千金應不惜。歸來困頓嬾補眠，猶夢遶窠斜趁拍。

唐多令

何處合成愁，離人心上秋。縱芭蕉不雨也颼颼。都道晚涼天氣好，有明月，怕登樓。年事夢中休，花空烟水流。燕辭歸，客尙淹留。垂柳不繫裙帶住，漫

長是，繫行舟。

這類的詞在吳文英的詞集裏面，簡直是鳳毛麟角。他最喜歡作長調。在他的長調裏面，往往只顧用典，事的湊巧，東說一件事，西又說一件事，全不顧及詞意的脈絡線索，至于令詞者神昏目眩，莫知所云。周濟還贊美他說：「夢窗詞之佳者，天光雲影，搖蕩綠波；撫玩無歇，追尋已遠。」這簡直是荒謬絕倫的批評了。關於吳文英的詞，張炎有幾句話說得最好：「夢窗如七寶樓臺，眩人眼目，拆碎下來不成片段」。嚴格說起來，姜派詞人的詞，多半是拆碎下來，難成片段的，但以吳文英陷溺最深，他的作品最不能表現情感和意境。我們說他是姜派的健將，但他却將姜派詞的缺點暴露無遺了。所以同派的張炎也毫不客氣的反對他的作品。

#### 四 晚宋詞壇

宋詞到了晚宋，猶之乎唐詩到了晚唐。唐詩經過盛唐詩人的發揚光大，經過中唐

詩人的開拓變遷，到了晚唐的詩人找不着出路了，便走上專門賣弄文字的技巧的路上去了，便形成晚唐『形式上的唯美主義』的作風了。宋詞也是一樣，經過北宋詞人的發揚光大，經過南渡詞人的開拓變遷，到了南宋偏安之局大定（公元一二〇七年韓侂出伏誅，與金議和成功）以後的詞人——姜夔吳文英這一般詞人——找不着詞的出路了，又漸漸走上賣弄文字的技巧的路上去了，到了晚宋便完全變成『形式上的唯美主義』的詞壇，如晚唐詩一樣。

『形式上的唯美主義』最注重的自然是文字的技巧，詞的字面必須特別使其美麗，這是姜夔吳文英的詞倡導起來的風氣。到了宋末，這種靡艷的風氣已普遍于詞壇了。我們只要看晚宋那些詞人的作品集，題名都是很考究，如王沂孫的花外集（一名碧山樂府），周密的蘋洲漁笛譜，陳允平的日湖漁唱，張炎的山中白雲詞，都是些很美麗的題目。他們的作品完全是表現文字的美。

此外音律的諧協，也是唯美派的晚宋詞人所沒有忽視的。張炎在他的詞源裏面說

他的父親曾賦瑞鶴仙，有「粉蝶兒撲定花心不去，闌了尋香兩翅」之句，「撲」字不協，改爲「守」字，乃協；他又有一「鎖窗深」之句，「深」字不協，改爲「幽」字，又不協，再改「明」乃協。據我們看，改是改得協律了，但意義却相差萬里了。因爲晚宋詞人，多半是直接地或間接地薰染着姜夔吳文英輩的影響，以爲離開了樂府便沒有詞，只有樂府詞才算詞，所以那樣的注重音律的諧協，而忽視詞的情感與意境。

單就形式的美一方面說，（包括文字的音律的美與字面的美二者而言）晚宋的詞是值得我們欣賞的。往下我們且分別來介紹晚宋詞人及其詞。

王沂孫字信叟，號碧山，又號中仙，會稽人。宋亡後，仕于元，爲慶元路學正。他的詞很爲後人所稱說，周濟論詞雜著說：「中仙最多故國之感，故著力不多，天分高絕，所謂意能尊證者也。」張惠言則稱他的詠物詞「有君國之憂」。例如：

### 高陽台



殘雪壓陰，輕寒籠影，霏霏玉管寒腹。小帖金泥，不知春在誰家。相思一夜商  
前夢，奈個人水隔天遮。但淒然滿樹幽香，滿地橫斜。江南自是離愁苦，况  
遊魂古道，歸雁平沙。怎得銀箋，殷勤與說奴華。如今處處生芳草，縱憑高不  
見天涯。便消他幾度東風，幾度飛花。

作者身遭亡國之痛，自然不揮悲傷之感。但在碧山樂府裏面有「君國之憂」的作品，實在不多。他的詠物詞尤其與「故國之感」毫不相涉，至多我們只能夠指出他高揚合這一類的作品有些兒感慨，但感慨也是很稀薄的。如摸魚兒，不但沒有一點感慨，而且是寫花柳的閨情，却寫得很好：

洗芳林夜來風雨，匆匆送春去。方纔送得春歸了，那又送君南浦。君聽取，  
怕此際春歸也過吳中路。君行到處，便快折湖灣千條翠柳，爲我繫春住。春  
還住，休索吟春伴侶。殘花今已屢土。姑蘇台下煙波遠，西子近來何許？能喚  
否？又恐怕殘春到了無憑據。願君妙語，更爲我將春，連花帶柳，寫入翠箋

句。

王沂孫是在元朝做過官的，他的詞自然不會一概是「故國之感」，我們更不能拿「多故國之感」的話來贊美他的詞。

蘇轍字瞻欲，宜興人。（或作陽羨人）德祐年間舉進士。宋亡之後，他遁跡不仕，住竹山，人稱爲竹山先生。有竹山詞。

在晚宋詞人中，蘇轍要算是最能超脫的一個，他雖然被稱爲姜派的詞人，但他的詞能不爲文字與音律所拘束，自由肆放，頗有辛棄疾的精神。如沁園春的「結算平生風流債，請一筆勾，蓋攻性之兵，花團錦障；毒身之鳩，笑齒歌喉，」又如賀新郎的「據我看來何所似，一似韓家五鬼，又一似楊家瘋子」，這些例子誠然是好笑，却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字有一種不可羈絆的肆意精神。我們不妨另舉幾首能夠代表作者的藝術的詞作例：

虞美人

少年聽雨歌樓上，紅燭昏羅帳。壯年聽雨客舟中，江闊雲低、斷雁叫西風。  
而今聽雨僧廬下，髮已星星也。悲歡離合總無情，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。

解佩令(春)

春晴也好，春陰也好，著些兒春雨越好。春雨如絲，繡去花枝紅裊，怎禁他孟  
婆合早？梅花風小，杏花風小，海棠風穩地寒峭。歲歲春光，被二十四風吹  
老。棟花風耐且慢到。

一剪梅(舟過吳江)

一片春愁待酒澆，江上舟搖，樓上帘招。秋娘渡與泰娘橋，風又飄飄，雨又蕭  
蕭。何日歸家洗客袍，銀字笙調，心字香燒。流光容易把人拋，紅了櫻桃，  
綠了芭蕉。

毛晉稱竹山詞「語語纖巧，眞世說靡也，字字妍情，眞六朝隴也。」紀昀亦稱：「其

詞練字精深，調音諧暢，爲倚聲家之樂技。」這種批評，還是就姜派的眼光來讚美蔣捷，似乎沒有了解蔣捷詞的真價值。不過蔣捷也不是沒有近乎婉約小巧的詞：

### 霜天曉角

人影窗紗，是誰來折花？折則從他折去，知折去，向誰家？  
檐牙枝最佳，折時高折些。說與折花人道：須插向，鬢邊斜。

### 虞美之（梳樓）

絲絲楊柳絲絲雨，春在溟濛處。樓兒忒小不藏愁，幾度和雲飛去覓歸舟。  
天憐客子鄉關遠，借與花消遣。海棠紅近綠闌干，纔捲朱簾卻又晚風寒。

無論是寫近豪放的詞，或是近婉約的詞，蔣捷寫來總是明白曉暢，不會流于晦澀難解，這也是和晚宋人詞不同的地方。

周密字公謹，號草窗，濟南人，流寓吳興，居弁山，自號弁陽翁，又號蘅齋，

又號四水潛夫。(一一三三二——一三〇八)。他曾仕宋爲義烏縣令，宋亡後，與王沂孫、王易簡、馮應瑞、唐藝孫、呂同老、李彭老、陳恕可、唐珣、趙汝納、李居仁、張炎、仇道等，結爲詞社，著有樂府補題。其詞與吳文英齊名，合稱二窗詞。

他的詞很着力模仿姜夔，他的長調很中了姜夔的毒。拿他來與吳文英並稱，真是再恰當也沒有。倒是他的小詞，很有些值得我們稱道的：

#### 四字令(擬花間)

眉消睡黃，春凝淚妝，玉屏水暖微香，聽蜂兒打窗。箏塵半妝，綃痕半方，愁心欲訴垂楊，奈飛紅正忙。

#### 鷓鴣天(清明)

燕子時時度翠簾，柳寒猶未褪香綿。落花門巷家家雨，新火樓台處處煙。情默默，恨恹恹，東風吹動畫秋千。刺桐開盡鶯聲老，無奈春風只醉眠。

#### 眼兒嬌

飛絲半溼惹歸雲，愁裏又聞鶯。淡月秋千，落花庭院，幾度黃昏。十年一夢揚州路，空有少年心。不分不曉，慳慳默默，一段傷春。

### 清平樂

晚鶯嬌咽，庭戶溶溶月。一樹湘桃飛茜雪，紅豆相思漸結。看看芳草平沙，遊絲猶未歸家，自是離郎漂泊，錯教人恨楊花！

周濟評周密的詞說：「公謹只是詞人，頗有名心，未能自克，雖才情韻力，色色絕人，終不能超然邁舉。」

陳允平字君衡，一字衡仲，號西麓，四明人。他的生平事蹟不可考。其詞有日湖漁唱與西麓周密的詞。西麓與周密的詞完全是和周邦彥的清真詞，毫無可取的作品，日湖漁唱裏也有不少可厭的「壽」詞。現在，我們只選出幾首能夠代表作者的詞作例：

### 謁金門

春欲去，無計得留春住。縱着天涯渾柳絮，春歸還有路。恨煞多情杜宇，愁煞無情風雨。春日悠悠人自苦，鶯花誰是主？

唐多令(秋暮有感)

休去采芙蓉。秋江煙水空。帶斜陽一片征鴻。欲頓閑愁無頓處，都著在兩眉峯。  
。心事寄題紅。畫橋流水東。斷腸人無奈秋濃。回首層樓歸去懶，早新月，掛梧桐。

一落索

欲寄相思情苦，倩紅流去淚花。寫不盡離懷，都化作無情雨。渺渺暮雲春樹，澹烟橫素。夕陽西下，杜鵑啼怨，截斷春歸處。

陳允平也是小詞可誦，而長調毫無是處的。大概晚宋的詞人，才氣短的居多。而當時却養成一種喜歡填長調的風氣。故結果總是堆砌成詞，毛病百出。我們只能夠在他們的小詞裏面，去發現幾首值得賞鑑的作品。其大多數的作品，特別是長詞，多半是沒

有文藝價值的。這顯然是宋詞的末運到了。

張炎是宋詞最後的一個殿軍。

炎字叔夏，號玉田，又號樂笑翁，循王張俊的六世孫。本西秦人，家居臨安。生于宋理宗淳祐八年。（一二四八）宋亡時，他只有二十九歲。在元朝他的際遇是很不好的，戴表元送張叔夏西遊序說：

玉田張叔夏與余初相逢錢塘西湖上，翩翩然飄阿錫之衣，乘織離之馬，于時風神散朗，自以爲承平故家，貴遊少年不翅也。垂及強仕，喪其行資。則既牢落假塗。嘗以藝北遊，不遇。失意亟亟南歸，愈不遇。猶家錢塘十年。久之，又去東遊山陰，四明，天台間，若少遇者，旣又乘之西歸。……

張炎本是「錦鴨鼎食之家」的貴介子弟，宋亡不久，盡喪失其資產。晚年落拓，到處飄泊，活到七十多歲才死。他在元朝生活了四十多年，他的詞大部分是在元朝做的。

張炎的詞，受家傳的影響很深。他的曾祖父張鑑很有文名，著玉照堂詞。他的祖



父張含也工文學。父親張樞，尤精音律，有寄閑集。張炎之成爲一個樂府詞家，成爲一個純姜派的詞人，固然是時代的關係，但家傳詞學于他也有很大的影響。他自己說「平生好爲詞章，用功最四十年」。(詞源下)他的山中白雲詞，最爲世所稱。

張炎最初以春水詞得名，人稱爲張春水。(鄧牧說「春水一詞絕唱古今」)後又以孤雁詞傳誦一詩，人又稱爲張孤雁。按集中南浦(詠春水)與解連環(詠孤雁)二詞，并不見佳，不知當時何以這樣負盛名。我們且另舉幾首能夠代表作者的作品爲例：

聲聲慢 (與王碧山泛舟鑑湖，王勣吹簫，余倚歌而和。天闊秋高，光景奇絕，與姜白石垂虹夜遊，同一清致也。)

時光轉樹，曉氣分風，何人野渡橫舟。斷柳枯蟬，涼意正滿西州。匆匆載花載酒，便無情也自風流。芳葦短，奈不堪深夜，秉燭來遊。誰識山中朝暮，向白雲一笑，今古無愁。散髮吟商，此興萬里悠悠。清狂未應似我，倚高寒，隔

水呼鷗。須待月，許多情都付與秋。

高陽台（西湖春感）

接葉巢鶯，平波捲絮，斷橋斜日歸船。能幾番遊，看花又是明年。東風且伴著  
微住，到鶯微春已堪憐。更凄然萬綠西冷，一抹荒煙。當年燕子知何處，但  
苔深韋曲，草暗斜川。見說新愁，于今也到鷗邊。無心再續笙歌夢，掩重門，  
淺醉閑眠。莫開籬，怕見飛花，怕聽啼鶯！

這是兩首長詞，前一首大約在宋未亡以前做的，才有『誰識山中朝暮，向白雲一笑，  
今古無愁』的句子；後一首大約是宋亡以後做的，才有『莫開籬，怕見飛花，怕聽啼  
鶯』的句子。

張炎其他的長調，也不免雕琢過甚，偏重技巧的毛病。還是小詞多幾首好的，例  
如：

清平樂

香芳人杳，頓覺遊情少。客裏看春多草草，總被詩愁分了。去年燕子天涯，今年燕子誰家？三月休聽夜雨，如今不是催花。

四字令

鶯吟翠屏，簾吹絮雲。東風也怕花顛，帶飛花趁春。鄰娃笑迎，嬉遊趁晴。明朝何處相尋？那人家柳陰。

珍珠令

桃花扇底歌聲香，愁多少，便覺道花陰闕了。因甚不歸來？甚歸來不早？滿院飛花休要掃，待留與薄情知道，知道，怕一似飛花，和春都老。

周濟對於張炎詞有一段極嚴酷的批評：「玉田才本不高，專恃磨礱雕琢，裝頭作脚，處處妥當。後人翕然宗之。然如南浦之賦春水，疏影之賦梅花，逐韻湊成，毫無脈絡。而戶誦不已，真耳食也。」若是就作者的長詞而言，則不但南浦疏影二詞是「逐韻湊成，毫無脈絡」；其大部的長詞，都是一逐韻湊成，毫無脈絡。可是，若論

他的小詞，如上面所舉例，也未嘗沒有很好的作品。晚宋詞人，本來很少值得我們讚許的，但張炎還要算其中「差強人意」的一個詞人呢。

王沂孫，蔣捷，周密，陳允平，張炎這些詞人死掉以後，宋詞的生命便沒落了。此後的文人，都把他們的天才和精力，用於做曲子去了，詞壇便寂寞不堪回顧了。

## 五 宋代詞人補誌

宋代重要詞家，已如上述。今復舉其有作集流傳而作品較可觀者，補誌一部分於下。

趙令時，字德麟，宋之宗室，徙封安定郡王，其詞有聊復集一卷。茲舉其悼愛妾的一首清平樂爲例：

春風依舊，著意隨隄柳。搓得鶉兒黃欲就，天氣清明時候。去年紫陌青門，今宵雨魄雲魂。斷送一生憔悴，只消幾個黃昏。

令時的詞在北宋雖無盛名，然其小詞之雋美者，實不在諸名詞人下。

晁冲之，字叔用，一字用道，鉅野人。舉進士。紹興初，以黨論被逐，隱具茨山下。有具茨集一卷。詞如鷓鴣仙：

憶昔西池池上飲，年年多少歡娛。別來不寄一行書。尋常相見了，猶道不如初。

安穩錦屏今夜夢。月明好渡江湖。相思休問定何如。情知春去後。管得落花無？  
冲之詞明淨而有情致，在元祐間亦屬一作手。

王觀，字通叟，高郵人。嘉祐進士，官翰林學士，以賦應制詞近藝被誦，自號逐客。有冠柳詞。其詞流麗而富有情思，今舉他的生查子爲例：

關山魂夢長，塞雁音書少。兩鬢可憐青，一夜相思老。歸傍碧紗窗，說與人人道：真個別離難，不似相逢好。

葛勝仲，字魯卿，丹陽人。紹興初進士，元符初中宏詞科。累遷國子司業，終文華閣待制，知湖州卒諡文康。有丹陽詞，其詞境甚高，而微短于才，今舉其一首有名的

點絳脣（縣齋夜坐）爲例：

秋晚寒齋，蕤牀香篆橫輕霧。閑愁幾許？夢逐芭蕉雨。雲外哀鴻，似替幽人語。歸不去，亂山無數，斜日荒城鼓。

王安中，字履道，陽曲人。第進士，政和中擢御史中丞，後歸燕，旋又歸宋，紹興初，官左中大夫。其爲人雖反復炎涼不足道，然所作詞實不可埋沒。有初寮詞一卷。例如蝶戀花：

千古銅台今莫問，流水浮雲，歌舞西陵近。烟柳有情開不盡，東風約定年年信。  
。天與麟符行樂分，緩帶輕裘，雅宴催雲鬢。翠霧縈紆銷篆印，箏聲恰度秋鴻陣。

這兩句詞：「翠霧縈紆銷篆印，箏聲恰度秋鴻陣，」在當代是很被傳誦的。

趙師使，一名師俠，字介之，汴人。第進士。有坦菴長短句一卷。所作長于摹寫風景，體狀物態。今舉他的謁金門爲例：

沙畔路，記得舊時行處：萬萼疎翎迷綠樹，野航橫不渡。竹裏疏花梅吐，照眼一川鷗鷺。家在清江江上住，水流愁不去。

紀昀評師使詞云：『今觀其集，蕭疏淡遠，不肯爲剪紅刻翠之文，洵詞中之高品；但微傷率易，是其所偏。』

康輿之，字伯可，涪州人，流寓嘉禾。秦檜當國，與之附檜求進，擢台郎。專爲應制歌詞，諛艷粉飾，聲名掃地。檜死，坐貶。詞有順巷樂府。其小詞頗有可觀，例如訴衷情令：

阿房廢址漢荒邱，狐兔又羣遊。豪華盡成春夢，留下古今愁。君莫上，古原頭，淚難收。夕陽西下，塞雁南來，渭水東流。

楊无咎，字補之，自號逃禪老人，又號清夷長者，清江人。他本有志于功名事業，因秦檜專權，恥于依附，高宗幾次徵他不去。他善畫，其詞在當時不甚有名，黃昇花萼詞選未刊他的詞。有逃禪詞一卷。例如：

相見歡

不禁枕簟新涼，夜初長，又是驚回好夢葉敲窗。江南望，江北望，水茫茫，贏得一襟清淚伴餘香。

醉花陰

淋漓盡日黃梅雨，斷送春光暮。目斷向高樓，持酒停歌，無計留春住。撲人飛絮渾無數，總是添愁緒。回首向春風，爭得春愁，也解隨春去。

无咎的詞，描寫實在不錯，只可惜他的作集裏而應酬的作品太多了。

侯真，字彥周，東武人。紹興中以直學士知建康。他在當世詞名亦不高，所作亦多應酬品，值得舉例的甚少。但偶爲抒情之作，輒清麗可愛。例如風入松（西湖戲作）：

少年心醉杜韋娘，曾格外疎狂。錦箋預約西湖上，共幽深，竹院松莊。愁夜黛眉颦翠，惜歸羅帕分香。重來一夢繞湖塘，空烟水微茫。同心眼底無蘇小，



記舊遊，凝佇淒涼。入扇柳風殘酒，點衣花雨殘陽。

紀昀評侯寘云：「其詞婉約嫺雅，無酒樓歌館鴛鴦狼藉之態，其名雖不甚著，而在南宋諸家中，要不能不推爲作者。」

韓元吉，字无咎，號南澗，許昌人。隆興間官至吏部尙書，論者稱其政事文學，均爲一代冠冕。有芭蕉詞一卷。例如霜天曉角（題采石娥眉亭）：

倚天絕壁，直下江千尺。天際兩蛾橫黛，愁與恨，幾時極？暮潮風正急，酒闌聞塞笛。試問謫仙何處？青天外，遠如碧。

元吉詞氣魄沈雄，風格自高。

杜安世，字壽域，京兆人。其生平不詳。有壽域詞一卷。作品多可誦者，例如踏莎行：

雨霽風光，春分天氣，千花百草爭明媚。畫梁新燕一雙雙，玉籠鸚鵡愛孤睡。  
薜荔依稀，莓苔滿地。青樓幾處歌聲麗。暮愁爲事上心頭，無言欲效巖山翠。

洪咨夔，字舜俞，號平齋，於潛人。官至刑部尚書。有平齋詞。紀昀稱其所作淋漓激壯，多抑塞磊落之感。然如其眼兒媚一類的詞，則是以清麗見長的：

碧沙荒草渡頭村，綠遍去年痕。遊絲上下，流鶯來往，無限銷魂。綺窗深靜，人歸晚，金鴨水沉溫。海棠影下，子規聲裏，立盡黃昏。

黃公度，字師憲，號知稼翁，莆田人。紹興進士，仕至考功員外郎。有知稼翁詞，今舉其青玉案爲例：

隣雞不管離懷苦，又還是催人去。回首高城音信阻，霜橋月館，水村煙市，總是思君處。莫殘別福燕支雨，謾留得愁千縷。欲倩歸鴻分付與，鴻飛不住，倚欄無語，獨立長天暮。

洪遵稱公度的詞『婉轉精麗。』

楊萬里，字廷秀，吉水人。官秘書監。因不肯附韓侂胄，不得志。他是南宋有名的詩人，其詞亦如蘇軾，爲曲子中縛不住者。有誠齋樂府一卷。例如好事近：

月未到誠齋，先到萬花川谷。不是誠齋無月，隔一庭修竹。如今才是十三夜，月色已如玉。未是春光奇絕，看十五十六。

揚萬里真可以說是一個道地的白話詞人。

葛立方，字常之，勝仲之子。官至吏部侍郎。有歸愚詞一卷。今舉其爲世所稱的卜算子爲例

裊裊水芝紅，脈脈蕖霞浦。析析西風澹澹烟，幾點疎疎雨。草草展杯觴，對此盈盈女。葉葉紅衣當酒船，細細流霞舉。

紀昀謂立方詞：『多平實鋪敘，少清新婉轉之意。然大致不失宋人風格。』

曾鞏，字純甫，號海野老農，汴人，孝宗時官至開府儀同三司，加少保，用事二十一年，權傾中外。其爲人奸邪不義，至爲談藝者所不齒。然才華富麗，實有可觀，著海野詞一卷。例如憶秦娥（邯鄲道上）：

風蕭瑟，邯鄲古道傷行客。傷行客，繁華一瞬，不堪思憶。幾台歌舞無消息

，金樽玉管空陳迹。空陳迹，連天草樹，暮雲凝碧。

會觀嘗見東都之盛，故其詞多淒涼感慨。只就詞而論，尚不失爲南渡一作家。

王千秋，字錫老，號審齋，東平人，或稱爲金陵人。毛晉說他的詞絕少綺艷之態。這似不是確實的話。我們讀了他的審齋詞，除了一部分酬賀之作外，大部分都是抒情詞，而且有寫得很綺艷的。詞例西江月：

老去頻驚節物，醒來依舊江山。清明雨過杏花寒，紅紫芳菲何限。春病無人消遣，芳心有酒摧殘。此情拍手問闌干，爲甚多愁我慣？

千秋一生落拓，飄泊他鄉，其名不顯于當代，其詞亦不爲當代所稱，故黃昇花菴詞選未選其詞。但他的詞實在是值得我們誦讀的。紀昀四庫全書提要稱：「其體本花間而出，入于東坡四徑，風格秀拔，要自不雜俚音，南渡之後，亦卓然爲一作手。」

趙彥端，字德莊，號介菴，魏王延美七世孫。乾道淳熙間以直寶文閣，知建康府，終左司郎官。有介菴詞一卷。其賦西湖詞金門最有名：

休相憶，昨夜遠如今日。樓外綠煙，花飛如許急。柳岸晚來船集，波底斜陽紅溼。送盡去雲成獨立，酒醒愁又入。

彥端的小詞頗多婉約風流之作。

楊炎正，字齊翁，或作名炎，號止齋翁，廬陵人。五十二歲始登第，爲甯遠簿，後除掌故之令。有西樵語業一卷。其詞頗多感慨，很帶幾分辛棄疾式的豪放意味，但我們却喜歡他的抒情小詞，例如鵲橋仙：

思歸時節，乍寒天氣，總是離人愁緒。夜來無奈被西風，更吹做一簾秋雨。征衫拂淚，闌干醉倚，羞對黃花無語。寄書除是雁來時，又只恐書成雁去。

紀昀稱炎正詞：『屏絕纖濃，自抒清俊，要非俗艷所可比。』

沈端節，字約之，吳興人。曾令蕪湖，知衡州，官朝散大夫。有克齋詞，今舉其江城子爲例；

秋聲昨夜入梧桐，雨濛濛，灑窗風。短杵疏砧，將恨到簾櫳。歸夢未成心已遠，

雲不斷，水無窮。有人應念水之東，髮如蓬，理妝慵，覽鏡沈吟，膏沐爲誰容？多少相思多少事，都盡在，不言中。

紀昀稱端節詞：「吐屬婉約，頗具風致。」毛晉謂：「克齋詞長于詠物寫景，殆梅溪竹屋之流歟。」

張輯，字宗瑞，鄱陽人。生平不詳。有東澤綺語二卷。其詞多可誦者，例如釣船（寓好事近）

載酒岳陽樓，秋入洞庭深碧。極目水天無際，正白蘋風急。月明不見宿鷗筵，醉把玉欄拍。誰謂百年心事，恰釣船橫笛。

輯詞在當代無重名，然風致清新，要爲南宋中期不可多得之作者。

毛幵，字仲平，信安人，或作三衢人。爲人傲世自許，與時多忤，官只止州卒。詩文均著名，小詞尤工，有樵隱詞一卷。其清平樂（見一婦人陳壁立雨中）最有名：

醉紅宿翠，鬢暈烏雲墮。管是夜來不睡？那更今朝早起？春風滿榻腰支，塔前

小立多時。恰恨一番春雨，想應濕透鞋兒。

盧祖皋，字申之，又字次夔，號蒲江，永嘉人。嘉定間爲軍器少監，權直學院。有蒲江詞一卷。例如謁金門：

閨院字，獨自行來去。花片無聲簾外雨，峭寒生碧樹。做弄清明時序，料理春醒情緒。憶得歸時停棹處，畫橋看落絮。

周濟評云：「蒲江小令，時有佳趣，長篇則枯寂無謂，蓋才少也。」

石孝友，字次仲，南昌人。生平遭遇坎坷，以詞得名。有金谷遺音一卷。以寫艷情之作爲多，例如惜奴嬌：

我已多情，更撞着多情底你。把一心十分向你盡。他們劣心腸，偏有你。共你撇了人，只爲個你。宿世冤家，百忙裏方知你沒前程。阿誰似你壞却才名？到如今，都因你。是你，我也沒星兒恨你。

論者以孝友比蔣捷，似乎不類，他實是黃庭堅一流的作風。

以上共補誌兩宋詞人二十四家。



## 第五章 金元明詞

金，元，明，這三個時代是新興的通俗文學流行時期，是正統的古典文學衰落時期。在這時期內，許多有天才的文人，都朝着新興的戲曲與小說去努力，去求新的創造，所以戲曲與小說的成績斐然，其仍在文章詩詞方面賣力的，大都是主張復古主張模擬的文人，他們始終不能超出前人的範圍，故文章詩詞的成績均無甚可觀。

比較起來，恐怕還是詞的一方面比文章詩歌較為令人滿意一點。特別是金，元二代，作詞的風氣雖不很濃，但他們的作品還不是一味模擬，有時竟能表現出一種特異的情調，給我們以清新的觀感，這是值得注意的。

往下，分開來敘述。

### 一，金詞

宋南渡後，中原便爲金所佔有。金主大都是愛好中國文化的，如金主亮，世宗，章宗，都極力引用宋朝的文人去做官，他們自己都能做詩詞，有時並且做得很好，如金主亮的昭君怨（詠雪）：

昨日樵村漁浦，今日瓊川銀渚。山色捲簾看，老峯樹。錦帳美人貪睡，不覺天孫剪水。整問是楊花？是蘆花？

這種詞的風調，與宋詞有點兩樣，讀起來是另有趣味的。

金之詞人，據中州樂府所著錄，有詞人三十六位，惜其詞集不皆流傳，今舉幾個較負聲名的詞人爲代表。

吳激，字彥高，建州人。宋宰相拭之子。使金，留不遣，累官翰林待制。皇統初，出知濮州卒。有東山集詞一卷。字文叔，稱其「以樂府名天下。」他最有名的是首人目圓（宴張侍御家有感）：

南朝千古傷心地，還唱後庭花。舊時王謝堂前燕子，飛向誰家？恍然一夢，

天姿勝雪，宮帽堆鴉。江州司馬，青衫淚溼，同是天涯。

這首詞是寫故國之感的，相傳聞者皆爲之揮涕。黃升云：『彥高詞精妙悽惋』。所作雖篇數不多，皆精微妙善，在金代怕要算是首屈一指的詞人呢。

蔡松年，字伯堅，真定人。累官至丞相，加儀同三司，封衛國公。卒後加封吳國公，諡文簡。有蕭閑公集。他詞與吳激齊名，當時號爲『吳蔡體』。例如尉遲杯：

紫雲暖，恨翠擁，珠樹雙棲晚。小枝靜院，相逢的的，風流心眼。紅潮照玉怨，午香重，草綠宮羅淡。喜銀屏小語，私分勝月，春心一點。華年共有好願，何時定？妝鏡暮雨零亂。夢似花飛，人歸月冷，一夜小山幽怨。劉郎興尋常不淺。況不似，桃花春溪遠。覺情隨曉馬東風，病酒餘香相半。

韓玉，字溫甫，北平人。擢弟入翰林爲應奉文字，後爲鳳翔府判官。有東浦詞一卷。其詞多清新可誦，例如減字木蘭花（贈歌者）：

香檀素手，綏理新詞來伴酒。音調淒涼，便是無情也斷腸。莫歌楊柳，記得

渭城朝雨後。客路茫茫，幾度東風蕙草長。

王庭珪，字子端，蓋州熊岳人。大定中登第，官至翰林修撰，晚年卜居黃華山，自號黃華老人。著黃華山人詞。其爲人風流蘊藉，冠冕一時，所作詞亦富于情韻，例如訴衷情：

夜涼清露滴梧桐，庭樹又西風。薰籠舊香猶在，曉帳暖芙蓉。雲淡薄，月朦朧，小簾櫳，江湖殘夢，半在兩樓畫角中。

元好問，字裕之，太原秀容人。興定五年進士，累官左司都事員外郎，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。金亡不仕。世稱遺山先生。有遺山集。（二九〇——二五七）他在金代是一位有最權威的文學家，詩名極高，詞亦享盛名。例如：

### 點絳脣

醉裏春歸，綠窗猶唱留春住。問春何處？花落鶯無語。渺渺余懷，漠漠烟中樹。西樓暮，一籠疏雨，夢裏尋春去。

邁陂塘

秦和五年乙丑年歲赴試并州，道逢捕鴈者云：「今日獲一鴈，殺之矣。其鴈絳者悲鳴不能去，竟目投於地而死」。予因買得之，葬之汾水之上，累石爲識，號曰雁邱，并作雁邱詞。

問世間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許？天南地北雙飛客，老翅幾回寒暑？歡樂趣，離別苦。就中更有癡兒女。君應有語。渺萬里層雲，千山暮雪，隻影向誰去？  
橫汾路。寂寞當年蕭鼓。荒烟依舊平楚。招魂楚些何嗟及，山鬼暗啼風雨。天也妬。未信與，鶯兒燕子俱黃土。千秋萬古，爲留待騷人，狂歌痛飲，來訪鴈邱處。

然。

張炎詞源云：「遼山詞深于用事，精于鍊句，風流蘊藉處，不減周秦」。斯評信

此外金之詞人較有名者，劉仲尹有龍山集詞，趙可有玉峯散人集，劉迎有山林長

話，黨懷英有竹溪集，王寂有拙軒集，段克己有遁庵樂府，段成己有菊軒樂府，李俊民有莊靖先生樂府。蔡珪的詞雖僅江城子一首，然特有風趣，茲錄如下：

鶻聲迎客到庭除，問誰與？故人車，千里歸來，塵色半征裾。珍重主人留客意，奴白飯，馬青芻。東城入眼杏千株，雪模糊，俯平湖。與子花間，隨分倒金盞。歸報東垣詩社友，曾念我，醉狂無？

以上所錄作者其原籍皆中原之士。道地的金人中，除諸金主外，能文者以完顏璘的成就獨高。璘字子瑜，世宗之孫，越王之子。累官封密國公。自號樓軒居士。所著有如莽小菴。詞如青玉案：

凍雲封卻曉關雲路，有誰訪溪梅去。夢裏疎香風暗度，覺來唯見，一窗涼月，瘦無尋處。明朝畫筆江天暮，定向漁蓑得奇句。試問簾前深幾許？兒童笑道：黃昏時候，猶是籠纖雨。

金詞來比南宋詞，金詞當然較爲遜色，決不能拿來和南宋的大詞家相比擬。但

他們作詞，不像姜夔張炎輩去咬文嚼字，千鍾百鍊，故往往能夠寫出較為清新俊逸的詞來。

## 二 元詞

有元一代，重新曲而輕齊詞。相傳當時以曲試士之說雖不可靠，但曲之發展，實際上已壓倒了一切的文體而獨霸一時。當時著名的詩家，大都是詩人，而非戲曲家。

元代的詩人大部分是崇信復古與模擬的，由此即可知詞的發展是絕望了。

元詞之傳于今，有作品集可讀者，尚有六十餘家，可見當時詞的作品在數量上仍然是很可觀的。但要找出幾個偉大的作家來，却很困難了。比較上可以代表元代詞壇的，只有下列幾位。

王恽，字仲謀，汲縣人。官至翰林學士，嘉議大夫，累進中奉大夫，贈翰林學士承旨，資善大夫，追封太原郡公，諡文定。有秋澗集詞四卷。所作以小詞為佳。

平湖樂

秋風湖上水增波，水底雲陰過。憔悴湘纍莫輕和，且高歌。凌波幽夢誰驚破

，佳人望斷，碧雲暮合。道別後，意如何？

作者的長詞，則以春從何處來（見故宮人感賦）一篇最爲人所激賞。

趙孟頫，字子昂，宋之宗室，賜第湖州，遂爲湖州人。宋末爲真州司戶參軍。入

元授兵部郎中，累官翰林學士承旨，榮祿大夫，卒追封魏國公，諡文敏。（一二五四

——三三二）他能詩能文，工書畫，實一多才之藝人也。詞有松雪詞一卷。

蝶戀花

儂是江南遊滄子，烏帽青鞋，行樂東風裏。落盡楊花春滿地，萋萋芳草愁千里

。扶上兩舟人欲醉，日暮青山，相映雙蛾翠。萬頃湖光歌扇底，一聲吹下相

思淚。

邵復孺稱孟頫的詞：「深得騷人風度。」



劉因，字夢吉，容城人。至元中，徵授承德郎，右贊善大夫。以母疾歸。卒後追封容城郡公，諡文靖。有靜修集詞一卷。

木蘭花

未開常探花開未？又恐纔開風雨至。花開風雨不相妨，爲甚不來花下醉？今年休作明年計，明日已非今日事。春風欲勸坐中人，一片落紅當眼墜。

作者無心于功名富貴，朝廷屢次徵召，均固辭不赴。他懷抱着現世的樂天主義，故其詞亦多謳歌「淺斟低唱」之辭。

張堃，字堃夫，鄆郚人。有古山樂府二卷。他的詞以長調著稱，例如水龍吟（遊絲）：

落北天氣初晴，隨風幾縷來何處？飄飄冉冉，悠悠颺颺，欲留還去。雪藕新抽，青絲暗墜，簷珠輕度。看垂虹百尺，縈迴不下，似欲繫春光住。憑仗何人，收取付天孫，雲綃織杼。浮踪浪跡，忍教長伴章台飛絮。惹起閑愁，織成離

恨，萬端千緒。望天涯盡日，柔情不斷，又闌庭暮。

倪瓚，字元鎮，無錫人。不仕，扁舟簪笠，往來湖泖間。自稱倪瓚，亦稱倪迂。善畫，有清閨閑遠稿詞一卷。他的詞長于小令，例如人月圓：

驚回一枕當年夢，漁唱起南津。畫屏寒嶂，池塘春草，無限消魂。舊家應在，梧桐覆井，楊柳藏門。閑身空老，孤篷聽雨，燈火江村。

詞苑稱倪瓚的詞：「詞意高潔」。

邵亨貞，字復孺，號清溪，華亭人。有蛾術詞選四卷。他的小詞頗有北宋人風味，例如：

凭欄人（題曹雲西贈伎小畫）

誰寫江南一段秋，妝點鏡塘蘇小樓。樓中多少愁，楚山無盡頭。

浣溪沙

西子湖頭三月天，半篙新漲柳如烟。十年不上斷橋船。百媚燕姬紅錦瑟，五

花宛馬紫絲鞭，年年春色暗相牽。

張翥，字仲舉，晉寧人。至正初，以薦爲國子助教。累官河南行省平章政事，兼翰林學士。他長于詩，其詞尤爲當代衆望所歸，有說巖樂府三卷。

摘紅英

鶯聲寂，鳩聲急，柳烟一片梨雲濕。愁人困，教人恨，待到平明，海棠應盡。青無力，紅無跡，殘香粉脂那禁得？天難準，晴難穩，晚風又起，倚欄爭忍？

作者以模擬姜張爲能事，其長詞雖爲世人所稱道，然多不足觀。還是他的小詞較富情趣，較爲自然。

薩都刺，字天錫，號直齋。本答失蠻氏，雁門人。登泰定進士，官京口錄事，終河北廉訪司經歷。有雁門集。他的小詞和長詞都寫得好，才氣遠在張翥之上。

小欄干

去年人在鳳凰池，銀燭夜彈絲。沈水香消，梨雲夢暖，深院繡簾垂。今年冷

落江南夜，心事有誰知？楊柳風柔，海棠月淡，獨自倚欄時。

滿江紅（金陵懷古）

六代豪華春去也，更無消息。空恨望山川形勝，已非疇昔。王謝堂前雙燕子，烏衣巷口曾相識。聽夜深寂寞打孤城，春潮急。思往事，愁如織；懷故國，六陳迹。但荒烟衰草，亂鴉斜日。玉樹歌殘秋露冷，胭脂井壞寒蟬泣。到如今，只有舊山青，秦淮碧。

百字令（登石頭城）

石頭城上，望天低，吳楚眼空無物。指點六朝形勝地，惟有青山如壁。蔽日旌旗，連雲櫓，白骨紛如雪。大江南北，消磨多少豪傑！寂寞避暑離宮，東風散路，芳草年年發。落日無人松徑裏，鬼火高低明滅。歌舞尊前，繁華鏡裏，暗換青鬢。傷心千古，秦淮一片明月。

詞苑云：『天錫小闌干詞，筆情何減宋人。其石頭城懷古詞尤多感慨！』在元代的詞

人中，薩都刺怕要算是最值得珍貴的吧。

此外之元詞人，尚有程鉅夫，仇遠，劉秉忠，磨玉，蕭允之，曾允元，虞集，趙雍，張雨等，但其作品皆無甚特色可供敘述了。

### 三 明詞

明代韻文，擅長南曲，詞壇與詩壇一樣的沒有生氣，許多詞人都是高標着『北宋』或『晚唐五代』的旗幟，徒然抄襲古人，不能自出新意，故沒有什麼好成績表現出來。在三百年代的明代詞壇中，我們只能舉出下列的幾家，是讀者較為滿意的。

劉基，字伯溫，青田人。元進士。入明官至御史中丞，封誠意伯，諡文成。（一三一——一三七五）其詩文均有名，詞亦為一代泰斗。所作詞附于誠意劉文公集。

千秋歲

淡煙平楚，又送玉孫去。花有淚，鶯無語，芭蕉心一寸，楊柳絲千縷，今夜雨

，定化作相思樹。憶昔遊處，觸目成千古。良會遠，知何許？百杯桑落酒，三盞陽關句。情未已，日明湖上迷津渚。

王世貞稱劉基詞『穠纖有致』，誠爲不諱之語。

高啓，字季迪，長洲人，隱吳淞江之青邱，自號青邱子。洪武初，召入纂修元史，授編修，擢戶部侍郎。（一三三六——一三七四）有扣舷詞一卷。

### 行香子（芙蓉）

如此紅妝，不見春光，向荷前連後纔芳。雁來時節，寒迴羅裳。正一番風，一番雨，一番霜。蘭舟不採，寂寞橫塘。強相依，暮柳成行。湘江路遠，吳苑池荒。恨月朦朧，人杳杳，水茫茫。

論者稱高啓的詞：『大致以疎曠見長』。

楊基，字孟載，嘉州人。洪武初，知榮陽縣，歷山西按察副使。有眉菴詞。

### 多麗

問蕊花，晚來何事肅索？是東風，釀成新雨，參差吹滿樓閣。辟寒金，再簪寶鬢，靈犀鎮，重護香幄。杏惜生紅，桃絨淺碧，向人憔悴未舒萼。念惟有淡黃楊柳，搖曳映珠箔。凭闌久，春鴻去盡，錦字誰託？奈夢裏，清歌妙舞，覺來偏更情惡。聽高樓，數聲羌笛，管多少梅花點落。鴛帶慵寬，風鞋懶綉，新晴誰與共行樂？料在楚雲湘水，深處望黃鶴。天涯路，計程難定，長恁飄泊。

作者詩名，次于高啓，而詞名則過之。論者稱其「饒有新致。」

楊慎，字用修，新邵人。正德六年賜進士第一，授修撰，嘉靖甲申兩上議大禮疏，廷杖謫戍雲南永昌衛，卒于戍所。（一四八八——一五五九）他生平以博學著稱。有升菴詞二卷。

轉應曲

銀燭銀燭，錦帳羅幃影獨。離人無語消魂，細雨斜風掩門。門掩，門掩，數盡寒城漏點。

昭君怨

樓外東風到早，染得柳條黃了。低拂玉欄干，怯春寒。正是困人時候，午睡濃于中酒。好夢是誰驚？一聲鶯。

王世貞云：『用修所輯百珠真珠，詞林萬選，可謂詞家功臣。其詞好用六朝麗字，似近而遠。然而其妙絕處亦不可及。』

施紹莘，字子野，青浦人。他的生平不詳，有花影集行世。其小詞頗多佳作。

浣溪沙

半是花聲半雨聲，夜分漸灑打窗檣，薄衾單枕一人聽。密約不明渾夢境，佳期多半待來生，淒涼情況是孤燈。

調金門

春欲去，如夢一庭空絮。牆裏鞦韆人笑語，花飛撩亂處。無計可留春住，只有斷腸詩句。萬種消魂多寄與，斜陽天外樹。



相傳施紹莘最愛張先的詞，因先詞有『雲破月來花弄影』之句，故所作亦題花影集。其小詞雖不能比擬張先，在明代要爲一能手也。

陳子龍，字臥子，青浦人。崇禎中進士，官兵科給事中，進兵部侍郎，明亡殉難，諡忠節。(二六〇八——一六四七)他是明末的大詞人。有湖真閣江蘇櫪詞二卷。

### 江城子

一簾病枕五更鐘，曉雲空，捲殘紅。無情春色去矣幾時逢？添我千行清淚也，留不住，苦匆匆。  
楚宮吳苑草茸茸，戀芳叢，繞遊蜂。料得來年相見畫屏中。  
人自傷心花自笑；憑燕子，罵東風。

### 蝶戀花

雨外黃昏花外曉，惱得流年，有恨何時了？燕子乍來春又老，亂紅相對愁眉掃。  
乍夢闌珊歸夢杳，醒後思量，踏遍閑庭草。幾度東風人意惱，深深院落落芳心小。

王士禛稱作者的詞：『神韻天然，風味不盡。晚年所作，寄意更綿邈悽惻』。不錯，在明代詞人中，陳子龍確是值得特別珍視的。

沈謙，字去矜，仁和人。明末諸生。與丁澎等稱『西泠十子』。有東江詞二卷。所作什九爲言情之作。例如蘇絲遮（閨情）：

燕聲嬌，花影醉，日過窗西，猶白厭厭睡。一線情絲常似醉。九十春光，半擁鴛鴦被。  罨銷紅，眉斂翠。便到沉身，總是多情淚。說與東風都不會。鏡子裙兒，曉得人憔悴。

邵梅芳，字景悅，青浦人。貢生。他在當代不是有名的文人。所作小詞多可誦者，例如秋蕊香（落葉）：

門外秋聲不絕，簌簌空階吹徹。寒枝影亂鴉啼歇，滿院清霜斜月。  和風帶雨難分別，還淒切。綺窗敲處燈明滅，夢醒三更時節。

除上述諸家外，明詞人之較著名者尚有王世懋、王世貞、謝應孝、聶大年、顧潛

，韓邦奇，文徵明，吳子孝，馬洪，湯傳楮，韓洽，夏完淳，張草等，皆有詞集流傳。此外，我們還要推薦兩位有名的女詞人。

。沈宜修，字宛吉，吳江人。葉理寰室。與其夫偕歷汾湖，刻意于詩詞。有鷓鴣吹集。所作綽約風華，爲世所稱。例如浣溪紗：

淡薄輕陰拾翠天，細腰柔似柳飛綿，吹簫閑向畫屏前。詩句半緣芳草斷，鳥啼多爲杏花殘，夜寒紅露濕秋干。

葉小鸞，字瓊章，宜修之女。相傳她十歲卽能韻語，未婚而歿。遺集名返生香。所作詞風格甚高，似不食人間烟火語。今舉其調金門爲例：

情脉脉，籠捲西風爭入，漫倚危樓窺遠色，晚山留落日。芳樹重重凝碧，影浸澄波欲濕。人向暮烟深處憶，繡裙愁獨立。

明代婦女，頗多以詞著名者。沈葉二氏以外，尙有楊慎妻黃氏，端淑卿，王鳳嫻，徐媛，張鴻逵，項蘭貞，商景蘭，葉純純，沈靜專，申蕙，張嫺倩等，皆以詞傳。

中 國 通 史

111

## 第六章 清詞

清代號稱詞的復興時期。

就說量的發展一點說，清詞不但超過明代，超過金元，而且超過兩宋。清代的詞人之多，正是我們所意想不到的。王昶的清詞綜編到嘉慶初年止，王紹成的清詞綜二編到道光時止，黃燮清的清詞綜續編編到同治末年止，丁紹儀的清詞綜補編編到清亡為止。單此四書，共錄詞家三千餘人，合宋，金，元，明四朝，尚無此盛！

可是，詞的時代已經過去了。詞興于中唐，經過晚唐，五代，北宋，至于南宋之末，已經有五百年的光榮的歷史，已經發展得淋漓盡致，無美不備了。本來詞體是很狹隘的，至此發展已盡，無可再進，故至元明，聰明的作者都遁而經營別種新興的文體，詞乃一蹶不振。雖有少數文人，極力去撐持詞的門面，想把詞壇振作起來，結果皆徒勞無功。我們試讀上面一章的金，元，明詞，便知道詞壇是寂寞不堪了。這三傳

的詞人雖偶有佳作，然皆破碎不足以名家。要找一個像宋代的第一流名詞家，已可復得了。

詞至清代，無論小詞或長詞，無論婉約的詞或豪放的詞，無論白話的詞或典雅的詞，都已早有了極好的成績，琳琅滿目，美不勝收，擺在清人的面前。清人既不能在詞體裏別開新生面，無路可走；同時又看看許多前人留下了很多而且很好的成績在那裏，作爲範本，便自然而然的開起倒車來，墮入模擬的圈套裏去了。我們讀清人詞，雖表現了一部分的成績，產生了幾個偉大的詞人，但大多數的清詞家，不是模擬南宋，便是模擬北宋，有的擬五代，也有的擬晚唐。總之，無論他們怎樣跳來跳去，總不會跳出古人的圈套，清人的詞，因此便墮落了，走上古典主義的死路去了。

所以說，清詞的復興，只是造成詞壇的熱鬧，在數量上增加若干倍的詞人和作品，不像元明的寂寞罷了。若謂恢復了詞的實質上的黃金時代，實是荒謬之言。

清詞的變遷，依我的見解，可以分爲下列四列階段：（一）清初詞；（二）浙派詞；（三）常州派詞；（四）清末詞。往下便依此次序來敘述。

### 一 清初詞

清初百年的文壇，誕生了許多富有才氣的文人。僅就詞的一方面說，這百年也要算是清代最光榮的時期。此時的詞家，雖未能離開模擬而肆力創造，但尙未爲一種嚴格的派別主張所限制，除了少數的古典詞人外，他們大都能比較自由的去做各人的詞，因此，往往能夠寫出很好的作品來。

吳偉業與王士禛是清初兩大名詞人，他倆的小詞也異曲同工，爲清初之雙璧。偉業字駿公，號梅村，太倉人，明末崇禎進士，入清，官國子監祭酒。（一六〇九——一六七二）有梅村詞二卷。其詞如：

如夢令

鏡日爲愁燕懶，遍地落紅誰管？睡起蕭沉香，小飲碧螺春盞。簾捲，簾捲，任柳絲風軟。

### 浣溪沙

斷頰微紅眼半醒，背人幕地下階行，摘花高處賭身輕。細撥薰爐香繚繞，嫩塗吟紙墨款傾，慣猜閑事爲聰明。

記四庫提要稱偉業詞：『韻協宮商，感均頑詭』，而比之于柳永秦觀。王士禛則稱其『流麗穩貼』，而比之于辛棄疾。實則作者之詞風固接近花間一派也。

王士禛，字貽上，號阮亭，山東新城人。順治十八年進士，官至刑部尚書，卒諡文簡。（一六三四——一七二一）其詩爲一代之宗，詞名遂爲所掩，然衍波詞一卷，價值固甚高貴也。例如：

### 憶江南

江南好，畫舫聽吳歌。萬樹垂楊青似黛，一灣春水碧於羅，懊惱是橫波。



點絳脣(春詞)

水滿春塘，柳綿又蘸黃金縷。燕兒來去，陣陣梨花雨。情似黃絲，屢亂難成緒。凝眸處，白蘋紅樹，不見西洲路。

彭孫遜詞藻稱：「衍波詞體備唐宋，美非一族」，鄒砥謨遠志齋詞更亦謂：「衍波詞小令，極哀艷之深情，窮倩盼之逸趣，」作者蓋亦一綺艷之小詞家也。

明末的詞人與吳偉業同時入清者，尙有龔鼎孳，李雯，曹溶，宋徵璧諸家，他們的作品均能開一代的風氣，而獨備一格。其繼起而與王士禛前後同時者，則有納蘭性德，曹貞吉，吳綺，顧貞觀，陳維崧，朱彝尊，彭孫遜諸名詞家。就中以朱彝尊的詞名最盛，而以納蘭性德的詞境最高。

納蘭性德本名成德，字容若，其祖先原居葉赫地，爲正白旗人。十七歲補諸生貢入大學，授三等侍衛，旋進一等侍衛，頗得康熙之隆遇。所交均當代才人。可惜天不予年，卒時僅三十一歲（一六五五——一六八五）。著飲水詞三卷。

性德在清詞人中爲別樹一幟者；其所作詞不事依聲律，不重視模擬，不喜用古典，而以俚語寫自己情思，純發乎天籟，語意渾然，像這樣的詞家，宋以後一人而已。

### 憶江南

昏鴉盡，小立恨因誰？急雪乍翻香閣絮，輕風吹到胆瓶梅。心字已成灰！

### 長相思

山一程，水一程，身向榆關那畔行，夜深千帳鏡。風一更，雪一更，聒碎鄉心夢不成。故園無此聲。

### 采桑子

而今才道當時錯，心緒淒迷，紅淚儉垂，滿眼春風百事非。情知別後來無計，強說歡期。一別如斯，落盡梨花月又西。

### 太常引（自題小照）

晚來風起撼花鈴，人在碧山亭。愁裏不堪聽，那更雜東聲雨聲。無憑踪跡，

無聊心緒，誰說與多情？夢也不分明，又何必催教夢醒！

性德本貴公子，身世美滿，而所作多悽愴令人不能卒讀，殆所謂天生的殉情主義者歟。陳維崧稱其詞：『哀感頑艷，得南唐二主之遺。』况周頤亦謂：『容若爲國初第一詞人，其詞純任性靈，纖塵不染』。此皆深能賞鑑性德詞者之忠實批評也。

曹貞吉字升六，號實庵，安邱人。官至禮部員外郎。有珂雪詞二卷。所作不爲閨體靡曼之音，而以氣韻見長。吳綺字園次，江都人。官至湖州府知府。有執香詞一卷。他的詞和平雅麗，跌宕風流，論者稱爲一時才士。顧貞觀字華峯，號梁汾，無錫人。官至國史院典籍。有彈指詞三卷。他與納蘭性德交誼甚篤，所作詞多至情流露語，其寄吳漢槎之金縷曲二首最有名，今舉其真珠簾詞爲例：

櫻桃宴罷人歸後，正燈籠灺月，疎窗如畫。紅藥闌邊，當日親携素手。睡起微聞花歎息，賸一縷，相思誰剖？依舊，對漂香泊粉，幾枝春瘦。別久，心期輕負。爲深憐痛惜，越添憐憊。十載綺羅情，付昨宵殘酒。誰道酒醒都是恨，

只剗地曉風楊柳。知否？古今來，一例斷腸回首。

陳維崧與朱彝尊齊名于清初詞壇，然二家作風絕不相同。朱彝尊爲浙派詞人的領袖，容待下節敘述。維崧字其年，宜興人。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詞科，授翰林院檢討。（一六二五——一六八二）他創作甚豐，所著迦陵詞至三十卷之多。長調最爲他所擅長，小詞亦往往雋美可喜，蓋亦軼世之才也。

#### 風入松

星移帆影月移沙，秋思誰家？別時不敢分明語，覺春山、暗損年華。又是中秋時候，西風幾陣歸鴉。相思難遣夢交加，水闊山斜。尊前常恨天涯遠，況如今，真個天涯。更道重來應未，待伊歸向窗紗。

#### 慶春澤（春影）

已近花朝，未過春社，小樓盡日沉沉。暝色連朝，江南倦客難禁。門前綠水昏如夢，粉雲遮，失却遙岑。恁瀟裙，不到溪邊，佳約空尋。年時恰是鶯花候

「正黃歸柳鬢，紅入桃心。舞扇歌衫，參差十里園林。東風吹縠絲絲滿，做半寒半暖光陰。問何時日上花梢，細弄鳴禽？」

在清代的詞人中，維崧實獨具風格者，所作雖不免有粗率處，而波瀾壯闊，氣象萬千，讀者尊爲清初巨擘，蓋以其具有蘇辛之豪壯精神云。

彭孫遹亦清初名詞人之一。字駿孫，號羨門，海鹽人。官至吏部侍郎。（查一——一七〇）有延露詞三卷。所作多綺語，小詞最佳，論者至稱爲「不減南唐風格。」例如生查子：  
薄醉不成眠，轉覺春寒重。枕席有誰同，夜夜和愁共。夢好恰如真，事往翻如夢。起立悄無言，殘月生西弄。

在人才濟濟的清初詞境中，上述諸家自是最值得稱道的，此外，則多是被束縛于格律的第二流以下的作者了。

## 二 浙派詞

所謂浙派詞，是以南宋詞人姜夔張炎來相標榜的浙中的詞派。這派詞的倡導者是曹溶。他看着當時人作詞，多以明人爲法，痛心詞學失傳，乃搜輯遺集，求之於宋，崇爾雅，斥淫哇，後來乃形成『浙西填詞者，家白石而戶玉田』的風氣。

至朱彝尊起，力倡曹溶之說，乃造成浙派詞的堅固勢力。彝尊字錫鬯，號竹垞，自號小長蘆釣師，秀水人。康熙十八年以布衣召試，舉鴻博，授翰林院檢討。（一六二九——一七〇九）生平著述甚富，詞有江湖載酒集三卷，靜志居琴趣一卷，茶煙閣體物集二卷，蕃錦集一卷。我們要了解他的詞，必須先看他對於詞的主張。他曾經說過：『詞至南宋始工』在他一首自題詞集的解頤令，更把他對於詞的宗尚說得很清楚：

十年磨劍，五陵結客，把生平涕淚都飄盡。老去填詞，一半是空中傳恨。幾曾圍燕釵蟬鬢。不師秦七，不師黃九，倚新聲玉田差近。落拓江湖，且分付歌筵紅粉。料封侯白頭無分。

由此即可見朱彝尊是在熱烈崇拜張炎之下而從事填詞的，是純粹的姜夔派詞人。其詞

的格律很嚴整，字句很雅麗，要算是一位古典主義的健將。其詞如：

桂殿秋

思往事，渡江干，青娥低映越山看。共眠一舸聽秋雨，小簟輕衾各自寒。

憶少年

一鈞斜月，一聲新雁，一庭秋露。黃花初放了，小金鈴無數。燕子已辭秋社去，剩香泥舊時窠戶。重陽將近也，又滿城風雨。

高陽台

吳江葉元禮少日，過流虹橋，有女子在樓上見而慕之，竟至病死。氣方絕，適元禮復過其門，女之母以女臨終之言告，葉入哭，女目始瞑。友人爲作傳，余紀以詞。

橋影流虹，湖光映雪，翠簾不捲春深。一寸橫波，斷腸人在樓陰。游絲不繫羊車住，惜何人，傳語青禽。最難禁，倚徧雕闌，夢徧羅衾。重來已是朝雲散

，張明珠佩冷，紫玉煙沈。前度桃花，依然開遍江濤。鍾情伯到相思路，盼長  
隄，草盡紅心。勸愁吟。碧落黃泉，兩處誰尋？

作者的小詞每自出機杼，譽之者至稱其能「可擬五代北宋之緒。」其長調則完  
全張炎化了。杜紫綸云：「竹垞詞神明乎姜史，剗削雋永，本朝作者雖多，莫有過焉  
者。」在清代詞人中，說朱彝尊是南宋姜史張一派之巨擘，自無異議。但我們却正嫌  
他爲姜張所陷，不能自拔，未能充分發展其天才。他的作品集以靜志居琴趣一卷爲最佳。

雙翔麟刻浙西六家詞，錄朱彝尊，李良年，李符，沈皞日，沈岸登及其本人作集  
，於是「浙派」二字，乃變成一個鮮明的詞派，風氣所播，詞壇翕然，這派詞乃在清  
之中葉大盛起來。

繼朱彝尊而起的浙派詞人，有厲鶚，郭麐，項鴻祚三大健將。

厲鶚字太鴻，錢唐人。康熙舉人，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。（一六九二——一七五



(二) 著有雙樹山房詞二卷，續集一卷。他的詞要算浙派中的白眉，極爲世所稱道。例如：

眼兒嬌

一寸橫波惹春留，何止最宜秋？最殘粉薄，玲嚴消盡，只有溫柔。當時底事，忽忽去？悔不載扁舟。分明記得，吹花小徑，聽雨高樓。

百字令（丁酉清明）

春光老去，恨年年心事，春能拘管。永日空園雙燕語，折盡柳條長短。白眼看天，青袍似草，最覺當歌嬾。惜惜門巷，落花早又吹滿。凝想烟月當時，鶻齋舊事，慣逐嬉春伴。一自笑桃人去後，幾葉碧雲深淺。亂柳榆錢，細垂桐乳，尙惹遊絲轉。望中何處？那堪天遠山遠！

論者稱厲鶚詞清真雅正，超然神解。然其一生作詞，苦爲玉田所累，未能獨創一格，實屬可惜。

郭麐字祥伯，號頻伽，吳江人，僑居嘉善。終身爲諸生。（一七六七——一八三  
一）著靈芬館詞。他是嘉慶時代及道光初年浙派詞人中之最負盛名者，詞如：

台城路（遊舒氏園作）

薄陰不散霜飛早，園林深貯秋意。水木清蒼，陂陀高下，愴與暮雲無際。紅泥  
亭子，占一角孤城，七分烟水。最愛疏疏，竹竿萬個滴寒翠。年來俊侶都散  
，便登山臨水，只憑蕉萃。倦柳婆條，清流照鬢，暗老悲秋身世。荒寒如此，  
又畫角聲中，夕陽垂地。樹樹西風，暮鴉寒不起。

浙派至郭麐，作風爲之一變，所作以『清疏』見長，然其弊則流於『滑薄』，蓋已是浙派  
的強弩之末了。

項鴻祚是浙派的後勁。原名繼章，字蓮生，錢塘人。道光時舉人。（一七九八—  
一八三五）著憶雲詞甲乙丙丁稿。他本是富家子，而其詞幽艷哀怨，如不勝情，殆  
亦納蘭性德一流之天生殉情少年也。故年亦不永。其詞如：

清平樂（池上納涼）

水天清話，院靜人消夏。蟻炬風搖簾不下。竹影半牀如畫。醉來扶上桃笙，熟羅扇子涼輕。一霎荷塘過雨，明朝便是秋聲。

水龍吟（秋聲）

西風已帶離愁，如何又著芭蕉雨。冷冷暗起，淅淅漸緊，蕭蕭忽住。候館疏砧，高城斷鼓，和成凄楚。想亭皋木落，洞庭波遠，渾不見，愁來處。此際頻驚倦旅，夜初長，歸程夢阻。砌蛩自歎，邊鴻自唳，剪燈誰語？莫使傷心，可憐秋到，無聲更苦。滿寒江剩有，黃蘆萬頃，卷離魂去。

譚獻云：『蓮生古之傷心人也。激氣勝回，一波三折。有白石之幽澀而去其俗，有玉田之秀折而無其率；有夢窗之深細而化其滯，殆欲前無古人。』鴻祚的詞雖不必盡如譚氏所獎飾，然在浙派中，總算是一為姜張所束縛，而能自出樵仔的作家了。

有吳藻女士者，字蘋香，亦浙之仁和人。嫁同邑黃某為室。晚年寡居錢塘，生活

清苦。著有花籬詞及香南雪北詞，頗受厲鶚之影響，而以溫婉之女性風度出之，趣味爲之一新。

### 如夢令

燕子未隨春去，飛到繡簾深處。軟語話多時，莫是要和儂住？延佇，延佇，含笑回他：不許！

### 虞美人

曉窗睡起簾初卷，入指寒如剪。一宵疎雨一宵風，無數海棠瘦得可憐紅！分  
明人也因花病，幾度慵拈鏡。日高猶自不梳頭，只聽喃喃燕子話春愁。

她是道光年間的作者，當時詞譽遍大江南北，爲清代女詞家中第一人。  
自此以後，我們便再找不出矜貴的浙派詞人來了。

## 三 常州派詞

當浙派詞發展至乾嘉兩代的時候，突然遇着一個重大的攻擊，就是產生了一個對牠取敵視態度的常州派。

本來浙派到了郭麐的時期，作者的才氣已遠不如朱厲等大詞人，模擬也不見功夫。不但翻不出什麼新花樣，而且愈趨愈下了。這時便有常州系的詞人張惠言，張琦，周濟等起來糾正浙派的錯誤，他們熱烈的攻擊南宋的姜張，而改宗北宋。張惠言，張琦的詞選與檢詞選，其編輯之旨，以『深美閎約』爲主，蓋卽尊北宋的周邦彥，而薄南宋姜張之意。至周濟則明白鄙視姜張，他說：

近人頗知北宋之妙，然終不免有姜張二字，橫互胸中，豈知姜張在南宋，亦非巨擘乎？論詞之人，叔夏晚出，既與碧山同時，又與夢窗別派，是以過尊白石，但主清空。後人不能細研詞中曲折深淺之故，萃聚而和之，并爲一談，亦固其所也。

常州派的詞宗尙北宋，雖依然未脫模擬藩籬，但不過事雕琢，不專注于綺藻韻致

，已經比浙派解放多了。然常州派的幾個領袖詞人，都是學力很深，而才力較短，批評眼光極高，而創作能力稍弱，故其作品，亦未能有超越的成績。

張惠言，字皋文，陽湖人。嘉慶中，以進士官編修卒。（一七六一——一八〇二）著有茗柯詞。

### 木蘭花慢（楊花）

儘飄零盡了，誰人解，當花看。正風避重簾，雨迴深幕，雲護輕幃。尋他一春伴侶，只斷紅，相識夕陽間。未忍無聲墜地，將低重又飛還。疏狂情性算淒涼，耐得到春闌。但月地和梅，花天伴雪，合稱清寒。收將十分春恨，做一天愁影繞雲山。看取青青池畔，淚痕點點凝斑。

### 又（遊絲）

是春魂一縷，銷不盡，又輕飛。看曲曲回腸，愁儂未了，又待憐伊。東風幾回暗剪，儘纏綿，未忍斷相思。除有沉煙細裊，閒來情緒還知。家山何處栖遲

，春容易，到天涯。但牽得春來，何曾繫住，依舊春歸。殘紅更無消息，便從今，休要上花枝。待祝梁間燕子，銜他深度籠絲。

譚獻稱惠言之作：『胸襟學問，醞釀噴薄而出』謂爲學人之詞。不錯，他們這一派詞家，都是帶着幾分學者氣來寫詞的。

張琦字翰風，惠言之弟。有立山詞。所作頗有思力，然較乃兄則不免略遜一籌。

周濟字保緒，一字介存，晚號止庵，荆溪人。官淮安府教授。有味雋齋詞。論者稱其所作『纏綿婉約』。

垂楊（立冬前七日聞蟬和叔安）

秋懷漸遠，聽倉黃病柳，一聲淒婉。曳入西風，可應還似秋前滿。分明凝絕重低轉，替人說，嫩涼池館。被連番，青女無情，把露華偷剪。知否吟蛩乍緩，便戶下床頭，不成濃煖。漫立高枝，夕陽偏向疏林展。誰留鬢影誰執扇？但贏得，琴絲怨。宵來霜月孤行，魂易斷。

屬於張惠言領導之常州派詞人，較爲知名者尚有惲敬、錢季重、黃景仁、左輔、李兆洛、丁履恆、陸繼格、金應城、金式玉、鄭善長等，皆爲一時作家。其中最負盛名者，則惟黃景仁。

黃景仁字仲則，武進人。貢生，議敘州判，未仕卒。（一七四九——一七八三）年僅三十五歲。他本是當代的名詩人，詞亦雋妙。著有竹眠詞二卷。

### 點絳脣（春宵）

宿酒初醒，閑情似水和腸軟。細雨三更，簾外春陰捲。一樹梅花，落向閑庭院，無人管。冷風過處，點點春愁縵。

### 摸魚子（歸鴉）

倚柴門，晚天無際，昏鴉歸影如織。分明小幅倪迂畫，點上米家顛墨。看不得，帶一片斜陽，萬古傷心色。暮寒蕭漸，似捲得風來，還兼雨過，催送小樓黑。

曾相識，誰傍朱門貴宅？上林誰更棲息？幾叢枯木篔簹霜重，我是歸飛倦翮。



，飛翥歇，却好趁漁船小坐秋帆側。舊巢應憶，笑畫角聲中，暝烟堆裏，多少未歸客！

就詞而論，景仁的詞比張惠言周濟一般人高明多了。

當常州派詞盛行之際，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大詞人有蔣春霖。他字鹿潭，江陰人。曾任兩淮鹽運大使。（一八一八——一八六八）就鄉里說，他本應列入常州派，但就詞風而論，却絕不是常州所牢籠着的詞人，而有點傾向浙派。他是一位富有才氣，能夠不依傍門戶，不受約束，而自具境地的作家。故嚴格說來，一定要列他爲那一派是很困難的。其所著水雲樓詞，多發抒感慨，描寫極深刻，論者至稱爲「詞史」。

踏莎行（癸丑三月賦）

疊砌苔深，遮窗松密，無人小院縱塵隔。斜陽雙燕欲歸來，卷簾錯放楊花入。

蝶怨香遲，鶯嫌語澀，老紅吹盡春無力。東風一夜轉平蕪，可憐愁滿江南北。

木蘭花慢（江行晚過北固山）

泊秦淮雨霽，又燈火，送歸船。正樹擁雲昏，星垂野闊，暝色浮天。蘆邊，夜朝驛起，暈波心，月影盪江圓。夢醒誰歌楚些，冷冷霜激衰絃。嬋娟，不語對愁眠，往事恨難捐。看莽莽南徐，蒼蒼北固，如此山川。鈎連，更無鐵鎖，任排空，橋榜自回旋。寂寞魚龍睡穩，傷心付與秋烟！

揚州慢（癸丑十一月二十七日賦越京口，報官軍收揚州）

野鳥巢烏，旗門噪鷓，誰樓吹斷笳聲。過滄桑一霎，又舊日蕪城。怕雙燕，歸來恨晚，斜陽頽閣，不忍重登。但紅橋風雨，梅花開落空營。劫灰到處，便遺民，見慣都驚。問隙扇遮塵，圍基賭墅，可奈蒼生！月黑流鶯何處？西風歸，鬼火星星。更傷心南望，隔江無限峯青。

譚獻稱春霖詞云：『水雲樓詞固清商變徵之聲，而流別甚正，家數頗大。與成容

若項蓮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。咸豐兵事，天挺此才，爲倚聲家杜老。又說：「阮亭傑勳一流爲才人之詞，宛鄰止庵一派爲學人之詞，惟三家是詞人之詞，與朱厲同工異曲，其他則旁流羽翼而已。」這兩段話都說得好。有清一代的詞壇，此數語已完全道着。

#### 四，清末詞

咸同之際，詞已疲敝墮落，雖有一二名作家，亦無法挽回此頹運。當時較爲知名之詞人，如周之琦有金梁夢月詞，莊絳有嵩庵詞，黃燮清有倚晴樓詞，陳元鼎有同夢樓詞及飲月詞，戈載則著翠薇花館詞至三十九卷之多，均無可取。至于清末，號稱名詞家如譚獻、王鵬運，况周頤，朱祖謀，鄭文焯，馮煦等，雖對於詞學研究精深，然其陷溺也愈深。他們對於詞的貢獻，只在於校刻詞集和批評古詞兩方面。至於創作，則他們只知道不厭煩地去講究「詞法」和「詞律」，以競模古人爲能事，故結果，他們的詞

除了表現一點文字的技巧外，全不能表現一點創造精神，全不能表現作者的個性和情感，只造成一些詞匠。此外，號稱才子的詞人，如易順鼎，程頌萬，樊增祥等，其所作亦不足觀。於是詞使跟清代之衰亡而衰亡了。